

文藝叢考
初編

丙寅八月

談國桓題

李士庸題



序

古人評詩論文之書。浩如烟海。即以諸家詩話論。名目之多。卷帙之繁。亦非一人之精力所能悉讀也。方今文化日盛。而讀書之需要愈殷。顧人事愈煩。而讀書之機會反口少矣。然人事無論如何其紛雜。終不可廢讀。欲讀而又不能悉古書而讀之。亦惟有博搜約取之一法耳。吾嘗有志於斯。而人事有不許。及讀陶君犀然所著文藝叢考一書。其所取材皆古人之成書。而非一人之力所能讀者。其議論之明透。又不偏於一家。允爲後學津梁。不至流於荒僻者也。陶君家道小康。收藏至富。執教鞭於東北大學。除讀書著書。不預人事。其人淵淵穆穆。類古之大儒。非浮躁者流所能擬其萬一。故君之腹笥。豈儲蓄會之日增其資金焉。夫一日廿四時。至促也。而積之以年月。則至豐。顧常人之用時也。惶惶然於利祿功名。或奔走敗身裂名之事。似日有不足而卒無所得。且有所失。以視君日日寢饋於讀書作著者。其於時之得失爲何如乎。文藝叢考一書。上下兩部。一論詩。一論文。都一百卷。

在他人必以爲驚人鉅矣。庸詎知此觥觥大作。特陶君平日讀書博蒐約取之一小部分耳。惟其不失其時。以一日之促。積長年之豐。故時於君常裕。於他則恆吝也。嗚呼。舉世大業。盡成於時。其失敗者。皆不善用其時耳。書成。行且出版。陶君謂佺丐曰。子知我者。其爲我序之。因書所見。及陶君之爲人。雖然。世人之讀此書者。又勿以陶君之代勞。而不致其勞。且浪費其時。則諸君之成功也。將不落陶君後焉。

丙寅秋暮穆辰公儒丐序於半畝寄廬

文藝叢考初編

瀋陽陶明濬犀然著

導言

文藝之爲學。根柢閎深。條流布濩。將以總其綱領。會其體要。於紛綸稠疊之中。有非畫昭晰之度。非通德達才。必不足包舉。吾人未學膚受。不揆樛味。而欲覃思典籍。博考羣言。以敷暢風雅之爲。企約文中義之效。其勞而尠獲。挂一漏萬。固意中之事耳。雖然蛾子時術。蚊虻負山。其力雖微。其志則固。有道之士。必或諒之。嘗謂吾國文藝。博大精微。河洛典墳。魯乎渺矣。自六經以及百氏。莫不立爲閎教。垂之茂典。經天地。緯陰陽。參物序。制人紀。詩書禮樂。立萬古之典謨。水火工虞。備一時之功用。此雖歲歷綿曖。沿革有殊。而文章藝術。固卓然不朽者也。余端居有適。解枕圖史。詩書素好。聊用自娛。有所得而命筆。積歲月以成篇。

名曰文藝叢考。所論詩類。定爲初編。叢聚錯雜。未能詮次。或列其品目。或述其體格。或取材古人。或自抒胸臆。以爲詩者。可以言志。可以永言。爲文章之精。爲藝術之純。可以美教化。厚人倫。移風俗。成孝敬。持人之性情。而正世之風紀者也。故云有天地。有萬物。詩之理已具。雷之動。風之偃。萬物之鼓舞。皆有詩之理而未著也。嬰孩之嬉笑。童子之謳吟。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。自土鼓箜篌之聲。爲康衢順則之章。由元首股肱之歌。立風雅賦比之體。降而漢魏六朝。唐宋明清。以迄於今。作者代起。而體亦代變。用敢區其派別。論其升降。遠溯文武周召之迹。竊附齊韓毛鄭之末。無集微揆著之長。無斧藻羣言之力。取譏識者。因所不免矣。他種文藝。當俟再編。謹誌其緣起如此。

△詩體原始

唐虞擊壤有歌。喜起有詠。而詩以始焉。嗣是有塗山氏之候人歌。而南音以始。有有娥氏之燕飛歌。而北音以始。有孔甲破斧歌。而東音以始。有辛餘靡濟昭王歌。而西音以始。自是而

後。歌詩日繁。而三百篇爲最備。三言者。振振鷖。鷺于飛之屬是也。五言者。誰謂雀無角之屬是也。六言者。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。七言者。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。八言者。酌彼行潦。滄彼注茲之屬是也。而劉彥和以祈父肇禋爲二言。王伯厚以我不敢效我友自逸爲八言。至繡衣敝字一句。還字一句。則又有一言詩。他如兩盤爾士女。爾其誰知之之屬。其疊字體乎。有客有客。其雨其雨之屬。其韻慢半句爲句體乎。誰謂爾無羊。誰謂爾無牛。爲一章。豈其食魚。豈其娶妻爲一章之屬。其一章兩對體乎。綿之連用四予曰。有。北山連用十二或字之屬。其疊字體乎。又有上章末句。爲下章首句。如文王篇之不顯亦世。下武篇之王配於京之屬。其上下章法蟬聯體乎。三百篇後。三言詩。始於晉夏侯湛。四言詩始於漢韋孟。五言詩。始於李陵與蘇武。六言詩始於漢谷永。七言詩。始於漢武帝柏梁臺聯句。九言詩始於魏高貴鄉公也。

△詩體流別

滄浪詩話曰。選詩時代不同。體製各異。今人例謂五言古詩爲選體非也。按五言始於蘇李贈

答。謂之蘇李體。七言始於漢武柏梁謂之柏梁體。其合兩朝而成一體者。如齊梁體。南北朝體。見滄浪詩話。舉一代而成一體者。如曹子建父子。及鄴中七子詩。謂建安體。與建安相接者。謂之黃初體。唐初猶襲陳隋之體。謂之唐初體。景雲以後。開元天寶諸公。謂之盛唐體。長慶以後。溫李各擅先聲。謂之晚唐體。其統數人而成一體者。如魏曹子建。劉公幹。晉稽阮諸公詩。謂之正始體。晉左思潘岳二張二陸諸公詩。謂之太康體。宋顏鮑諸公詩。謂之元嘉體。唐元白諸公詩。謂之元和體。唐張籍王建詩。謂之張籍王建體。唐沈佺期宋之問詩。謂之沈宋體。唐王勃。楊炯。盧照隣。駱賓王詩。謂之王楊盧駱體。唐韋蘇州。柳儀曹詩。謂之韋柳體。唐元微之。白樂天詩。謂之元白體。宋蘇黃陳諸公詩。謂之元白祐體。江西宗派。山谷爲之宗。謂之江西宗派體。

明初四家詩。謂之高楊張徐體。明李夢陽。何景明詩。謂之何李體。東郡椿東。李于鱗。吳郡王世貞。長興徐中行。廣陵宗臣。南海梁有譽。武昌吳國倫詩。謂之七才子體。明袁宏道。及兄宗道。弟中道詩。謂之公安體。明鍾惺。談元春詩。謂之竟陵體。其獨成一家之體者。如晉

則陶淵明爲陶體。六朝之謝靈運爲謝體。唐之陳子昂爲陳拾遺體。張九齡爲曲江體。杜甫爲少陵體。李白爲太白體。高適爲高達夫體。孟襄陽爲孟浩然體。岑參爲岑嘉州體。王維爲王右丞體。韋應物爲韋蘇州體。韓愈爲昌黎體。柳儀曹爲子厚體。李昌谷。爲長吉體。李商隱爲義山體。盧仝爲盧仝體。杜牧爲杜牧之體。賈島爲賈閩仙體。孟郊爲孟東野體。杜九華爲杜荀鶴體。宋之蘇軾爲東坡體。黃魯直爲山谷體。陳無已爲后山體。王安石爲王荊公體。邵堯夫爲康節體。陳去非爲簡齋體。楊萬里。爲誠齋體。明之李東陽爲李長沙體。

至若宋沈約。齊王融皆用宮商。將上平去入四字制韻。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。世呼爲永明體。見南史陸厥傳。唐之李大年。錢文僖。晏元獻。劉子儀詩。皆宗李義山。風雅一變。謂之西崑體。見六一詩話。徐陵序玉臺集。漢魏六朝諸公詩皆有之。謂之玉臺體。或者但謂纖艷者。爲玉臺體。其實不然。見滄浪詩話。梁簡文帝傷於輕靡。詩號宮體。見南史。梁紀韓偓之。有香奩集。皆裙裾脂粉之語。謂之香奩體。見滄浪詩話。古詩有離合體。見石林詩話。唐鄭啓以詩託諷。語多俳偖。世號鄭五歇後體。見唐書。他如迴文詩。建除詩。六甲詩。十二屬詩。十二辰詩。

六府詩。兩頭織織詩。五雜俎詩。四氣詩。四色詩。八音詩。四聲詩。數名詩。一字至十字詩。道里名詩。郡縣名詩。卦名詩。藥名詩。姓名詩。州名詩。人名詩。鳥名詩。獸名詩。歌曲名詩。龜兆名詩。宮殿名詩。將軍名詩。屋名詩。車名詩。船名詩。樹名詩。草名詩。藏頭詩。口字詩。又體之互異者也。詩體之分。大略如此。

又嚴寅浪云。詩有十八體。若風。雅。頌。樂府。古選。建安。黃初。正始。太康。元嘉。永明。齊。梁。南北朝。初唐。盛唐。晚唐。宋元祐者是也。又九體。則近體。古詩。排句。集句。絕句。雅言。口號。廻文者是也。至於三十六體。則以李商隱。温庭筠。段成式三人皆行第十二。合而得名耳。

△詩題

口知錄曰。三百篇之中。大率詩成。取其中。一字。二字。四字。以名。故十五國並無一題。雅頌中間亦有之。若常武美宣王也。若勺若賚若般。皆廟之樂也。其後人取以名之者。一篇曰

卷伯。自此而外無有也。五言之興。始自漢魏。而十五首並無題。郊祀歌曲。各以篇首字爲題。又若王曹。皆有七哀。而不必同其情。六子皆有雜詩。而不必同其義。則亦猶之十九首也。唐人以詩取士。始有命題分韻之法。而詩學衰矣。

至於命題本古人之成語。說者謂沈約江離生幽渚一篇。本陸機塘上行句。其後相緣命題。遂多取古人成語以爲式。則謂命題本之齊梁。誠非無據。又以古爲題。恪守註疏者。如雞鳴風雨之類。參用別解者。如生芻一束之類。玉水記方流。雖不全用顏延年意。而亦未離乎宗。山出雲詩。則與禮記本旨。不相干涉。玉卮無常詩。又與韓非本意。大相隔絕。雖賦亦可隨意立說。然至脫節離根。盡失本意。其爲疏謬。固不辯可知矣。

△樂府

趙甌北曰。武帝定郊祀之禮。乃立樂府。宋詩夜誦。有趙代秦楚之謾。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。司馬相如等。造詩賦以合八音之調。作十九章之歌。師古曰。樂府之名。蓋起於此。又樂志漢

郊廟詩歌。內有掖庭人。外有上林樂府。皆以鄭聲施於朝廷。故袁帝時罷之。然百姓漸漬日久。洪河自若。文心雕龍曰。漢代立樂府。總趙代之音。撮齊楚之氣。延年以曼聲協律。朱馬以騷體製歌。桂華雜曲。麗而不經。赤雁羣篇。靡而非典。河間獻雅而不御。故汲黯譏於天馬。然則樂府。本非雅樂也。又曰宣代鼓吹。漢代鐃歌。并出樂府。故樂府有鐃吹等曲。

樂府與古詩不同者。蓋樂府兼歌曲辭諺。行別哀怨等而用之。樸而不巧。疏而不鍊。不涉議論。酌量於深淺之間。而以峭勁爲高。古詩則未有定製。要以矯健而含古意。少不覺促。多不覺煩爲妙。

△古詩

宋人王伯厚曰。古詩十九首。或云枚乘。疑不能明也。驅馬上東門。遊戲宛與洛。辭兼東都。非盡是乘作。趙甌北曰。漢武宴柏梁臺賦詩。人各一句。句皆有韻。後人遂以每句用韻者。爲柏梁臺體。然柏梁以前。如漢高大風歌。荊卿易水歌。又如靈寶謠等。可知此體相傳已久也。

謝榛云。唐山夫人。房中樂十七章。格韻高嚴。規模簡古。駸駸乎商周之頌。至蘇李五言一出。詩體乃變矣。

師友錄曰。五古換韻。十九首中已有。然四句一換韻者。當以西川曲爲宗。此曲爲蕭衍所作。而詩誤歸入晉無名氏。不知何據也。又曰。初唐或川八句一換韻。或川四句一換韻。然四句換韻。其正也。此自從三百篇來。亦非始於唐人。若一韻到底。盛唐以後漸多矣。四句換韻。更以四平四仄相間。爲平韻換平。仄韻換仄。必不可也。

檢浪詩話曰。有以嘆名者。如古調之楚妃嘆。昭君嘆。以愁名者。如文選有四愁。以哀名者。選有七哀。少陵有八哀。以思名者。如古調有寒夜怨。玉階怨。以思名者。李白有靜夜思。以別名者。如子美有無家別。垂老別。新婚別。

△律 詩

世言律詩。始於沈宋。然者楊慎五言律祖一書。所載何遜。庾信。徐陵。之作。已開其體。

唐人研揣聲音。穩順趨勢。其製乃備。七言平叙。易於徑遂。雕鏤失之佻巧。比五言爲尤難。蓋屬對貴穩。遣事貴切。捶字貴老。結響貴高。而總歸於血脉動蕩。首尾渾成爲妙。以其法森嚴。故名之曰律也。

△拗

體

趙甌北曰。拗體七律。如鄭縣亭子澗之濱。獨立飄渺之飛樓。杜少陵最多。乃專用古澁。不協平仄。中唐以後。則李商隱。趙嘏輩。創爲一種。以第三第五字。平仄互易。如溪雲初起日沉閣。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句。有波折擊撞之致。至元好問。又創一種。在第五六字。如來時珥筆誇健訟。去日攀車餘淚痕句。後世用者絕少。

△絕

句

唐樂府也。篇止四語。而倚聲爲歌。法總以語近情遙。含吐不露爲主。

△長短詩

趙翼曰。三百篇中。有間用長短句者。如山有樛。濕有苓一章。真絕調也。至漢而益多。安世房中歌。我定歷數一章。四言。七言。三言。紛沓成篇。樂府中日入一首云。書若舊典。日出入安窮。時世與人不同。故春非我春。夏非我夏。秋非我秋。冬非我冬。泊如四海之池。徧觀是邪謂何。吾知所樂。猶樂六龍。六龍之調。使我心啓。黃其何不來下。此後世長短句之祖也。又漢武帝李夫人歌。是耶非耶。立而望之。偏何姍姍其來遲。漢望燕王歌。歸空城兮。狗不吠。雞不鳴。橫術何廣廣兮。固知國之無人。此體詩貴有氣勢。然後長短錯落古意盎然。是歌非歌。是謠非謠。可解不解。而俶詭獨絕。方爲合作。否則與詞曲無異。而參差雜亂。毫無意義矣。

△迴文詩

趙翼曰。迴文詩。世皆以爲出於蘇蕙。然劉勰謂迴文所興。道原爲始。則非起於蘇蕙矣。道

原不知何姓何時人。按梅慶生註。文心雕龍云。宋有賀道慶作四言迴文詩一首。共十二句。從尾至首讀。亦成韻。所謂道原即道慶之訛也。但道慶宋人。而蘇蕙符秦人。則蕙仍在道慶前。而迴謂始自道原。或當時南北朝分裂。而道慶在南朝創此體。故以爲首耳。今道慶迴文不傳。惟蕙詩見於記載。亦名璇璣圖。其傳曰前秦安南將軍竇滔。與寵姬趙陽臺之任。而遺其妻蘇蕙於家。蘇織錦迴文。題詩二百餘首。計八百餘字。縱橫反覆。皆爲文章。名曰璇璣圖。寄滔滔感其意。仍迎蘇氏。而遣陽臺。此迴文之祖也。

北史邢臧傳。臧與裴敬憲。盧觀察。共讀迴文集。臧獨先通。東觀餘論曰。韻璇璣圖。讀者惟曉外繞七言。至其中多不能讀。少常沈公。亦謂詞句脫落。讀不成文。不知此詩。本以五色織成。因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異。後人流傳。不復施采。故迷其句讀耳。蕙之後。罕有及之者。隋書王劭傳。有人浴於黃鳳泉。得一白石。頗有文理。劭遂附致其文以爲字。復廻互其字作詩一百八十篇。此蓋訪蘇之體。而今不傳。按迴文之詩。近人多喜爲之。如往而復。屈曲超邁。固已可愛。惟總非詩之正軌。學者苟沉溺乎此。囁心損神。獲益甚少。與韓子所譏造棘猴者。何

以異哉。不可不戒也。

△叠字詩

古有叠字詩。如河水洋洋等句是也。後之川之者。如退之南山詩。延延離又屬。夫夫牧還觀。之句。趙翼曰。後人之作。愈出愈工。有一句叠三字者。吳融秋樹詩云。一聲南雁已先紅。憾憾凄凄葉葉同是也。有一句內連三字者。如劉駕云。樹樹樹梢啼曉鶯。夜夜深聞子規。是也。有兩句連三字者。如白樂天云。新詩三十軸。軸軸金玉聲是也。有兩句疊四字者。如柳子厚詩。柳州柳刺史。種柳柳江邊是也。又宋人詠西溪云。灣灣灣處復灣灣。蔡禪師十元詩云。了了了時無可了。元元元處亦須訶。亦皆以此取奇。然不過全首中一句耳。惟樂天題天竺寺云。一山門作兩山門。兩寺原從一寺分。東澗水流西澗水。南山雲起北山雲。前臺花發後臺見。上界鐘清下界聞。想是吾師行道處。天香桂子落紛紛。此則六句皆用叠字。更爲創格。然尙不失爲大方。南宋爲陽誠齋水月寺詩。低低橋又低低路。小小盆盛小小花。又紅錦黃花詩云。節節生花

花點點。茸茸麗日遲遲。則已佻巧。方回石頭用詩。晝欲求一淘。有窻無窻烟。夜欲求一榻。有屋無屋椽。頗疏峭可喜。又如金人麻知幾答何正卿一首。元詩僧明本松月詩一首。明人舒芬秦景詩一首。堯山堂外記所載。更足噴飯矣。按此體偶一爲之尚可。若陳陳相因。塗塗遞附。則令人生厭。

△禁體詩

趙翼云。禁體詩。始於歐陽公守汝陰日。因小雪會飲聚星堂。賦詩不得用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鵝鶴等字。歐公所云。脫遺前言笑塵雜。搜索高寒窺冥漠者也。其後東坡在穎。因禱雪於張龍公。猶應。亦舉此體。其末云。穎州先賢有故事。醉翁詩話吾能說。當時號令君聽取。自戰不許持寸鐵。蓋歐陽故事也。然六一詩話。記進士許洞。會諸僧分題。出一紙約曰。不得犯此一字。於是諸僧皆闕筆。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。星月禽鳥之類也。然則此又歐公所本也。按詩本含詠性靈。以娛情趣者也。今以此離人。而詩之本意失矣。

△番語詩

趙雲松曰。詩語總龜載余靖作胡語詩云。夜宴沒羅臣拜洗。兩朝厥荷情幹勒。徽臣雅魯祝君統。聖壽鐵擺俱可忒。又沈存中筆談。載刁約使契丹。戲爲詩云。押宴移離畢。看房賀跋支。儼行三匹裂。密賜十纒狸。按此與蠻語參軍無異。鈎鞞格磔。川資嗷噓可耳。

△七歌

謝榛云。杜子美七歌。本於十八拍。文天祥六歌。與杜異世同悲。李獻吉亦有七歌。惜非其時耳。按此必其人多罹憂患。滂沛寸心。斯綿渺尺素。其情既苦。其聲自哀。否則無病呻吟。適足取厭而已。

△騷體

謝榛云。楊雄作反騷廣騷。班彪作悼騷。梁竦亦作此體。樊虞作感騷。應奉作感騷。終不出屈宋以外。按作者謂之聖。終無可及之理也。

△集句

此體適於纖巧。本非詩之正軌。然文人記誦之博。往往借此發紆。動多奇趣。亦所謂賢於無所用心也。至其源流。可得而言。凌揚藻云。晉傅咸毛詩一篇。爲集句之始。宋石曼卿王安石亦喜爲之。又晁美叔嘗以集句示劉貢父。貢父曰。君高明之士。何至作此等伎倆。集賢古人句如蓬幕之士。適有佳客。器皿肴蔎。假貸於人。意欲學豪侈。而寒酸之氣。終是不脫。此論確爲雋快。蓋以人之句。寫我之心。終有牽合減裂之痕。而枯搜冥索。課虛責有。即使工巧悉陳。勝於已出。而剽賊之譏。終不可免。何況揆拍撐挽。過爲喫力乎。

東坡答孔毅父集句見贈。亦不以是體爲貴。其言曰。羨君戲集他人詩。指呼市人如小兒。天邊鴻鵠不易得。便令作對隨家雞。退之驚笑子美泣。問君久假何時歸。是東坡亦嘗譏及此體。荆公喜爲集句。至百韻之多。文文山。集杜二百餘首。黃腐堂集詩唐九百餘首。五言長律。至於倒押前韻。亦能一如己出。可謂工巧絕倫矣。

要之此理。費力太多。成功太少。借他人之喉舌。達一己之心志。豈能婉轉流利。盡如己意乎。此黃山谷所謂止堪一笑也。惟壽序一體。陳腐俗鄙。難得好語。若用某句之體。往往化腐臭爲神奇。亦在所以用之而已。

△通

韻

汪師韓詩學纂聞云。律師不出韻。古詩可用通韻。一定之理也。近人有謂五古可通。七古不可通者。其說殊不然。杜詩七古如王宰畫山水圖歌。中段用東韻。而中有雲氣隨飛龍句。又歲暮行亦東韻。而云今年米賤大傷農。又曰割慈忍愛還租庸。韻庸二字。皆冬韻也。醉爲馬蹏一篇。及暮秋枉裴道州手札之前半。又久雨期王將軍不至之前半。俱屋沃通用。而久雨詩。又有云。人生會面難再得。得在職韻。韻本不通。而叶川也。又如陪王侍御登東山最高頂。中用腫韻。而云四座賓客色不動。乃董韻也。古相行末段。川送韻。而云萬牛迴首邱山重。又云古來才大難爲用。俱宋韻也。病後過王倚飲。用霰韻。而云多病沈年苦無健。乃願韻也。若夫悲陳

陶用紙韻。而末云。日夜更望官軍至。乃寘韻。寄狄明府用齊韻。而中云。太后當朝多巧計。乃齊韻。是又上去兩聲通轉矣。杜詩之通韻。略俱於此。

詩話又謂七古通韻。始於蘇詩。然廬陵。宛陵。半山。山谷。無不通韻。其他亦不可勝數。何以獨咎蘇詩。古人長篇。一韻到底者。多不通韻。轉韻之詩。多有通韻。蓋轉韻用字少。故反不拘。不轉韻者。用字多。故因難見巧。由此以推。如江。佳。文。感。等窄韻。不肯通。其東。冬。虞。刪。先。庚。青。等韻寬。故常通。又如陽韻無通。而有江庚韻內數字可通。尤韻無通。而有魚虞韻內數字可通。亦此意也。

青蓮瀟陵行之結處。用庚韻。而云黃鸝愁絕不忍聽。聽在青韻。昌黎記夢之起處。用元韻。而云百二十刻須臾間。間在刪韻。

余謂詩之有韻。依永和聲。以足其志而已。非欲以此難人。而以之分別工拙也。古人之詩。動合自然。故其於韻也。可以通則通。可以轉則轉。渾涵萬象。不露牽帥之痕。故云能手。後世一孔之儒。繩趨溝裏。勉強押韻。往往聲調恣協。而苦無意趣。雖可謂之難得。而君子不肯

也。

至於律詩。亦有通韻。自唐已然。而以東冬魚虞爲多。如明皇錢王賡巡邊長律。乃魚韻。次聯用符字。符數皆虞韻也。蘇頲題塞五律乃微韻。次聯用慶字。則支韻也。

至如李賀追賦畫江潭苑五律。雜用紅龍空鐘四字。此則聞後人轆轤進退之格。詩中另爲一體矣。其東韻之有宗字。魚韻之有胥字。必是唐韻。原是如此。非屬通韻。如耿漳詣順公問五律之末聯。王維和晉公詩。司空曙集賢殿長律。俱用東韻。而有宗字。李白鸚鵡洲一章。乃庚韻。而押青字。此詩唐文粹編入七古。後人編入七律。其體亦可古可今。要皆出韻也。

元人律詩。通韻尤多。名家之集。如元遺山望李歸程。乃虞韻。中聯用徐字。寄楊飛卿。乃冬韻。中聯生虫字。華不注山乃刪韻。末聯用寒字。虞伯生還鄉。乃支韻。末聯用如字。薩天錫五言如寄石氏瞻之用庚青。七言如酌桂芳庭之用青蒸。皆是進退格。至五言寄王御史乃真韻。而首聯用恨字。七言病中夜坐乃文韻。而末聯用噴字。又如楊廉夫益州白兔用寒刪。出都其二用支微。喬夫人鼓瑟用庚青。亦皆進退格。至如嬉春體。楊子休官一章。前四韻用刪韻。還

山二字。後四韻用寒殘二字。直似轉韻律詩。

按古詩通韻。古人多有行之者。至若律詩。寥寥數語。若再通韻。未免過於率易矣。

△雙聲疊韻

趙翼云。雙聲疊韻。起於六朝。南史謝莊傳。王元謨問莊。何者爲雙聲。何者爲疊韻。莊答云。元護爲雙聲。滴礫爲韻。是也。劉勰云。雙聲隔字而每舛。韻雜句而必睽。談藪載梁武帝嘗作五字韻詩曰。後牖有榴柳。命朝士仿之。劉孝綽曰。梁王常康強。沈約曰。偏眠船舫邊。庾肩吾曰。載七每碍隸。徐摛曰。臣昨祭禹廟。殘六斛熟鹿肉。何遜用曹瞞故事曰。摸蘇姑枯蘆。吳均沈思良久無所言。帝不悅。俄有昭曰。吳均不均。何遜不遜。宜付廷尉。此疊韻之始也。

至唐末全句疊韻者最多。皮陸以此倡和。如龜蒙之膚媿吳都妹。眷戀偏殿宴。瓊英輕生明。竹石滴瀝碧。皮日休之康莊傷荒涼。坐腐部五苦。又温飛卿題賀知章故居云。廢砌翳薜蘿。枯

湖無菰蒲。老媪寶葆草。憑儒輪逋租。雨中與李先生相期垂鉤先後相隔云。隔石覓履迹。西溪迷鷓啼。小鳥擾曉沼。犂泥齊低畦。皆辭人翻新門巧之作。雖不足語於大方。要亦一格也。

至世所傳星北鹿獨宿。溪西鷄齊啼。則明徐晞爲郡吏時。郡守所出晞爲屬對者也。

又双聲一體。皮日休雜詩序曰。蟋蟀在東。鶯鶯在梁。双聲之始也。六朝詩。如王融之闌衡炫紅葩。湖行嘆黃花。唐詩如温庭筠。之棲息消心象。簷櫺溢艷陽。皆仿双韻而爲之者也。考古人亦有不全韻韻者。但二字韻者。亦有不全韻双聲。但二字双聲者。杜詩於此等處最嚴。如支離對漂泊。則双聲也。恨望對蕭條則韻韻韻雲溪友議。引月影侵簪冷。江光逼履清。謂侵簪則叠韻。逼履則双聲也。又引幾家春草裏吹唱隔江聞。爲双聲。皆二處同音。當於齒唇喉舌間辨之也。按此種講求音律。固不失爲精嚴。然若照此法。篇篇作去。果成何聲調。豈不閤堂軒渠。不能自己乎。謂之諧語瘦詞則可。謂之詩則不可也。

△和韻

和韻次韻。當世盛行。文人矜才逞力。無所不至。考其源流。厥來甚遠。在唐時依韻廣和。

一時風氣。人皆好之。如張文潛離黃州。而和老杜玉華宮。則所謂依韻者也。韓愈用皇甫陸渾山火之類。則所謂用韻者也。賈至早朝大明宮。王岑杜皆有和章。所謂何詩不和韻者也。

和韻之多。以元白爲最。多至于言。往來以郵筒相寄。其自誇曰。曹公謂劉玄德曰。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。前修之豪情逸致。於此可見。

劉長卿餘旅舍之詩。與張籍宿江上館詩。韻偶相合。出於無心。真所謂天巧不可階者也。

王肅入魏。舍故妻。而娶魏元帝女。故妻與繼室。用絲時二韻。互相酬答。亦和韻之類。梁武帝與王筠和太子懺悔詩皆和詩之濫觴者。不過至元白。其體乃盛行耳。

陸游曰。古詩有倡。有和。有雜擬。追和之類。而無和韻者。至唐始有用韻。謂同用此韻。後有依韻。然不以次。最後有次韻。至元白皮陸。其體乃全。

按作詩本己之性靈。寫一己之情致。辯體用韻。自有其權。所謂我之詩。非他人之詩也。夫和詩尙可。猶子與人歌而善之意。若次韻疊韻。牽強支離。宛轉隨人。斧鑿之痕。云何能免。且元白之長。原不在此。學西施而僅得其鬢。寧可謂善學者乎。近人和漁洋秋柳。以異代之人。

作朋舊之唱酬。於義亦不可通。且更覺無味矣。

△浮聲切響

說本之沈約。即後世所謂格律也。不如是則聲不響。曾致堯謂李虛已之詩啞。虛已後得沈氏之說。乃始悟焉。今人學唐者。多喜談聲調。矜爲勝義。終日搖首引吭。而歌杜甫秋興諸將諸詩。聲裂金石。響過雲霄。自以爲真古豪矣。然杜之佳處不在此。（當於後詳論之）。

△詩集

汪師韓詩學纂聞曰詩有一人之集。止一題者。阮步兵集四言十三篇。五言八十篇其題皆曰。詠懷。應休璉詩八卷。總謂之百一。本夔亦有百一詩集。二卷。再如王建宮詞百有四篇。錄前別行。羅虬比紅兒詩。此外別無他作是也。

詩有一集。止爲一事者。梁元帝爲燕歌行。羣下和之有燕歌行集。唐睿宗時。李適送司馬承

禎還山詩朝士和者。三百餘人。徐彥伯編而序之。謂之白雲集。朱壽昌。爲蒲州倅。士大夫送之。有送朱壽昌詩。亦同此類。

他若崔道融唐詩二卷。一集止一體。元白劉往還集。數人倡和。彙爲一集。始於此。繼此而興者。若唱和集。斷金集。松陵集。漢上題襟集。皆集合諸家詩。而成一集。至宋以後。更不可勝數矣。

至如詩體之相同者。元白之爲元白體。溫李段之爲三十六體。宋楊錢劉號江東三虎。詩宗李義山謂之西崑體。大年復編西崑唱酬集。又呂居仁推黃山谷爲詩家宗祖。而合二十五人之作。爲江西詩派。又有和古人之詩成集者。東坡和陶集是也。

詩篇最易散失。若不哀而集之。則零錦碎玉。無從掇拾。非特作者之精力。擲於虛牝。湮滅不彰。殊爲可惜也。而後世嚮往風采者。亦無從稽取。故能詩能文者。必須有集以收之。如土之有宅。水之有壑然。惟是貪多愛好者流。濫收濫入。不加揀擇。動則百卷。以多爲勝。亦文人之通病耳。

△轉韻

詩之於韻。必宜講求。譬之樂器。金石絲竹。鐘鼓管磬。一器有一器之聲。高下抗墮。清濁洪細。各有不同。及合之爲樂。按之以律。然後和於心耳。而成韶韻矣。惟詩亦然。一韻到底。則無鏗鏘之節。猶琴瑟專一。必不能聽之也。故須用轉韻。

汪師輯詩學纂聞曰。鮑明遠梅花落一篇。前云。中庭雜樹多。偏爲梅咨嗟。問君何獨然。念其霜中能作花。以上麻韻也。後云。露中能作實。搖蕩春光媚春日。念爾零落逐霜風。徒有露花無霜質。以上質韻也。霜中露中。一氣轉韻。求之前人。若漢魏歌。戰城南一章云。梁築室。何以南。何以北。禾黍不種。君何食。願爲忠臣。忠臣安可得。思子良臣。良臣誠可思。朝行出攻。暮不夜歸。以得字接北食。而思却從轉韻。又太白扶風高士歌云。脫吾帽。向君笑。飲君酒。爲君吟。張良未隨赤松去。橋邊黃石知我心亦同此體也。

又曰。七言古詩轉韻。漢張平子思女賦系詞。其肇端矣。轉韻之首。古無不用韻者。惟江總

持詩。有雲聚懷清四望臺。來時向月別垣娥。二句無韻。此在唐以前者。唐七古以少陵爲宗。少陵集中惟先生有道出羲皇。或從十五北防河。君不見東吳顧文學。先帝侍女八千人。杖兮杖兮。爾之生也甚正直。憶昔霓旌下南苑。此六處轉句無韻。其他名人集中。偶一有之。如太白之句。奴以殺戮爲耕作。喬知之之南山礬礬免絲花。東坡不羨白衣作三公。虞伯生之丹邱越人不到蜀。圖中風景儼相似。是也。然一篇中。只轉一句耳。今人一篇至連轉出韻者。竟與四言五言一例。乖舛甚矣。按長詩若一韻到底。不加變轉。則直如擊雷。烏鳥然。亦聒耳矣。必須平仄迭施。剛柔互用。如武夷九曲。愈轉愈妙。如飛鴻起落。毫無痕迹。斯爲得之。

△雜詩與雜擬

雜詩者。意興所到。則以命筆。不加詮次。自成篇什者也。雜擬者。取古多篇。規摹其格。而著以己意。以見其志者也。文選所載陸士衡擬古詩十二首。謝康樂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。劉休元擬古詩二首。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。皆顯然名之曰擬。良以當裁例格。不自己出。不冒

居其名也。

唐以後所有所謂古風。古意。古興。古詩。覽古。詠古。感古。傲古。紹古。依古。諷古。續古。述古。總而論之。皆擬古之體也。

鮑明遠擬古八首。陶淵明擬古九首。李白有擬古。杜甫有述古。韋應物有擬古八首。錢希白作擬唐詩百篇。薛蕙亦有擬古詩。王弇州有擬古七十首。高彥恢有擬唐詩。張懋式有和唐集。皆擬古之最著者。無論雜詩與擬古。必須具個人之面貌。有個人之神理。雖依古爲式。而稱心爲權。然後不涉蹈襲。有以自立。論者謂雜詩與擬古不同。雜詩從其異。故六子皆有雜詩。而意各不同。雜擬從其同。故謝陸諸人。皆取古爲法。余謂二體雖有不同。終須自己創意。若一味形神儀貌。則如嚴家餓隸。冥行坎窞。其氣象尙足觀乎。

△借對與扇對

趙甌北曰。古人詩賦。多有川借對之法。張子容逢孟浩然詩。樽開柏葉酒。燈發九枝花。借柏

字作百字也。張喬月中桂詩。根非生下土。葉不墜秋風。借下字作夏字也。劉賓客清秋方落帽。子夏正離羣。不獨夏借秋。而子亦借紫。對清字也。梁探雕鸞離風塵詩。高騰霄風落。下晚寒鴻賓。借渚作主字也。杜甫哭李常侍詩。次第尋書札。呼兒檢贈詩。第字作弟。對兒字也。對禹錫。談笑有鴻儒。往來無白丁。借鴻字作紅字也。東坡以印子魚。對綿黃雀。借子字作紫字也。沈括云。自朱耶之狼狽。致赤子之流離。不惟赤對朱。耶對子。而狼狽流離。乃獸名對鳥名也。又如厨人具鷄粟。稚子摘楊梅。亦以楊借作羊字也。

他如以六字借作綠字。尺字借作赤字。諸字借作朱字。石林詩話。王荆公詩。自喜田園安五柳。但嫌尸祝擾庚桑。不知庚亦是數。蓋以十日數之也。又陸佃亦以乙與六借對。

余謂對仗之法。欲求其字字工穩。本不易到。且抽黃對白。妃青儷朱。亦過於腐爛。惟有參伍錯綜。若合若離。則既足以見才。又可以博趣。政不必訾毀之也。惟詩之好處不全在此。作者沉溺乎此。不求其他。則所謂困於尺波。而不知天池之大也。

國北又曰。白字金針。有四句作一對已。凡詩四句。第一句對第三句。第二句對第四句。謂

之扇對。然不自白香山始也。小雅背我往矣。楊柳依依。四句已肇其端。曹子建云。昔我初遷。朱華未希。今我旋止。素雪云飛。古塘上曲有云。莫以魚肉賤。棄捐葱與薤。莫以桑麻賤。棄捐菅與蒯。左太冲詠史云。吾希段干木。偃息藩魏君。吾慕魯仲連。談笑却秦軍。喬知之定情篇。故歲雕梁燕。雙去今來隻。今日玉庭梅。朝紅暮成碧。杜少陵詠懷詩。暖客貂鼠裘。悲管逐清瑟。勸客駝蹄羹。霜橙壓香橘。哭鄭司戶蘇少監云。得罪台州去。時危棄碩儒。移官逢閣後。穀貴殍濟夫。李青蓮。白日何短短。百年苦易滿。蒼穹浩茫茫。萬劫太極長。韓昌黎求觀衆山小。必上太山岑。求觀衆流細。必泛滄海深。早固有此格也。

香山詩此類尤多。如我知世無幻。了無千世意。世知我無堪。亦無責我焉。東坡集中。亦多有之。如邂逅暖車馬。尋芳謝眺洲。淒涼望鄉國。得句仲宣樓。陸放翁亦時用此體。如東皋客輸米。粲粲珠出碓。南山僧餉茶。細細雪落磴。又有律詩以四句作對者。亦香山詩。如新篇日已成。不是愛聲名。舊句時時改。無妨悅性情。此律詩扇對者也。

△詩之句法一

趙翼曰。孔穎達詩義序云。詩以申志。一字則言塞而意不會。故詩之有句。少不減二。即祈

父聲煙之類也。

今考古詩。亦有一言者。顧炎武謂緇衣章敝。還各一字爲句。此一言詩也。老子碌碌如玉。落落。如石。知足。不辱。知止。不殆。黃竹歌曰。斷竹。續竹。飛土。逐肉。則皆以兩字相叶。虞伯生詠蜀漢事通首皆兩字一韻。此二言詩也。三言詩。漢世房中歌。天馬章。皆有此體。劉勰又引喜起歌爲三言之首。國風山有榛之類。皆爲三言。不過僅數句。非通體一致也。劉伯溫。朱竹垞。查初白。間亦爲之。此三言詩也。四言詩則如大禹內作色荒之訓。三百篇外如。卿雲繁壤之歌。塗山虞人之詞。王母之謠。見穆天子傳。荀卿之歌載於國策。蓋周秦之間。詩以此體爲最盛。他若韋孟諷諫詩。相如封禪頌。傅毅廸志詩。張茂先勵志詩。陶淵明停雲詩。皆傑出者。唐以後。此體作者既少。亦不能工。李白。柳宗元。韓愈。蘇軾。偶然爲之。亦覺可喜。然終非其所長也。此四言詩也。至於五言。三百篇中。未有全章五言者。故此體實起於古詩十九首。及蘇李贈達。十九首。或稱傅毅。要爲漢人所作。劉勰以召南行露。爲其權輿。鍾嶸以夏歌鬱陶。徵其濫觴。然僅有數句。未成全章。故此體必謂之起於漢人。此五言詩也。

任昉謂六言始於谷永。劉勰謂六言雜出詩騷。孔融詩頌。多爲六言。陽五歌詞。實多此體。文選引仲舒之歌。曹丕答羣臣之箋。李景伯之以答賜晏。王磨詰之創爲絕句。皆以六言。惟非天地自然之音節。終覺格磔而無鏗鏘之致。故其派不能昌盛也。此詩之六言者。

△詩之句法二

七言一体。流行極遠。或謂起於柏梁。或謂出於詩騷。楚騷去其些字則成爲七言。柏梁則全章一致。然古詩亦有爲全篇者。皇娥之歌。靈樞之經。寧戚之飯牛。茅濞之民謠。項王垓下。漢高大風。以及鷄鳴之歌。房中之章。窮劫之曲。皆屬於此体焉。此七言詩也。漢書東方朔傳。有七言八言上下。晉灼曰八言七言。各有上下也。毛詩中亦間有之。舊唐書盧羣在吳少誠席上作歌以諷。通首八言。唐李長吉。宋呂端叔。元戴帥初。皆有所作。此八言詩也。九言則高貴鄉公。鮑明遠。沈休文。皆有此体。李白之上有六龍迴日之高標。杜陵之男兒生不成名死已老。皆爲九言。至於通首爲九言者。則元天月山僧湖本之梅花詩。楊升庵亦有梅花詩。通体爲九言。

律。則愈出愈奇矣。此九言詩也。至於太白之黃帝鑄鼎於荆山鍊丹砂。丹砂成騎龍飛上太清家。則十字爲一句。少陵之王郎拔劍斫地歌莫哀。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。則十一字爲一句。壯采精思。固已加人一等矣。此外尙有三五七言一體。起於李太白。秋風清。秋月明一首是也。劉長卿。寇萊公。趙秉文。查慎行。均有此體之詩。詩之句法。用字之多少。畧具於此。大概五言以上。貴有情韻。七言以下貴有氣魄。否則字少者。遇於淡泊。字多者。又涉於拖累。少則味薄。多則氣耗。不可不戒也。

△律詩之研究一

○體中之流行最廣者。莫如律詩。以其用字不多。便於書寫。寓意無限。言簡而該。屬對貴平巧。隸事貴乎切。聲調貴乎清遠。文辭貴乎綺靡。一詩之中。而百法之所爲備。莫過於律。故君子重之。

魏晉之詩。聲律不嚴。屬對寬泛。與律體迥若兩域。然如目下苟鳴鶴。雲間陸士龍。已開其。

端。齊梁而後。作者既多。亦不乏工穩者。要以庾子山爲最。如太史明如鏡。文昌氣似珠。凱樂聞朱雁。鐃歌見白麟。漢帝有桃核。齊候問棗瓜。羊腸連九坂。熊耳對双峯。學異南宮敬。貧同北郭騷。佳對甚多。不勝枚舉。

他如後山詩話所載佳對。如愛山入骨髓。嗜酒在膏肓。百錢掛杖。一鋪隨身。長劍挂頤。短衣掩脛。下澤乘車。上方請劍。烈士壯心。狂奴故態。百衲琴。双鈎帖。一彈指。三折肱。丁卯橋。子午谷。褚先生。麴道士。乞米帖。借車詩。老學究。病維摩。空虛腹。壘塊胸。笄紙尾。磨牀稜。竹郎。木客。虎頭。鷄肋。手板。肩輿。溫券。熱官。酒聖。錢愚。諸聯。

雪浪齋日記所載佳對。佳對若金匏。銀鹿。黃嬾。青奴。生白。殺青。飛瓊。弄玉。琴心。帶眼。六丁。三甲。諸聯。

困學記聞所載佳對。若青鳳裘。綠熊席。黃口。白頭。七札。五行。諸聯。冷齋夜話所載佳對若格五。朝三。管城子。孔方兄諸聯。皆放翁山谷半山等最得意之作也。

他如溫飛卿。以玉條脫。對金步搖。致動人主。樂天之帝與九齡。山呼萬歲之對。王直夫謂

爲絕妙。此皆文人之能事。而律詩中之要素也。

△律詩之研究二

律詩之來。源流極遠。如沈約之八詠。陰鏗之安樂宮。全是律詩体裁。至於梁簡文之春情。王勣之北山。陳後主之聽琴。溫子昇之擣衣。屬對工整。絕類七律。惟篇末類以五言。薛道衡昔鹽一首。爲五排之起源。蔡孚打毬詩爲七排之濫觴。其始末固可得而考也。至於六句律詩。則如李太白送羽林陶將軍之類是。他如白香山亦最多。如寒閨夜。縣西郊秋寄馬造。留題杭州郡齋感芍藥花。寄正一上人。張竹寺石榴花。侍御小妓乞詩。皆用六句体。退之集中謝李員外寄紙事亦五言六句。

唐人律詩五六句往往不對。如李太白牛渚西江夜一首。崔灑黃鶴樓詩。白樂天重題西齋寺牡丹。憶元九詩。皆以律詩。而不屬對。古氣磅礴。亦覺可喜。然陋者爲之。則散論而無紀律矣。又鄒谷輿僧齊已。共定今體詩格。一曰葫蘆。一曰轆轤。一曰進退。所謂葫蘆韻者。先二後四。

轉韻者。又出又入。進退韻者。一進一退。所謂又出又入者。如黃山谷送謝宣城詩。前二韻押七虞。後二韻押六魚者是也。所一一進一退者。如蘇東坡嶼南康寺重湖軒詩。以魚虞二韻。相間而押者是也。古詩可以通韻。律詩可以兼用兩韻。其所本如此。

△律詩之研究 三

汪師韓詩學纂聞。唐人五言四韻之律。多不對者。七言無之。乃有五言長律而不對者。爲李義山七月二十八日夜。與王鄭二秀才聽雨作。調協韻響。的是律詩。

宋牽漫堂詩說。五言古。漢魏晉宋名篇甚夥。而以唐之杜少陵爲歸墟。律詩盛於唐。而五言律爲尤盛。神龍以後。棟杜沈宋開其先。李杜高岑孟諸家繼起。卓然名家。子美變化尤高。在牝牡驪黃之外。降而錢劉韋郎。清詞妙句。令人一唱三歎。聞晚唐刻畫景物之作。亦足怡閒情而發幽思。始信四十字爲唐人絕調。宋元明無能出其範圍矣。又曰。初唐王楊盧駱。倡爲排律。陳杜沈宋繼之。應制之詩居多。世稱臺閣體也。雖風容色澤。競相誇勝。未免數見不鮮。品彙

以太白摩詰爲正宗。錢起劉長卿。爲之接武。均之不愧當家。晚唐李儀山。刻意學杜。亦是精麗。若夫渾涵茫茫。千變萬狀。惟少陵一人而已。上韋左相。贈哥舒翰。謁先生廟等詩。雄渾悲壯。譬諸秦岱滄溟。高深無際。推爲大家諒哉。後來元白。僅多長篇。而去之香壤。

按律詩。作者雖多。而以少陵爲獨步。精深刻厲。排蕩雄奇。萬怪爲之惶惑。千靈爲之倏閃。其氣則懷然而逼。爲秦岱之崢嶸。江海之渾浩也。其聲則悽然而高。如九皋之鶴。拂金之鐘也。至創意之深。振采之麗。猶其餘事耳。

△古體詩與樂府

王阮亭謂詩十九首。如無縫天衣。後之作者。求之鍼縷。非愚則妄。要必當以神韻求之。而不可拘於形迹也。祖述十九首者。如阮嗣宗詠懷。陳子昂感遇。李太白古風。韋蘇州擬古。皆能得其神似。宋以後若蘇東坡。黃山谷。梅堯臣。陸放翁。亦各有傑作。不必專襲面目。而精微處。自能獨到。

若夫七言古詩。前有作者。後有學者。而必須推少陵爲第一。少陵亦嘗自信爲沈鬱頓挫。擊鯨碧海。退之稱其光焰萬丈。介甫稱其急徐縱橫。無施不可。孫僅稱其馳驟怪駭。開閣雷電。闕於取杜七古一体觀之變化神奇。知諸家之讚。信非諛詞也。初唐四傑。所作七古。工整綿麗。太白樂天。一則恢詭雄奇。一則纏綿悱惻。均自爲一派。此外則子瞻魯直。放翁。裕之。遺山。所作均有俯視一切之概。而卓然不朽也。

老府。其体不一。汪師韓詩學纂聞曰。七言律詩。即樂府也。舊唐書音樂志載享龍池樂樂首。一姚崇。二蔡孚。三沈佺期。四盧懷慎。五姜皎。六崔日用。七蘇頌。八李乂。九姜晞。十裴瑾。十人之作。皆七言律詩也。沈佺期盧家少婦一詩。即樂府之獨不見。陳標飲馬長城窟。亦亦是七言律詩。謝偃新曲崔融從軍行。蔡孚打毬篇。俱直是七言長律。楊升庵草堂詞選序曰。唐人之七言律。即填詞之瑞鷓鴣也。七言之仄韻。即填詞之玉樓春也。百篇之聲歌。亡於東漢。而絕於晉。漢魏之樂府。亡於東晉。變於唐宋之長短句。而亂於金元之南北曲。文心雕龍。雖分詩與樂府爲二。然其論元成以後之樂章。辭雖典文。而律非夔曠。又論子建士衡之篇。俗稱

乖調。奈何後之擬樂府者。妄用填詞之法以求合。而如賀裳黃公。載酒園詩話中。有樂府！詩不宜并列一條云。凡編詩者。切不宜以樂府編七古。豈知所謂樂府者。古詩亦是。律詩亦是。律詩亦是。既不知其音。何從議其體乎。且七言古。固從樂府出者也。漢代所傳大風歌。謂之三侯之章。按下歌。謂之力拔山操。其他曰歌。曰行。曰操。曰辭。未有不可被之絃管者。至唐始有徒詩耳。余謂古樂府之題。人人可用。古樂府之意。則不可蹈襲。必須自舒己意。別開生面。然後有可傳之價值。若競競字句之間。矜矜聲調之末。則索無味矣。

△絕句之研究

絕句爲之甚易。而求工則極難。寥寥數語。矢口而成。得不謂之易乎。含蓄有味。意蘊無窮。得不謂之難乎。左舜齊曰。一句一意。絕而氣貫。此絕向之法。一句一意。或兩句一意。以工爲主。不以句論。此說蓋於楊仲宏。

臨北曰。楊伯謙謂五言絕句。唐初變六朝子夜體也。七言絕句。初唐尙少。中唐漸甚。然梁

簡文夜望單雁一首。已是七絕云云。今按南史宋晉熙王昶。奔魏。在道慷慨爲斷句詩。梁元帝降魏。在幽逼時製詩四絕。蓋宋梁時。已有斷句絕句之稱。又柳惲和梁武景陽樓篇。陳文帝時。陳寶應起兵。沙門慧標作詩送之。蕭子雲玉笥山詩。虞世南袁寶兒詩。音節和調。論者以爲五七絕之濫觴。

詩法源流云。絕句截句也。如後兩句對者。是截律詩前半首。後首四句皆不對者。是截律詩後半首。四句絕不對者。是截前後四句也。故唐人稱絕句曰律詩。李漢編昌黎集。凡絕句皆收入律詩。白香山亦以絕句編入格詩。

漫堂詩說。詩至唐人七言絕句。盡善盡美。自帝王公卿名流方外以及婦人女子。佳句纍纍。取而諷之。往往令人情移。迴環含咀。不能自己。此真風騷之遺響也。洪容齋。萬首唐人絕句。收輯最廣。足資吟詠。大抵各體。有初盛中晚之別。而三唐七絕。并堪不朽。太白龍標。絕倫逸羣。龍標更有詩天子之號。楊升庵曰。龍標絕句。無一篇不佳。良然。少陵別是一體。殊不易學。至於宋元名篇。比之唐人。總隔一塵矣。

五絕當齊梁時。其體已具。惟當時則謂之古詩。無有絕句之名。而其實則與絕句無異。其最佳者。如陸凱寄梅范曄謝朓玉階怨。金谷聚。同王主簿有所思。王孫游。庾肩吾詠長信宮草。

范雲別詩。吳均山中雜詩。陶宏景答詔問山中何所有。衛敬瑜妻王氏孤燕詩。江總九日行微峯山厲信寄徐陵。和侃法師。重別周尚書。薛道衡人日思歸。陳子良送別。皆唐人五絕之主。若夫子夜讀曲等歌。以小樂府爲絕句。是另一體。

至七絕。祇七律之半。而爲之。漢之丁令威歌。梁之捉搦歌。寥寥四語。皆絕句之先聲。隋末無名氏之送別。諷煬帝而作。則純乎七絕。若王之渙。李君虞。劉賓客。李玉溪。皆與供奉。龍標爭長。王漁洋之唐人萬首絕絕句選。體裁頗善。

絕句之佳者。淡而彌腴。簡而有味。其聲則鏗鏘頓挫。其情則綿渺悠遠。加以神韻。譜之以管絃。則盡善矣。

△詩之與學

詩學纂聞曰。三百篇之作。類皆率爾造極。故嚴滄浪曰。詩有別才。非關學也。詩有別趣。非關理也。後人傳誦其語。然我生古人之後。古人則有格有律矣。故曰不學而能依乎法。則天機淺。馮臆則否臧凶。離之兩傷。此事固履之難也。且夫詩尙比古。必旁通鳥獸草木之名。既不能無所取材。則不能一字無來歷矣。關關嘒嘒之情狀。敦然沃若之精神。夾深特著。以明之。其要歸於讀書而已。傳曰不學博依。不能安詩。讀詩且不可不博依也。而顧自比於古婦人小子之爲詩也哉。

余按詩之爲體。大而能博。舉凡天地之奧區。萬物之情狀。中心之所藏。外物之所感。既有觸發。斯能生動。所謂在心爲志。發言爲詩也。若夫斧陋之子。胸無卷軸。矢口成吟。固亦間有可取。惟體質虛敗。色澤間淡。無綺麗之美觀。斯無觀感興起之妙用。不可不知也。

王世懋云。今人作詩。必入故事。有持清虛之說者。謂盛唐詩即景造意。何嘗有此。是則然矣。然以一家言。未盡頗今之變也。古詩兩漢以來。曹子建出。而始爲宏肆。多生情態。此一變也。自此作者。多入史語。然不能入經語。謝靈運出。而易辭莊語。無所不爲矣。剪裁之妙。

千古爲宗。此又一變也。中間何庾加工。沈宋增麗。而變態未極。七言猶以閒雅爲致。

自杜子美出。而百家稗官。都作雅音。馬勃牛溲。咸成逸致。於是詩之變極矣。子美之後。而欲令人毀倩妝。張空券。以常市肆萬人之觀。必不能也。其援引不得不日加而繁。然其弊。不在故事。顧其所以用之者何如耳。善使故事者。勿爲故事所使。如禪家云。轉法華。勿爲法華轉。使事之妙。在有而若無。實而若虛。可意悟。不可言傳。可力學得。不可倉卒得也。

余謂意者主人。詞者臧獲。詞若勝意。是主制於僕也。然若有意無辭。是猶圭臬之子。擁蹕與居。鞅掌爲使。果成何休統乎。

東坡云。言有盡而意無窮。天下之至言也。山谷尤謹於此。清廟之洵。一唱三歎。遠矣哉。後之學詩者。可不務乎。若句中無餘字。篇中非長語。非善之善者也。句中有餘味。篇中有餘意。乃善之善者也。

余謂詩者猶聲樂。金石絲竹。勝匏土革木者。以其聲之遠也。牛羊雞豚。所以勝於螾蚌蜆醢者。以其味之正也。奇味未嘗不媚口。淫哇未嘗不娛耳。一時好之。他日厭之。君子不貴也。

詩之爲道。亦何以異於是哉。

魏文帝典論曰。詩賦欲麗。陸機文賦曰。詩緣情而綺靡。劉彥和明詩亦曰。四言正體。則雅潤爲本。五言流調。則清麗居宗。以綺麗說詩。後之君子。所斥爲不知禮義之歸者也。嘗讀東山之詩矣。周公但言滔滔不歸。及勿士行枚。數言而已。彼夫蠅在桑野。瓜在栗薪。伊威在室。蠨蛸在戶。町疇鹿場。皆贅言也。又嘗讀離騷矣。屈子但言國無人。莫我知。指九天以爲正。亦數言可畢矣。彼夫馴玉虬。戒鬯皇以下數言。皆空談也。是則少陵之老夫清髭梳白頭。昌黎之老翁真個似童兒。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固唐賢人口之著題。枇杷橘栗桃李梅。且漢代大官之本色。香山長慶集。必老嫗可解也。鄭谷雲台編。必小兒可教也。古樂府之魚戲。杜少陵之杜鵑。劉仁本之麻笈。袁中郎之西湖。同一排比也。晉之懷儂。蘇之靜坐。同一真率也。刻畫而有唐之虛延遜。田易而有明之莊定山。幾於風雅掃地矣。

詩之爲體。其品甚高。乃瑤花琪花。金澗水碧也。若夫俗子小夫。操觚率爾。塵飯塗羹。何足以爲繁乎。孔子曰。虎豹之鞞。猶犬羊之鞞。蓋譏賡勝於文之徒也。

寶寶乎思乙若抽。懣々乎言長不足。禮經之所言文賦之所稱。何嘗妄哉。夫文固可以減質。博固可以溺心。然不博則無以揮斥三雍。不文則無以行遠致用。言豈一端而已。

△詩之三法

汝陽周伯君有三體之法。專爲四韻。五七言。小律詩而設。有一詩之法。有一句之法。有一字之法。此三法行。而江湖無詩人矣。

不能爲詩者。則有法如無法。能爲詩者。則無法如有法。趙括車戰。用古法也而敗。岳武穆運用之妙存乎一心。不用古法。而轉以制勝。詩亦猶是。文成法隨。水到渠成。夫安有定法乎。

△試帖

試帖之名。論者謂創自毛奇齡試帖之刻。唐自州府試至體部試。皆曰鎖院體。士子文有帖經不中式者。許以詩贖。則可知試帖之名。其來已久矣。前代以詩文取士。於文則有制藝。於詩

則有試帖。制藝之弊。盡人皆知。不須贅言。至於試帖。拘牽聲律。汨沒性靈。使人之出言。非從中出。乃自外作。故失風人之旨。而無溫柔敦厚之意矣。

△竹枝詞

師友詩傳錄曰。竹枝本出巴渝。唐貞元中。劉夢得在沅湘。以其地俚歌鄙陋。乃作新詞九章。教里中兒歌之。其詞稍以文語。緣諸俚俗。若太加文藻。則非本色矣。世所傳白帝城頭以下九章是也。嗣後又有楊廉夫。亦專擅其長。後世譜風土者。皆沿用其體。而稍加變化焉。

△柳枝詞

柳枝詞。始於白居易楊柳枝一首。蓋本於六朝之折楊柳歌詞也。與竹枝大同小異。與七絕微有不同。余謂柳枝竹枝二體。寥寥四語。便可成章。爲之似易。繪摹風土。刻畫人情。流利而

不滯。輕雋而不俗。可歌可泣。饒有韻味。又何嘗易哉。

△聯句

養新錄曰。七言聯句。人各一韻。韻必七字。漢武柏梁。濫觴於始。厥後謝太傅之詠雪。殷仲堪之危語了語。流播人口。五言聯句。陶靖節始有之。人各兩韻。與所聯者循之。其姓與爵里不可考。謝元暉阻雪一篇。與江秀才草。王丞融。王蘭陵僧孺。謝洗馬吳。謝中郎綬。沈右率約聯句。又有聯句六篇。蓋在宣城作。故署府君而不名。其與聯者。何從事。吳郎。陳郎。曹丞齊舉郎。惟紀功曹椽稱名。唐中宗降誕日。內殿宴羣臣聯句。帝首作潤色鴻業寄賢才句。宰相李嶠以下。至上官婕妤。凡十四人繼之。用柏梁故事。嗣後御大明殿觀吐蕃騎馬。重爲柏梁體聯句。則韋后。長寧。安樂。太平公主皆預焉。

唐韓愈此體最多。如城南征蜀門鷄石鼎諸作。矜奇逞怪。幽險絕倫。無不可使之事。無不可用之字。無不可紆寫之性情。無不可刻劃之景物。詩人之能事畢矣。聯句之體。至此亦歎觀止。

矣。

柏梁臺詩。作於漢元封三年。羣臣二千石能七言詩者。皆得上坐。當時聯句者。武帝之外。有梁武孝王。大司馬。丞相石慶。大將軍衛青。御史大夫倪寬。太常周建德。宗正劉安國。衛尉路博德。光祿勳徐白爲。廷尉杜周。太僕公孫賀。太鴻臚壺充國。少府王溫舒。大司農張成。執金五中尉豹。左馮翊盛宣。右扶風李成信。京兆尹。詹事陳掌。典屬國。大匠。太官令。上林令。郭舍人。東方朔。冠裳濟濟。庶幾一廷。蓋千古之盛事也。

△試帖之用韻

唐人試多六韻。而迎春。東郊詩。及八韻。明堂火珠詩乃四韻。此固臨時官限。不必拘拘於六韻者。至終南積雪二韻。則祖詠自以爲意盡而出。迄今讀其詩。如城中增暮寒二句。誠哉其意盡也。篇雖短而意則深長矣。

△借韻與換韻

養新錄曰。七言近體。第一句借用旁韻。謂之借韻。唐詩犬吠水聲中。桃花帶雨濃。錦幃初捲衛夫人。繡被猶堆越鄭君。始啓其端。至皮陸松陵集。則舉之不勝舉。至於宋人。猶多借韻。近來則以此爲禁忌。此今人勝於古人之處也。

至於換韻。五古則十九首中。固已有之。然四句換韻者。則當以西川曲爲宗。七言則初唐或用八句一換韻。或用四句換一韻四句換韻。從三百篇來。并非始於唐人。若一韻到底。則盛唐以後寔多矣。四句換韻。更以四平四仄相間。所以求其協也。

△作詩之禁忌

鄧志宏曰。詩有可忌。學白樂天者。忌平易。學李長吉者。忌奇僻。學李太白者。忌怪誕。學舉子詩者。忌說切名。平易之過。而抄錄帳目。了無精采。奇僻之過。如作隱語。專以罔人。

怪誕之過。有類乞丐道人。作非仙無根語。說功名之過。不說青紫。則必說旂麾。此則尤可恥也。

王世懋曰。詩有古人所不忌。而今人以爲病者。摘瑕者。因而酷病之。將并古人無所容。非也。然今古寬嚴不同。作詩者。既知是瑕。不妨並去。如太史公蔓詞累句常多。班孟堅洗削殆盡。非謂班勝於馬。顧在班分量宜爾。今以古人詩病。後人宜避者數條。以概其餘。

如有用重韻者。若任彥升哭范僕射一首。三壓情字。老杜排律亦時有誤重韻。有重字者。若沈雲卿天長地潤之三何字。至王摩詰尤多。若暮雲空積。玉靶竹弓二馬俱壓在下一從。歸白社。不復到青門。青菰臨水映。白鳥向山翻。青白重出。此皆失檢點處。必不可借以自解也。又如風雲雷雨。有二聯中接用者。一二三四有八句中六見者。今可以爲法耶。此等病。盛唐中嘗有。杜最少此病。

沈約曰。詩有八病。謂平頭。上尾。蜂腰。鶴膝。大韻。小韻。旁紐。正紐之辯。嚴羽謂此弊法不足據作詩者。正亦不必拘也。謝可溟曰。堆垛古人謂之點鬼薄。太白長篇用之。白不爲

病。蓋本於屈原。

論詩弊者多矣。然古人之短。賢於今人之長。古人之疏。勝於今人之密。何者。古人主創語。主造意。專務其遠者大者。對於細微小疵。往往不屑措意。後之人若毛舉細故。借是以翹古人之過。未免太隘。然若詩律不嚴。泥沙俱下。借古人以自雄。樹堅城而自固。亦古人之罪人也。善學詩者。專取古人之長處。潛心而玩味之。以爲法則。至其疵素。則存而不論可也。

△詩之忌諱

前代以詩詞不知忌諱。因而賈禍者。不可勝數。如蘇子瞻其尤著者也。然其詠古槍一首。尙見諒於時君。亦云幸矣。若唐人則文網尙寬。至於宮禁嬖昵。皆可直辭諷詠。其時事時政。更無論焉。如白居易之長恨歌。諷詠詩章。元稹連昌宮詞。杜甫之兵車行。石壕吏。新婚別。垂老別。無家別。哀王孫。悲陳陶。哀江頭。麗人行。悲青阪。公孫舞劍器行等。皆指斥時事。加以諷刺。此種詩章。若在後世。吉網羅鉗。寧能免乎。又如張祜之連昌宮。元日仗。千秋樂

大酺樂。十五夜燈熱戲樂。上巳樂。邠王小管。李謨笛。退宮人玉環琵琶。春鶯囀。寧哥來。容兒鉢頭。邠娘羯鼓。耍娘歌。忬拿兒舞。華清宮。長門怨。集靈台。阿閼湯。馬嵬歸。香囊子。散花樓雨淋鈴等三十篇。李商隱之華清宮。馬嵬驪山龍池諸詩。皆託諷遙深。所詠大抵開元天寶遺事。不諱言之。後世詩人。何敢如是乎。

夫三百篇之作。貞淫美刺。變風變雅。言之者無罪。而聽之者足以自戒。主文而譎諫。又何以忌諱爲哉。今時勢遷移。詩之綱維解除。言刺言諷。無所不可。惟溫柔敦厚之旨。萬不可失。否則變本加厲。是又古之罪人矣。

△詩之淵源

鍾嶸詩品。謂李陵詩出於楚辭。文多悽愴。班姬詩出於李陵。詞旨清捷。曹植詩出於國風。骨氣高奇。辭采華茂。劉楨詩出於古詩。高風真骨。動多振絕。王粲詩出於李陵。文秀而質羸。阮籍詩出於小雅。陶性靈而發幽思。陸機詩。出於陳思。才高辭贍。舉體華美。潘岳詩出於仲

宣。爛若舒錦。無處不佳。張協詩出於王粲。文體華淨。左思詩出於公幹。文典以怨。頗爲精切。謝靈運詩出於陳思。內無乏思。外無遺物。魏文帝詩。其源出於李陵。可以銓衡羣彥。嵇康詩。頗似魏文。許直露才。張華詩。其源出於王粲。兒女情多。風雲氣少。何晏詩有風規。馮翊孫疏詩。累札頗少。張翰潘尼詩。文采高華。應璩祖述魏文。善爲古語。雅意深篤。陸機之於陸雲。猶陳思之匹白馬。石崇曹攬何劭。皆有英篇。劉琨盧諶詩。出於王粲。悽戾清拔。善叙喪亂。郭璞憲章潘岳。變永嘉平淡之體。稱中興第一。袁宏詩鮮明緊健。遠去凡俗。郭泰機旅怨宜恨。顧愷之。以二韻答四首之美。謝世基。顧適。氣調警拔。才章富健。陶潛詩。源出於應璩。篤意真古。辭與婉偃。爲隱逸詩人之宗。顏延之詩。源出於陸機。體裁綺密。情喻淵深。謝朓。謝混。袁淑。王微。王僧達詩。源出於張華。風流媚趣。務其清淺。謝惠連詩才思富捷。風人第一。鮑照詩源出於二張。善襲形狀寫物之詞。謝朓詩源出謝混。奇章秀句。往往警適。江淹詩出於謝朓。善於摹擬。范雲詩清便婉轉。邱遲詩點綴映媚。任昉詩。淵雅有國士之風。沈約詩。五言最優。蓋出於鮑明遠也。班固詩。老於掌故。有感歎之詞。鄺炎詩。懷宿不淺。趙

登詩。苦言切餽。良亦勤矣。

曹操詩古直有悲涼之句。白馬王彪。徐幹詩。亦能閑雅。阮瑀。歐陽建。應璩。稽含。阮佃。稽紹。裴據詩。

并平典而不失古體。張載。傅咸。繆襲。夏侯湛。諸人詩。皆繁富可嘉。王濬。杜預。孫綽。許詢。多恬淡之詞。元風尙備。戴逵。殷仲文。爲華綺之冠。傅亮詩平美。何長瑜。羊曜璠。范曄。才亦鮮舉。宋孝武帝。南平王。鑠。建平王宏。雕文織采。精密輕巧。謝莊詩。氣候清雅。蘇寶生。陵修之。任雲緒。戴法興。并著篇章。逼惠恭詩。本胡人。而善爲文語。惠休上人。道猷上人。釋寶月。情過其才。多有清句。齊高帝。張永。張文憲。詞藻意深。頗有古意。謝超宗。邱靈鞠。劉祥。檀超。鍾憲。顏則。顧則心。諸人詩。并祖襲顏氏。雅至動俗。毛伯成。吳邁遠。許瑤之。短句詠物。各有所長。鮑令暉。韓蘭英。綺密甚有名篇。張融。孔稚圭。詩。捷疾豐饒。工爲雕飾。王融劉繪詩。并有盛才。詞差英淨。江祐詩。猗猗清潤。王巾。卞彬。卞錄。諸人詩。恢奇嶄絕。文體剽浮。袁淑詩。有生氣。張欣。范縝詩。費心流亮。不失

雅宗。陸厥詩。識丈夫之情狀。虞羲江洪詩。奇句清拔。能自迴出。鮑行卿。孫察詩。擅風詭之美。幽微而感賞。鍾嶸之所論者。大略如是。學者即此求之。不特可窺魏晉以來作者之派別源流。而詩品第之高下。取徑之遠近。無不畢覩。故不可不殫心焉。

唐皎然論詩。謂詩有四不。一氣高而不怒。怒則失於風流。蓋三百篇以溫柔敦厚爲教。剛勁直率之語。猶不可入詩。而況於怒乎。今之學杜詩者。當以此爲戒。二曰力勁而不露。露則佐於斤斧。詩之措語。剛柔迭用。流動自然。氣之充者。詞自沛如。何必如邪許之狀。沸譟之語。胸喘膚汗。而後知爲多力乎。彼奔奔烏獲。雖舉于鈞。而氣舒以恬。不露竭蹶之態也。今之學韓者。常以此爲戒。三曰情多而不暗。暗則蹶於拙鈍。夫緣情綺靡。詩之正軌。未有形同欺魄。質類木偶。而能吟詩者也。然情之發動。謂之性靈。得性靈之妙者。則隨手拈來。卽是妙諦。不必緘幽變險。而淺淺之語。固自佳也。若乃用情太過。非性之真。詐笑佯哀。人反嘆其拙鈍矣。今之學元白者。當以此爲戒。四曰才曠而不疏。疏則損於筋脉。才者詩之骨幹。無才之人。何能吟詠。然才大者。心未必細。如長江大河。泥沙俱下。雖無大害。終存缺憾。一切謀篇鋪

字。安章宅句之法。有才者。未必容心於此。以致浮詞累句。重見疊出。安望其嚴密而不疏乎。今之學李蘇者。不可不戒也。以上四不。皆詩人之所不當有。而不可不知所戒者。

△詩之六迷

一曰以虛誕爲高古。作詩可以觀人性情。詩之放言遣詞。雖不可過於拘束。然託情寓意。必有所指。若一味放曠。小天地而短古今。齊指馬而等鸚鵡。毫無意義。敢爲大言。是即所謂迷於虛誕者也。

二曰以緩慢爲沖淡。詩之性情。與人之性情無異。人之性情不能有柔而無剛。有緩而無急。要當佩韋佩弦。加以調節而已。若誕慢安愉。苟且取容。則亦譏詬無恥之小人。尙得謂之性情之正乎。惟詩亦然。假託高潔。靡靡其語。毫無英厲挺拔之氣。何以獎勵忠孝。激發人心乎此所謂迷於緩慢者也。

三曰。以錯用意爲獨善。詩有別才。義有別解。苟與人心世道無損。則聽其自然可矣。乃有

一種妄人。思想過偏。見解過謬。專與正論相反。以肆一己之意。遞至崇拜奸雄。獎勵兇俠。以殺人亡命爲人傑。以淫邪侈麗爲適志。作者以爲不如此則不足迎合世人心理。而流傳不遠。庸知其爲名教罪人。而大有害於詩旨乎。此迷於錯用意者也。

四曰。以詭怪爲新奇。子曰索隱行怪。後世有述焉。吾弗爲之矣。講學既以此爲戒。論詩亦何獨不然。招魂大招奇矣。然哀怨之語。激忿之詞。不得已而一用。非可日日常用也。幾曾見三百篇中。矜奇逞異。有如此者乎。唐時若盧仝李賀之徒。或以鬼才。或作仙意。既非人間之語。何由判其工拙。流波所及。好奇者愈多。以蠻語。番語。佛語。市井語。皆可入詩。而詩之道苦矣。且槎枒突兀。如猛獸奇鬼。有何可好之處。孔子所以聖者。豈僅在能知商羊萍實哉。初以爲新。久之則不覺其新。已以爲奇。在人則視爲不奇。勞神苦思。專畫鬼怪。於身於心。兩無所關。雖爲之而不如其不爲之。此迷於詭怪者也。

五曰以爛熟爲穩約。作者鑒於奇僻之弊。而且有以矯之。專用當前之語。常人之意。隨手可拈。俯拾即是。初讀之。似覺渾成可喜。及細細尋味之。則等嚼臘。蓋詩之爲體。不殊乎人。

彼亂頭粗服。在美人偶一爲之尙可。若貌旣不佳。服尤粗惡。久而久之。日日習見。未有不取厭者。此迷於燭熟者也。

六曰以氣少力弱。而爲容易。人之身體。若毫無氣力。則一切動作云爲。必不能自便。倚魁偏倚。而等於廢人矣。詩體亦然。學之未充。理之未足。則無以狀物寫景。發抒胸臆。故振采而不鮮。出語而不麗。叙事而事無序。達情而情不達。尙何以爲詩乎。味者不察此意。而詭曰。吾專講性靈也。吾不須雕琢也。吾學王孟韋柳也。吾師歐公之白戰也。獵取前人之美。以掩飾一己之醜。天下後世。寧能受其欺乎。須知天下事。未有不經意而能成者。前修之爲詩。其所以矢口成吟。下筆千言者。皆蓄之有素也。皆前行素修也。不達此意。則氣力日蹙。出語日率。無波瀾意度之可言。無光澤采色之可愛矣。此迷於容易者也。

△詩之四離

一期道情而離深僻也。作詩而不能道性情。則不可謂之詩。作詩能述他人之情。而不能道自

己之情。則是他人之詩。而非自己之詩也。雖然人各有心。斯人各有情。爾我彼此之心情。本不甚相遠。能傳一己之心情。與天下後世之心情相晤。則天下後世之人。必馨香而尸祝之矣。

杜少陵之詩。何以獨高千古。以其語語皆真性真情。實事實境。其當日之歡欣憂戚。今日吾人讀之猶如自己之歡欣憂戚也。既有以動人。斯可以取重。若盧仝李賀之流。郊寒島瘦之作。吐辭非不高。立意非不奇也。彼之所好。吾未見其可好。彼之所惡。吾未見其可惡。吾讀其詩。祇驚其深幽。而駭其僻怪也。如與異鄉異國之人。互相酬應。言語尙可不曉。安問性情。性情既不相謀。何論美惡。此不可不知也。

二用經史者而離書生也。經義史事。文章所以組織成者。端在於是。雖詩篇亦不能廢然經。史二者。非學不能知之。非識不能用之。若不明經義而爲詩。則陳義不高。立說偏僻。淫侈奇雜。何所不至。若不知史事而爲詩。則不知援引。不知比附。考核無所。取材必差。每遇詠古人或古蹟。或古器物。必至哆口不能道一字。而爲通人之所竊笑。此經史二宗。詩家所不能離也。惟後世考據日多。剽竊日甚。類書既繁。徵典最易。作者往往貪多愛好。過於修飾。袁

簡齋所謂書多而墜。膏乃滅燈者也。且師古人之意。運古人之詞。雅則誠雅。而美則誠美矣。然羊質虎皮。狗將貂續。談今考古。論世知人。安望其高掌遠矚。前識遠到乎。故書生之詩。豪傑之士。所不能寓目也。

三曰尙高逸而離迂遠。高逸者。存乎其人。而不存乎其詞。彼市僧亦能談仁義。元兕亦知講孝經。若以其言詞取之。幾何而不失真。世之爲詩者。未必其人之果高逸也。長林豐草之思。巢山許父之想。屢形於紙墨。眞乎僞乎。不待辯而明矣。然誠中形外。終不可掩。千金之子。雖疎布自甘。而人不疑其窘。圭華之士。雖出假車輿。而終覺不類。故眞正高人逸士。雖抗塵走俗。而依然不傷其雅。淵明東坡。何嘗不作官。何嘗忘君親。而發爲詩歌。高明嫺雅。風流自喜。寧有一毫烟火氣乎。若村塾學究。無術以致身通顯。埋頭削迹。本非所安。日日談王道。而一無所能。時時講隱淪。而俗氣入骨。迂遠之極。乃成痼疾。其爲詩。尙能有好語乎。

四欲非動而離靜淨。詩之爲體。最忌平板。古人所謂行雲流水。初無定質。風行水上。自成奇文者。其說最題。人之所以爲生人者。以其有言語動作。精神風采也。非此則何異行屍走肉。

乎。雖然不知禮義之野人。動由無節。跳蕩雷顛。其儀容亦必無足觀。惟詩亦然。字字倒於紙上。則不成爲詩。令人思慮矣。若喧嘩叫囂。沸騰聒耳。毫無紀律。勢若亂絲。粗心浮氣。果有何意味乎。要須時止則止。時行則行。意勢飛動。而出言有章。斯爲得之。

△詩之四深

一氣象氤氳。因深於體勢。明體辯勢。乃詩中之要著。必如此而氣象乃能光昌。世之淺學儉腹。操筆爲詩。比興之體。一無所知。高下之勢。茫乎若迷。如盲人深池。摘埴索塗。悵悵然股弁而心作。尙何氣象之可言乎。又如醫生之察病。於熱虛實。毫無把握。而令其開方處劑。寧能洞癥結。奏奇效乎。此其氣象之遲急。蓋不足深怪也。若詩中聖手。詩體既備。筆勢亦達。左宜右有。無施不可。氣象氤氳。固蘊蓄有素也。

二。意度盤礴。由深於作用。夫文章天成。妙手得之。詞意雖取裁於詩書。而作用則存乎在我也。試思字猶是也。妙手爲之則意度磅礴俗手爲之。則無足觀探。此中得失之樞機。豈非存

於作用乎。從來不善吟詠者。往往歸咎於題之太狹。時之太促。興趣之不屬。而意度之不洽者。皆胸無作用。故託詞自免耳。

三。川律不滯。由深於聲對。詩貴巧不貴拙。拙人爲詩。不艱於對仗。則難於韻脚。以致勉強充數。揆拍搏琯。聲格磔而不協。詞刺謬而不順。由於聲對未深。故無於入神致用。通靈入化之妙也。學者能於聲律屬對。兩者兼盡。則無不可押之韻。無不可對之詞。無不可使之事。無不可用之典矣。

四。用事不直。由深於義類。作詩不能不用事。然若用事太直。與我之現在。毫無關合。則點鬼之簿虫鳥之譜。廿史韻編而已。何味之有。必須深於義類。則援引比附。舉動從我。如宜僚之弄瓦。丈人之承蜩。古人之事。皆我之事。古人之巧。皆我之巧。隸事既穩而切。用典恰如題分。非深於義類。豈能然乎。

△詩之用事

詩不空作。必依附事理而行。然現今之事。當前之理。不能率然而出之。必須以古擬今。相

引爲喻。愈精切則愈妙。愈恰值則愈佳。非胸有卷軸。吐詞爲經者而能然乎。

皎然詩式曰。詩人皆以徵古爲用事。不必盡然也。今且於六藝之中。略論比興。取象曰比。取義曰興。義即象下之意。凡禽魚草木人物名數。萬象之中。義類同者。盡入比興。關雎即其義也。如陶公以孤雲比貧士。鮑照以直比朱紱。以清比玉壺。時久呼比爲用事。呼用事爲比。如陸機齊謳行。鄙哉牛山欲。未及至人情。爽鳩苟已徂。吾子安得停。此規諫之忠。是用事非比也。如康樂公還舊居作。偶與張邴合。久欲歸東山。此叙志之忠。是比非用事也。詳味可知。山川草木鳥獸虫魚。隨在而有。偶一根觸。即成妙諦。善爲詩者。不必用僻澁之典。不必用僻澁之事。即人所共見。人所共聞者。觸手紛綸。無不入妙。如調味治庖。惟其味不惟其名。故蔬菓雞豚。比豹貽熊掌。風味尤佳。然非耳食者。所能知也。

又曰。語似用事。義非用事。如康樂公彭薛纒知耻。貢公未遺榮。或可優貧競。豈足稱達生。此詩商榷三賢。雖許退身。不免遺議。蓋康樂欲借成我詩。非用事也。如古詩仙人王子喬。難可與等期。曹植贈白馬王彪。虛無求列仙。松子久吾欺。又古詩。師涓久不奏。誰能宣我心。

上言仙道不可借。次句請求之無效。下句畧似指人。如魏武呼杜康爲酒。蓋作者存其古趣。不欲委曲傷乎天真。並非用事也。

余謂詩之於事。在不即不離之間。若不知用事。則卑鄙空泛。不成爲歌詠。隸事過多。則支離穿鑿。反足沮沒本意。惟有用典而不爲典所用。使事而不爲所事使。則庶幾矣。

△詩之取境

詩式又曰。詩不假修飾。任其醜朴。但風韻正。天真全。即名上等。予曰不然。無鹽闕容而有德。曷若文王太姒有容而有德乎。又云。不要若思。苦思則喪自然之質。此亦不然。夫不入虎穴。焉得虎子。取境之時。須至難至險。始得奇句。成篇之後。觀其氣貌。有似等閒不思而得。此高手也。有時意靜神王。佳句縱橫。若不可遏。宛若神助。豈非先積精思。因神王而得乎。

按詩之取境。各有不同。上者得乎天巧。下者純由人力。得天巧者。探懷以出。矢口而成。

如精金美玉。光氣璀璨。如琪花瑤草。香色繽紛。此銀黃不足以飾。必須全其真樸者也。若以人力造成者。必須選聲揀色。命意詞修。鑿險縫幽。憂々冥造。然後始能出色當行。弁羣雅而超衆妙也。學詩者必先取境。取境者。必須自知。才之高者。則渾成自然不加繩削而自合。才之中者。要必敦學苦心。然後思精以神王。二者不須相羨。亦不須相嫉。要在各行其是而已。

△詩之二要

一要力全而不苦澀。作詩以涵養心靈。陶濡旨趣。故須舉重若輕。游刃有餘。不露竭蹶之容。不呈憔悴之貌。非力之全。不足語於此。然後人爲詩。以徵典求書。爲無上之妙法。以矜才擷藻。爲彌滿之眞力。遜至天機日淺。靈妙日塞。堆疊雜糅。苦澀而不可卒讀。求全之毀。不可不知。夫侏儒舉三十鈞。已胸喘膚汗。此由於力之不足。若鳥獲奔育。雖舉九鼎。亦面黧變色。氣不促急。非力之全。能如是乎。作詩亦同此法。

二要氣足而不怒張。作詩而力竭聲嘶。萎靡不任。則安能獨往獨來含章奮藻乎。惟是氣貴沈。

不肯浮。貴頓挫。而最忌怒張。杜詩之氣最盛。而抑遏掩蔽。不使自露。故爲上品。若夫韓蘇雖有意見其氣力。而沉雄恣肆。氣充而不竭。力用而愈出。非豪傑之士。不能如此。後人學之者。無其才學氣識。而虎賁中郎。衣冠優孟。安得不怒張外戾。貽譏風雅乎。

△詩之六至

一日至險而不僻。詩所存之意境。與人所履之境界。必內外因應。然後始可謂之詩。譬如行路。蘧蔭。泛舟溟渤。危崖欲落。驚濤將騰。觸處感發。可無險句以形容之乎。惟求險太過。往往走入於僻。如夜半之池。紆絕之宮。幽澹駭極。轉覺其無趣矣。

二日至奇而不差。楊子雲事事求奇。而卒不能奇者。求奇之過也。夫怪鶴九首。頭鯉一角。貳負之臣。刑天之舜。天下之最奇者也。亦天下最無趣者也。雖奇亦奚以爲。是則謂之差。善於取材。則可免於此病。

三日至麗而自然。風月花鳥。秋澄春霽。天下之至麗者也。取之不盡。用之不竭。而其妙則

在於自然。若夫雕文刻鏤。丹朱漆澤。非不鮮妍奪目也。風雨彫剝。則漫漶無色矣。舉選體宮體。艷體。香奩體。不難於麗。而難於自然。

四曰至苦而無迹。天下事之成敗利鈍。雖不可逆視。要惟苦心孤詣者。事固不成。詩之道亦然。不用苦心。則萬萬不能出色。必收視反聽。沈思旁訊。精驚八極。心遊萬仞乙乙若抽。擗鬱難出。然後方臻絕妙。至於斧鑿之痕。必宜鎔冶無迹。方爲盡善。否則牽強假借。轉足形其支絀矣。

五曰。至近而意遠。不善作詩者搜奇抉怪。語必驚人。昂首於天外。高蹈乎太空。幾乎無烟火之氣。非人間之語矣。然初讀之似覺新奇。及乎反覆雜誦。則索然而無味矣。彼陶蘇白陸。專喜作眼前之句。淺淺著語。毫不費力。似淡而彌腴。似平易而深幽。何必用生字僻典。以自炫其博學乎。此古人所不可及也。名之曰。至近而意遠。

六曰。至放而不迂。詩主乎情。文主乎理。主乎理者必須精嚴。主乎情者。無妨豁達。故作詩而規行矩步。賓賓作學子態。必且見誚於大雅矣。惟放曠者流。不拘禮法。務害名教。非沾

沾自喜。即大言不慚。推而極之。則奸聲亂色。必且害於聰明。亂於心術矣。若爾人者。非迂則妄。故君子戒之。

△詩之七德

一曰職理。作史者。必須有才學識三才。作詩亦何獨不然。彼庸鄙樸俗之子。砥伏鬱堙。穴疇自喜。平居吟風弄月。模山範水。固亦稍有所取。一旦臨以俶詭恢奇之境。必茫乎若迷。

或詠古蹟。則迷其道里。或詠古人。則不知其事次。或詠時事。則迂謬舛午。或詠古器物。則莫辯其真贗。是知識理不足。雖振采揚芬。究不能出色也。學詩者。徒沾沾於詩之中。則規模狹隘。必矯首抗心於詩之外。乃能縱橫揮斥。行氣如虹。而爲一代之詩史焉。

二曰高古。市井邪許之音。締譎斥苦之謠。何以不能與三百篇風雅頌并稱。非以其鄙俗卑陋乎。夫然。則作詩必以高古爲宗。人生黃農之世。爲葛懷之民。讀莊列之書。與巢許爲友。視古今爲須臾。以八荒爲庭戶。器量風度。超然三代之上。塵氛溫蠶。何從攫端乎。

三日典麗。古人之詩。易爲典雅。雖由學識之致。亦由時代使然。若在今世。俗風既易。事變尤繁。古人未見之物。今則有之。古人未有之事。今則見之。援引比附。殊難爲力。形容陪稱。更不易精切。非多讀多記。善於提掣剪裁。安有天造地設。恰當之故實乎。乃有一種妄人。腹笥空虛。大言欺人。曰吾講性雪。不加雕錦。粗服亂頭。適足以形其訛俚而已。

四曰風流。作詩而徒知徵典故書。卷軸富有。則炫煌灼爛。照人眼目。可以動人。未必可以移人。彼施嬌修美。天紹之資。姱容麗態。見之者魂與。豈無端而然哉。詩之極至。亦有此境。如漾水芙蓉。天然之色。幽蘭空谷。天然之香。夫孰得而假借修飾乎。是名曰風流。

五曰精神。與天地精神往來者。莊子之文章也。文有如此。詩何獨無之。彼夫以禳祭爲工。以裝粘爲美。截天吳以浦帶風。斷鶴脛以續鳧膝。從外觀之。極其華腴。玩味而探求之。則索然意盡矣。嘗讀初唐四傑之詩。典麗工整。綿密華采。以視李杜韓蘇之盤空倔強。錯落拉雜者。似乎勝之。然此特皮相之論耳。夫四子及西崑諸體。儀貌甚美。精神未足。不如李杜韓蘇之奇偉磊落。自成馨逸。可以驚風雨而泣鬼神也。故論詩必以精神爲主。

六曰質幹。華詞者枝葉也。義理者盾幹也。文必有義理。然後扶盾立幹。詩必有性情。然後紉風揚雅。彼浮華之子。溺於華詞。次韻盪韻。銅鉢一聲。而萬言立就。淺率之徒。從而健美。從而延譽。以爲是奇才也。然不值識者之一笑。是何故也。盾幹不立。如人雖有皮膚。而無骨。譬寧能游行自如乎。文勝質。固君子之所戒也。

七曰體裁。詩之體裁不一。而各有所宜。譬如作古詩者。貴乎沉雄恣肆。施之於律則太倔強矣。作律詩者。貴乎工整綿麗。施之於古。則太荏弱矣。朝堂之詩。喬皇典重。山林之詩。恬適閒靜。懷人弔古之作。必抗厲而悲哀。詠物寄情之什。必刻劃而深遠。夫詩豈一端而已。必各有所當。在相其體裁爲之而已。

△詩之體勢與作用

高手述作。如登荆巫。觀三湘鄖郢之盛。縈迴盤礴。千變萬態。或極天高峙。翠嶺不羣。氣騰勢飛。合沓相屬。或修江耿耿。萬里無波。歛出高深重複之狀。古今逸格。皆造其極矣。

作者措意。雖有聲律。不妨作用。如壺公壺中。自有天地日月。時時拋鍼擲線。斷而復續。此爲詩中之仙。拘忌之徒。非可企及矣。

以上二則。詩式中要語。蓋作詩體勢旣明。則縱橫在我。有法固佳。即離法亦無不可。又何必拘拘爲哉。

△偷語偷意偷勢

文必已出之說。不蹈襲前人一字之談。言大而誇。本不足信。夫用典故。徵故事。引用成語。加以剪裁。非偷而能濟事乎。雖然。文字者。公用之器。古人已用。不能禁我之再用。典故者。代出不窮。我引古人之事。安知後人不引我之事乎。是知偷之中。亦有道焉。

詩式曰。三不同。語意勢。不同可知矣。此則有三同。三同之中。偷語最爲鈍賊。如漢定律令。厥罪必書不應爲。鄧侯務在匡佐。不暇采詩。致使弱手蕪才。公行劫掠。若評質以道。片言可折。此輩無處逃刑。其次偷意。事雖可罔。情不可原。若欲一例平反。詩教何設。其次

偷勢。才巧意精。若無朕迹。蓋詩人偷狐白裘于闕域中之手。吾亦賞俊。從其漏網。偷語例如陳後主人隋侍宴應詔詩。日月光天德。取傅長虞贈何劭王濟詩。日月光太清。上三字字同。下二字義同。偷意例。如沈佺期酌蘇味道詩。小池殘暑退。高樹早涼歸。取柳惲從武帝登景陽樓詩。太液滄波起。長楊高樹秋。偷勢例。如王昌齡獨遊詩。手携双鯉魚。目送千里雁。悟彼飛有邊。嗟此權發患。取稽康送秀才入軍詩。目送歸鴻。手揮五絃。俯仰自得。遊心太玄。

△詩體之代降

日知錄云。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。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。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。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。勢也。用一代之體。則必似一代之文。而後爲合格。

又云詩文之所以代變。有不得不變者。一代之文。沿襲已久。不容人人皆道。今且千數百年矣。而獨取古人之陳言。一一而摹仿之。以是爲詩可乎。故不似。則失其所以爲詩。似則失其所以爲我。李杜之詩。所以獨高於唐人者。以其未常不似。而未常似也。知此者。可與言詩也。

已矣。

△十九字之辯體

一日高。卓然立人之表。而風韻暢達者是也。二日逸。不拘苛禮。而蕭然意遠者是也。三日貞。正直之氣。永古不靡是也。四日忠。見危知戒。詞意懇摯者是也。

五日節。要貧賤不望富貴。毫無充屈隕獲之態是也。六日志。夷險如一。千流萬轉而不變者是也。七日氣。磅礴蜿蜒。鬱積不洩者是也。八日情。探懷而出。無所諱飾者是也。九日思。窺極幽玄。達於杳渺者是也。十日德。詞氣溫潤。不傷忠厚者是也。十一日誠。字字從血性中流出。而哀感頑艷者是也。十二日閒。有山澤閒度。似神仙中人是也。十三日道。以天地爲一朝古今爲須臾者是也。十四日悲。嫠婦爲之泣。介士爲之憤者是也。十五日怨。詞理悽切。怨而不怒者是也。十六日意。所用文藻。皆能貫串者是也。十七日力。大氣充盈。足以包舉者是也。十八日靜。如松風不動。滄波澄寂者是也。十九日遠。意境空濶。無有邊垠是也。明於此十九

者。而詩之體用備矣。

△詩之五格

不用事第一。作用事第二。(其有不用焉。而措意不高者。黜入第二格)。直用事必三。(其中亦有不用事。而格稍下。貶居第三)。有事無事第四。(此於第三格中稍下。故入第四)。有事無事。情格俱下。第五。(情格俱下。有事無事可自也)。

余謂古人用事甚少。而天趣獨妙。比擬得倫。今人以用事自蓋其淺陋。雜書僻典。日以加多。剽竊割裂。性靈汨沒。宜乎見斥於詩式也。

△詩格

皎然謂詩必有格。跌宕格二品。一越俗。其道如黃鶴臨風。貌逸神王。杳不可及。郭景純游仙詩。左挹浮邱袂。右拍洪崖肩。鮑明遠。擬行路難。舉頭四顧望。怕見松柏園。荊棘鬱躊躇。

中有一鳥名杜鵑。言是古時蜀魂。聲音哀苦鳴不息。羽毛顛顛似人髡。飛走樹間啄虫蠅。豈憶往時天子尊。念茲死生變化非常理。中心愴惻不能言。

觀郭鮑二氏之詩。昂首天外。高言薄雲。世人方沉酣富貴。頤情聲色。而詩人以冰雪之詞。雷霆之筆。震其聾聵。不亦快哉。

至於駭俗之格。其道如楚有接輿。魯有原壤。外示驚俗之貌。內藏達人之度。郭景純游仙詩。姮娥揚妙音。洪崖頷其頤。王梵志道情詩。我昔未生時。冥冥無所知。天公強生我。生我復何爲。無衣使我寒。無食使我飢。還你天公我。還我未生時。賀知章放達詩。落花真好些。一醉一回頭。盧照隣勞作詩。城狐尾獨束。山鬼面參覃。

此種詩境。後世盧仝李賀。固優爲之。昌黎之二鳥。青田之二鬼。皆所謂巨刃摩天揚。險語破鬼膽者也。惟此種作法。有意求奇。奇之大過。則黃狗一去三千年之誦。幾乎不免。侈意奢說。駕空排虛。牛鬼蛇神。妖魔畢露。究竟有何味哉。

又有所謂儷淡格。調笑格者。一口淡俗。此道如夏姬當墟。似蕩而貞。采吳楚之風。雖俗而

正。古歌曰。華陰山頭百尺井。下有流泉激骨冷。可憐女子來照影。不照其餘照斜領。二曰戲俗。漢書云。匡鼎來。解人頤。蓋說詩也。此一種雖云雅作。是爲談笑之資矣。李白上顏樂。女媧弄黃土。搏作愚下人。散在六合間。濛濛若沙塵。

作詩而無情趣。則令人聽而思臥矣。嘗見世之妄人。不講神味。專襲面目。聲調格律。則鏗鏘可聽。陳義措詞。則索然無味。繪蘭則無香。給女則無寵。徒有其間架。而無真精神。未有能傳世久遠者也。惟是戲俗一格。本於滑稽。若辭于髡。東方曼倩之流。何嘗不獨有千古。然終須持之以莊。運之以雅。否則替詞。瘦語。響說。調言。雜入篇章。不知簡擇。則風雅將掃地以盡。尙得謂之詩乎。幾微之間。不容不辯。

△二十四詩品

唐司空圖二十四詩品。久已膾炙人口。詩之品格。大率不出此二十四者之外。茲提其要而申論之。

一曰雄渾。詩以氣體爲主。無論何種詩格。若奄然無氣。終不能言章而振藻也。李杜韓蘇。皆有此種氣象。如天雲下垂。海水斗立。莽莽蒼蒼。令人神肅。斯爲詩之正軌。

二曰冲淡。陶靖節之詩。所以獨有千古者。不過能盡此二字之妙耳。冰雪之胸。雲水之眼。吐屬自爾。遠於塵俗。詩者情也。情者志之所之也。情志冲淡。正可於詩章求之。

三曰纖穠。作詩必免于陳腐。然後可以生人之愛感。同一意境。古人爲之則新。我效之則腐。同一文藻。好手用之則奇。俗手用之則俗。夕陽芳草。水態山容。皆極妙之詩料也。惟在所以用之而已。

四曰沉著。少陵之詩。以此二者稱。蓋其氣沉法嚴。格律蒼老。六朝初唐之空華浮艷。遂一掃而空之。掣鯨碧海。射隼高墉。宜乎其爲詩中之聖也。

五曰高古。世之作應酬詩者。貴纖巧。貴烘托。貴帖切。貴平穩。四者既盡。而詩之道苦矣。貞以自靖者。君子之學也。佞以悅人。非君子所得已也。清尙超卓之流。方心追黃唐。而與造物者遊。豈肯刻劃無鹽。媿媿委曲。以取悅於卿士大夫之前乎。吾有以知其必不然矣。

六曰。典雅。作詩以寫情趣。然必以典雅出之。胸中軸既多。用無不宜。雖極煩猥之事。而出於錦繡之口。則自有趣。所謂化腐臭爲神奇也。要在平日讀書。能細細體察。古人一言一動。皆是爲吾今日援引比附之用。言必稱先王。而事必有比類。讀書之於作詩。豈無關乎。

七曰。洗煉。古人敏才速藻。往往咳唾而成。不假思索。如豆箕之詩以七步。鸚鵡之賦不終席。文不加點。豈非快事乎。然俗手勉強效之。往往累纒百出。爲人揜撫。幾無完膚。不亦大可惜哉。故有其才則可。無其才則病矣。洗煉一法。實爲無上要著。補劑息黷。出於天成者半。出於人爲者半天定者勝人。人定者亦能勝天洗煉者。即以人力補天巧者也。

八曰。勁健。與雄游章可以參証。昌黎之橫空勁語。妥帖排奐。即其例也。故能作險題能爲奇語。能押險語。非勁健之體力。萬不足以包舉之。彼專作七律。專作賦得五言體者。矜麗門巧。沾沾自喜。遇有長篇險韻。則肆口詆諆。是何異。輿台皂牧。坐華門圭竇之中。而譏笑明堂。指誓后辟。果何益之有乎。豈惟無益。且詩人一入此途。則尖峭刻厲。失風人之旨矣戒之哉。

九日。綺麗。詩爲美術之一。雖不可過於雕琢。而章色華采。亦自不可少。龍褒九章。終際帛縷。金光瑤草。自殊荆榛。潤色鴻案。典麗喬皇。固風雅之士也。世有幹材諷說之徒。爲詩不能銷采。而以樸拙自文其短。此大謬也。六朝齊梁之詩。其佳者。丰麗丰采。炳若繡繡。以發其采。悽若繁弦。以協其聲。夫安可厚非。即温李西峴。緣情香奩之作。亦各有絕好之處。美人香草。寫其素心。雪竹冰絲。鳴其清響。固風人微旨。而文士所以究心者也。迂儒從而非笑之。村夫子面目。令人可哂矣。

十日自然。詩貴綺麗。而貴於自然。譬如千金之子。飲食起居。不與人同。而舉動從容。無一毫矜張之氣。若暴富之兒。到概之身猶臭。宣明之而向人。時時誇其富有。而聞者軒渠。觸處矜其豪侈。而見者匿笑。作詩之道。何獨不然。乞靈於類書。眩奇而逞異。遂以文儒自居。詩人自命。安望有冲容閒適之度乎。此詩所以貴自然也。

十一日含蓄。詩之造語。最忌說盡。一說盡。則索然無味矣。無論狀物寫景。必須有丰韻。須必有神理。使人反覆諷誦。以清微淡遠之音。有太羹玄酒之味。令人千回萬徧。了無厭心。

愈深詠之。愈多妙境。此所謂遶而彌脚。中遂俱甜者也。

十二曰豪放。沉漫於莊騷者。自然能之。若李太白蘇東坡。其尤著者也。每當耳熟酒酣。時復悲歌慷慨。前無古人。後無來者。俯視造化。而傲睨於物。彼豪華淺俗之子。固視如塵芥土苴。而不屑一顧者也。

十三曰精神。一詩之中。刪去浮詞累語。死意死句。俱不得闖入。而後精神出焉。所謂欲表振花必先剪葉者也。恢奇之子。洒翰爲文。始於筆染。終於紙盡。縱橫揮霍。目無餘子。有朝氣。而無暮氣。有生氣而無死氣。其體物也。因方爲圭。遇圓成璧。而不拘牽於迹象。其著筆也。來如雲興。去如鳥逝。而不滯闕乎形質。此莊子所謂。與天地精神往來者也。

十四曰縝密。此對於有才而學不足者。下一鍼砭。大凡餘於才者。每失於闕略。不加檢點。目見千里。而不能自見其睫。謹於毛者。往往失之於貌。此大不可也。

補救之力。惟有縝密一法。何謂縝密。放言遣詞。必加檢點。潤色選藻。必加鎔裁。不敢掉之以輕心。不敢縱之以浮氣。即區區對仗聲調。亦罔不盡善盡美。門角鈎心。細針密繡。文人

之能事。盡於此矣。

十五日疏野。喬皇典重。乃廟堂之文。不可濫施。若在山之巔。水之曲。而以旌麾冠蓋之詞施之。不幾令松蘿無光。山雲變色乎。舊日有所謂館閣氣。紗帽氣之謂。雖屬譏議過當。然當時士大夫。往往習氣深痼。不能擺脫塵俗。一則曰興會。再則曰名貴。柔筋脫骨。擁腫鞅掌。而美其詞曰。吾占身分也。吾有抱負也。其誰信之。夫吉祥之語。頌禱之詞。非不可用。然不可通篇皆是。謝太傅。官非不尊也。而有山澤間度。蘇子瞻。非無科名也。而於王公卓犖不加岐視。可知真有學問器識之人。未有矜矜於官秩之崇卑。身分之大小者也。

况詩者。風雅之事。意趣所到。情在於斯。寧可有塵空俗狀。闌入其間乎。

十六日清奇。清奇之氣。由於天賦者多。古往今來。詩人亦多矣。清詞麗句。可歌可泣者。何可勝數。問其何種能傳。何種不傳。曰有清奇之氣者。必傳。無清奇之氣者。必不傳。夫天地之間。春光明媚。秋色澄清。一清奇之時也。松風蕭森。水月鏡像。一清奇之境也。寸心安定。片念不起。一清奇之襟懷也。箬枕圖史。覃思典籍。一清奇之事業也。得全於天者既如此。則

發之爲詩。安得而不清奇乎。

十七曰委曲。文心貴曲。詩亦思貴曲。奇詞妙境。藏諸寸心。不委曲而深求之。則必無由自達。如遊武夷之山。愈轉愈妙。如溯黃河之源。愈求愈深。故詩句固有探懷而出者。亦有苦思而不就者。因難易之不同。而工拙亦異。淺率之子。專欲見才。不廢苦思。初讀之則駿爽可喜。細按之則若無深趣。此不知委曲之境之過也。真正詩人之詩。得之不易。味之無窮。功深眷到。固非淺人所能窺測也。

十八曰實境。詩之狀物寫景。本不須求之於艱難。惟在真情實境而已。浮誇者流。往往捨眼前之語。而專爲空幻之談。以自炫其恢奇。而不知適以形其卑陋也。少陵所以爲詩史者何也。以其躬歷患難。飽經憂勤。一一取其實境。而發之韻語。使千百世之後讀之。恍如身歷其境。殷然之悲。爽然以快。皆受其詩之觸動。而不自知。此其所以爲詩聖也。彼舍實求虛。誠不知所本矣。

十九曰悲慨。語曰。權欣之語難工。哀苦之詞易好。故詩之悲慨者。最易出色。詩人傷往悼

來。感時撫事。必須有抑塞磊落之氣。爲慷慨激烈之聲。然後急絃哀歌。裂金石而光竹素。雖然庸妄者流。無病而呻。佯哀詐泣。實足取厭。轉不若安常處順。雍容暇豫。之足以顯性而悅情也。

二十日形容。三百篇最善於形容。如關關之形容水禽。呦呦之形容鹿鳴。以及敦然沃若。無不各盡其妙。作詩之法。必須體物精微。存神入化。然後乃盡詩之能事。否則支離舛戾。鹵莽滅裂。安望有繪水繪聲之妙乎。

二十一日超詣。唐人之詩。往往有比物以意。而不言其物。謂之象外之句。如柳詩之有奇趣。岑詩之造奇語。韋詩之專爲高妙。坡詩之甚能清拔。皆所謂超詣者也。譬如同作一題。衆人方苦思冥想。毫無意趣。而志士方心通微渺。窮極玄冥發爲詩句。焉有不石破天驚。超然籠表乎。

二十二日飄逸。自來稱李詩者。恒以此二字頌之。太白天資高曠。迥出塵俗。每一落筆。於不經意之中。自然加人一等。此蓋別有才。而不盡關於學也。雖然亦存乎養。吾人宅心淨域。志伴冰雪。視功名富利。如孤雛腐鼠。則耳聰目明。心清氣爽。措筆縱墨時。自有卓然不羣之致。惜乎莊生之不能詩也。苟能詩。則太白淵明東坡。必將斂手而退矣。

二十三日曠達。朝菌不知晦朔。蟪蛄不知春秋。滔滔者。天下皆是也。不務乎名。則趨於利。前仆後繼。履險而不知止。莊列之徒。見其然也。廣爲明達放曠之語以曉之。後之詩家。陶蘇之流。皆祖述其說。變其面目。而加之以韻藻。而目縱有不同。而精神則未始不同也。使天下後世之人。口誦詩歌。心維禮義。知人事之無常。彌中心而恬適。則塵纓世網。何足以相攪。其有功世道人心。顧不大哉。

二十四曰流動。作詩者。大體有二種。一種筆力豪俊。以超邁橫絕爲奇。一種覃思精微。以深遠閒淡爲意。前則主乎剛。後則主乎柔。而俱有流動之致也。故詩之所忌。最忌呆板。最忌重滯。食古不化者流。襲用古人之意。則無處著我。襲用古人之辭。則近於剽賊。字字闡淡。毫無精采。語語平落。安望飛動。此大忌也。必須以詩寫意。以意遣辭。以辭使事。以事運典。斯爲得之。

△詩之運思

韻語陽秋曰。詩之有思。卒然遇之而莫過。有物敗之。則失之矣。故昔人言覃思垂思抒思之

類。皆欲其思之來。而所謂亂思蕩思者。言敗之易也。鄭槩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。唐求詩所游歷不出二百里。則所謂詩者。豈尋常咫尺之間。所能發哉。前秦論詩。多生於杳渺寂寞之境。而意志所如。往往出乎塵埃之外。苟能如是。於詩亦庶幾矣。

小說載謝無逸問潘大臨云。近日曾作詠否。潘云。秋來日日是詩思。昨日提筆將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。催租人至。令人意敗。轍以此一句。寄。亦可慙見思難而敗易也。

詩思出於自然。不受促迫。則情真語摯。若化機之流行。通透而無滓矣。世人每喜。限韻。疊韻。或禁重字。或禁典故。或矜述藻。非特近於兒戲。而天閔詩思。尤屬可恨。

△詩之對偶

自來論詩者。謂偶對不切則失之粗。太切則失之俗。江西詩派慮其失之俗也。則往往不甚對。此亦一偏之見。老杜江陵詩云。地利西通蜀。天文北照秦。秦州詩云。水落魚龍夜。山空鳥鼠秋。叢篁低地碧。高柳半天青。此類可謂對偶切矣。又何俗乎。又如雜蕊紅相對。他時錦不如。

磨滅餘篇翰。平生一釣舟之類。雖非確對。而不失格律。學者能專心於此。則當對必對。不能對亦不牽強。生澀及塗抹之弊。庶幾可免矣。

△詩之換骨法

詩家有換骨法。謂用古人意。而默化之。使加工也。如荆公之於李白。黃山谷之於劉禹錫。稚珪龐全等。白髮綠愁之句。銀盤青螺之章。師用其意。變化其辭。古人妙處。實不可及。

△應制詩

在昔君制時代。珥筆侍從之臣。必得其三昧。是知換骨金丹。誠非虛語。惟存乎其人而已。若非登高能賦。文筆華瞻。不足以饜遠近之望。如應制詩。非他詩可比。自成一家句法。大抵不出典實富麗。唐人如夏英公和上元觀燈詩。王岐公亦作是題。皆文藻光昌。照耀簡冊。

又若翰苑所作春帖子。亦須秀麗可喜。如蘇子容。鄧溫伯。蔣頴叔。梁君貺。鄭毅夫皆優爲

之。當時頗極崇重此體。今則已矣。

△詩之談理

詩主緣情。亦主談理。如淵明先生之詩。即往往有談理之作。東坡嘗爲拈出之。如采菊東籬下。悠然見南山。笑傲東軒下。聊復得此生。客養千金軀。臨化消其實。皆以爲知道之言。是知悟道者。出語必超詣。非嘲弄風月。摘章繪句者。所能窺其邊際也。

山谷謂血氣方剛時。讀陶詩如嚼苦木。及乎綿歷世事。始知其妙。於此可見能詩者。此不必以談理爲戒也。惟近人爲詩。入佛語則過於空泛。入理學語。又過於陳腐。此所謂鑪錘之功不具。安能窺淵明數仞之牆乎。

△詩之平淡

韻語陽秋曰。陶潛謝朓詩。皆平淡有思致。非後來詩人。休心闕目。瑯瑖者所爲也。老杜云。

陶謝不枝梧。風騷共推激。紫燕自超詣。翠駿誰剪剔。是也。大抵欲平淡。當自細麗中來。落其華芬。然後可造平淡之境。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。今之人多作拙易語。而自以爲平淡者。識者未嘗不絕倒也。梅聖俞和晏相云。因今適性情。稍欲到平淡。苦詩未圓熟。刺口劇菱芡。言到平淡處甚難也。所以贈杜挺之詩。有作詩無古今。欲造平淡難之句。李白詩。清水出芙蓉。天然去雕飾。平淡而到天然處則善矣。

按今之詩人者有兩種。其一則懶祭諸書。廣資剽剝。金碧耀耀。色澤濃厚。柔筋脆骨。不可以風。而詭其名曰吾學李義山之綺靡也。其一則矢口成吟。仰天而談。不知考究。不知練色。如田夫野老之謳歌。如牧豎村童之謠俗。安能登於大雅之堂乎。而文其過曰。吾學陶淵明之平淡也。卒之真僞難欺。適以自玷而已。必須絢爛之中。仍有理致。平淡之內。更見華腴。則可謂風人之旨矣。

△詩作歎逝之語

古人詩勉人行樂。未嘗不以日月迅速爲言。如謝惠連云。四節競闌候。六龍引頽機。沈約云。

馳曰轉祖龍。回星引奔月。陸機云。出西門。望天庭。陽谷既虛。崦嵫盈。逝者若斯。焉可停。司空圖云。女媧只解補青天。不解煎膠黏日月。孟郊云。生隨昏曉中。皆被日月驅。皆佳語也。至盧仝歎昨日詩。則曰上帝版版主何物。日車劫劫西河沒。自古聖賢無奈何。道行不得皆白骨。此等語六朝人皆喜爲之。聯篇累牘。觸處皆是。夫趙孟視蔭。識者譏其玩愒。然孔子曰。逝者如斯夫。不舍晝夜。蓋人情也。豈能已於言乎。

△詩之刻苦

作詩非刻苦。不易得佳句。淺率之子。矜其倚馬之才。始於筆染。終於紙盡。十指雨下。目光電速。耳食者。則目之爲才子。彼亦居之不疑。以爲李杜復生。亦莫我若也。不知相如雖遲。終勝枚臯。陳無已閉門索句。終成一家之詩。於以刻苦二字。誠爲作者之針砭。古人所謂吟安一個字。拈斷速莖鬚。句向夜深得。心從天外歸。吟成五字句。用破一生心。蟾蜍影裏清吟苦。舴艋舟中白髮生。觀此數句。可見古人得句之難矣。

按作詩有二弊。其一曰澀。汗顏亦目。含毫渺然。終日不得道一字者是也。其二曰滑。洋洋萬言。信手揮洒。取而讀之。都無好語者是也。二弊不去。其失惟均。

△百一詩

楚國先賢傳。言汝南應璩作百一詩。譏切時事。徧以示在事者。皆怪愕以爲應焚棄之。及觀文選所載。璩百一篇。略不及時事何邪。又觀郭茂倩體詩。載百一詩五篇。皆璩所作。首篇言馬子侯解音律。而以陌上桑爲鳳將雛。二篇。傷翳桑二老。無以葬妻子而已。無宣孟之德。可以闕其急。三篇言老人自知桑榆之景。斗酒自勞。不肯爲子孫積財。末篇。即文選所載是也。第四篇頗有諷諫。所謂苟欲娛耳目。快心樂腹腸。我躬不懼悅。安能慮死亡。此豈所謂應無焚棄之詩乎。

考此時曹爽事多違法。而璩爲爽長史。切諫其失。如此。所謂百一者。庶幾百分有一補於爽也。而爽卒不悟。以及於禍。或謂以百言爲一篇者。以字數而言也。或謂百者。數之終。一者

數之始。士有百行。終始如一者。以士行而言也。然皆穿鑿之說。何足論哉。後何遜亦有擬白一體。所謂靈輒困桑下。於陵食李蟠。其詩一百十字。恐出於或者之說。然瓊詩每篇字數。各不相同。第不過一百字耳。

△詩有言外之意

王守溪詩說曰。余讀詩至綠衣。燕燕。碩人。黍離等篇。有言外無窮之感。後世惟唐人或有此意。如薛王沉醉詩王醒。不涉譏刺。而譏刺之意。溢於言外。君向瀟湘我向秦。不言悵別。而悵別之意。溢於言外。凝碧池頭奏管絃。不言亡國。而亡國之痛。溢於言外。溪水悠悠春自來。不言懷友。而懷友之意。溢於言外。潮打空城寂寞回。不言興亡。而興亡之感。溢於言外。得詩人之旨矣。

按詩教溫柔。語貴於含蓄。而之貴說盡。若肆口詆謔。以洩其忿。號泣呼天。以鳴其哀。則不成爲詩矣。固宜怨而不怒。辯而不華。有絃外之音。有味外之味。斯爲得之。

△患難中之詩人

韻語陽秋曰。自古文人。雖在艱危困路之中。亦不忘於製述。蓋性之所嗜。雖鼎鑊在前。不恤也。况下於此者乎。李後主在圍城中。可謂危矣。猶作長短句。所謂櫻桃落盡春歸去。蝶翻金粉双飛。子規啼月小樓西。文未就而城破。蔡約之曾親見其遺稿。

東坡在獄中贈子由云。是處青山可埋骨。他年夜雨獨傷神。李白在獄中上書崔相云。賢相焚元氣。再欣海縣康。應念覆盆下。雪泣拜天光。猶有所訴。是皆出於不得已者。劉長卿在獄中非有所託訴也。而作詩云。斗間誰與看冤氣。盆下無由見太陽。一詩云。壯志猶憐成白髮。餘生猶待發青春。一詩云。治長空得罪。夷甫不言錢。又有獄中見畫佛詩。豈性之所嗜。則縲紲之苦。不能易雕章續句之樂歟。

余謂君子不幸而罹憂患。正當恐懼修省。端居深念。又必娛情文藝。搗華鬻藻乎。惟文人積習。至死不變。若非此則不能自了者。陳後主繼體守文。不思保固邦。家一旦大禍降臨。人民

塗炭。曾不足少動其心。而曼聲浩歌。爲淫麗妖艷之辭。真毫無心肝之人哉。至若張睢陽守城聞笛之詩。文信國過零丁洋詩。及正氣歌。哀音急節。千百世人讀之。猶爲之激節感慨。不能自己。是託浩然之氣以行者。與陳後主諸人。豈可同日語哉。

△用古事之法

古人有言。作詩用事。要如水中著鹽。飲食乃知鹽味。言食古貴乎能化也。少陵五更鼓角聲悲壯一聯。上用禰衡傳。下用東方朔之語。融冶無跡。夫誰能覺之。

又咫尺應須論萬里。用梁蕭文奐事。男兒既介冑一聯。用介冑之士不拜語。婦人在軍中用軍中。豈有女子乎語。又董文驥詩。河水東西流一聯。用宇文泰語。善用古者。字字有來歷。而字字無痕迹。是爲上品。

△詩與文選

杜少陵詩。喜用文選語。故宗武亦習之不置。所謂熟精文選理。休覓綵衣輕。又云呼婢取酒壺。續見誦文選。是也。唐朝有文選舉。而時君可見重。分別本以賜金城。書絹素以屬裴行儉是也。外史樹杲。載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。於此可見選舉。當時盛行。唐人之詩。雖號稱變古。然色澤明艷。聲調清麗。均由文選化出。凡極濃厚。極秀逸之處。非熟精文選理。其焉能哉。

學選詩而不得其至。不過輕倩浮豔。毫無風格而止。其雍容閒適之度。固依然在也。若專學宋詩。而蔑棄古法。則奇怪百出。動而爲笑。村謔里曲。去詩愈遠矣。可不戒哉。且狀物寫景。精微朗暢。三百篇後。繼之者。漢魏作家。名篇巨製。大半在文選。其體物也瀏亮。其緣情也綺靡。韻味色澤。尙有三百篇之遺意。豈可不加之意乎。

△詩 貴 超 脫

韻語陽秋曰。作詩貴彫琢。又畏有斧鑿痕。貴破的。又畏粘皮骨。此所以爲難。李商隱。柳詩云。動春何限葉。撼曉幾多枝。恨其有斧鑿痕也。石曼卿梅詩云。認桃無綠葉。辯杏有青枝。

恨其粘皮骨也。能脫此二病。始可與言詩矣。劉夢得稱白樂天詩云。郢人斤斲無痕迹。仙人衣裳棄刀尺。世人方欲內相從。行盡四維無處覓。若能如是。雖終日斲而鼻不傷。終日射而鵠必中。終日行於規矩之中。而其事未嘗滯也。

此二種乃家然之界限。率乎性情者。則失之於少文。過於雕琢者。必失之於粘滯。上古傳流之歌謠。長短錯落。而各有意致。所謂家籟是也。至於律詩試帖。不曰切題。則曰刻畫。不曰聲調。則曰色澤。遞至膠執繆戾。文意不屬。丹添金碧。生理毫無。詩章自詩章。性情曰性情。判若兩戒不亦謬乎。

△詩之洗鍊

珊瑚鈎詩話曰。精粗不可不擇也。不擇則龍蛇蛙蚓。往往相雜矣。瑕瑜不可不知也。不知則瓊杯玉笋。且多玷缺矣。於此可知作詩。不可無洗鍊之功。吾人與到落筆極才力之所至。騰穢沽及。自以爲所向無前。豈知塵類即伏於不經意之中。古人且然。何況吾輩。俊才且然。何論

中下。昔白傳之改詩。不留一字。而陳思王文章。亦樂受人摘謬得失寸心。所爭毫厘。可不慎哉。

△詩之氣象

一曰琢對。古詩律詩。均有對仗之處。古詩貴乎渾成。律詩則必須精恰。所以鑿采雕文。端在於此。偶一粗率。則詩之精采失矣。夫文章本於天成。而妙手偶然得之。徐徐引來。輕輕放落。得奇巧之機要。會大化之區畛。不必極意彫琢。自然合飛動之勢。吐綿渺之詞。此屬對之上者也。若夫抽黃對白。儷風月。偶雲霞。則三家之村。冬烘本事。難乎入於大雅堂之矣。

古人有言曰。寧粗勿弱。寧拙無巧。寧樸勿華。誠探本之言。矯辯之法。不可不知也。

二曰寫景。詩與畫神致相通。譬如王右丞畫思入神。山水平遠。雲勢石色。皆天機之所到。故能與造物相爲俶詭。惟詩亦然。形立而章就。聲發而文生。天地之間。無所不有。海嶽之幽奧。林泉之恢奇。草木之賁華。雲霞之雕色。偶觸於目。則會於心。發爲文章。皆足以金聲玉律也。

古人詩文。均可寫景。三百篇之後。若漢人之辭賦。楚人之風騷。皆善於形容。魏晉唐宋而後。詩篇日富。善寫景者亦日多。取天地山川。風雲星月之奇。納諸一律一絕之中。仰觀吐耀。俯察含章。有同畫工之妙。無待錦匠之奇。如謝玄暉之於宣城敬亭。陶靖節之於柴桑五柳。村少陵之入蜀。李太白之流夜郎。蘇東坡之滴瓊雷。韓昌黎之於衡山洞庭。皆峭險雄奇之文。恬適冲雅之性。絢染舒寫。奪造物之巧。伏面誦之。不啻宗炳之臥遊。宜乎好之者多也。

五日寫意。詩者。爲文事中極有情趣之物。可以怡性。可以解憂。故勞人必有歌。思婦必有詞。皆其摯寫懷抱。疏通心靈。中所有者。皆可達之於外。故曰寂然凝慮。思接千載。悄然動容。視通萬里。其哉意不可束縛。而必極其才思之所到也。世之作者。不難於詞。而難於意。何則。詞可乞靈於書籍。意必直出乎胸臆。若非疏淪五藏。深雪精神。抗志烟霄之上。發慮變化之中。何能舉動遠志。處處著我乎。李杜蘇陸。何稱以爲作者。以其能本乎古人之法。而寫其自己之意。登山則情滿於山。觀海則志溢於海。翻空冥以爲奇。扣寂寥以求音。非作手豈能然乎。

詩何惡乎五言八韻。非惡其對仗之不工也。聲調之不協也。以其中全古人之意。而不能自發其思也。彼好擬古體。而尠有新意者。其病亦在於此。欲矯此弊。惟有秉心養術。含章司契。使意完神足。斯爲得之。

六曰書事。詩文均可書事。春秋尙書。以及以廿史。皆書事者也。而不川韻語。不限字數。首尾易完神采易備。其勢然也。若夫以詩書事。比較甚難。太詳則近於廿史彈詞。有何意味。太略則觀者不解。作如不作。杜工部生當開元天寶之間。目擊亂離之狀。心有惻怛之情。如北征壯懷差村諸篇。新婚無家垂老諸別。皆據事直陳。涕泣而道。千百世之後。尙有爲傷心者。此書事之極則也。若白樂天元微之諸作。過於繁故亦難動人。李商隱。李長吉諸作。過於略。詞采雖豔。聲調雖哀。而首尾不具。前後錯雜。非用註解。何以能瞭。終非書事之止軌。若古詩孔雀東南飛。王世貞之袁江流鈴山岡。胡天游之烈女李三行。沉博絕麗。古色古香。悱惻動一人。淒涼感我。事多而語亦多。不得病其繁也。書事之法。大而國事。小而家事。一身之事。無不可書。惟在所以書之而已。

七曰用事。凡有韻藻之文。不能以直率出之。必須以古擬今。以前事擬現在。吾眼前之境。古人已經歷之。吾所作爲之事。古人已嘗爲之。是知古人之境。即我之境也。古人之事。即我之事也。吾援引而摘取之。既足以擴識。又足以示法。或明理以立體。或隱義以藏用。或斷決以象典。或昭晰以象離。行一物而數善備者。其惟用事乎。

用事之法。不難於記。而難於確。不難於博。而難於切。一部二十四史。從何說起。要須有倫有脊。不蔓不枝。恰如其分。而不涉浮泛。斯爲得之。

用事有二弊。書卷過少者。對於史學。一無所知。朝代世次。姓氏爵里。多不知別擇。故擬人不於其倫。牽引錯於事類。用事愈多。愈覺累贅。且徵書不能得其原處。他人用之爛熟。吾重復襲取之。非特近於剽賊。亦且毫無意味。此一弊也。

更有專用濫語辭典。好人之所惡。而收人之所棄。滿紙蕭索。令人寡歡。如請生客。一座爲之不快。求名轉以失奇。好奇終於不奇。此又一弊也。

八曰押韻。押韻之法。人皆能之。惟豐於才者。押至數百韻。仍字帖句妥。無絲毫牽強之處。

當於學者。則雖押四韻。亦呈偏促不安之態。雖假借通用。猶不能神完氣足。可知押韻之不易矣。學者豈可以輕心掉之乎。

要須平日讀書多。腹笥富。任如何用。均可化險爲平。化散爲整。如柱礎之堅牢。而句句有精神也。

九曰下字。或在腰。或在膝。或在足。均宜精思的當。如工部用養字。皇甫冉之用赴字。梁元帝之用犯字。東坡之用橫字。王半山之用双字。皆以一字而敵人千百也。

△詩之音節

木天禁語。曰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。四方偏氣之語。不相通曉。互相憎惡。惟中央漢音。四方可以風行。四方之人。皆喜於習說。蓋中原天地之中。得氣最正。聲音散布。各能相入。是以詩中。宜用中原之韻。則使官樣。凡押韻不可用啞韻。五支及二十四鹽啞韻也。

按詩之音節。乃詩中惟一之要素。一有不講。則如擊朽壤。如叩腐木。而詩之精采全失矣。

六朝唐人之詩。後人所以不及者。符采綺文。固所不逮。而音節腔調尤爲難能。故雖一短篇五古。一七言絕句。亦句清調逸。所謂逾唱逾高。去天三尺者也。宋以後之詩。往往別開生面。奇字僻典。新思生意。隨意闖入。故或累於氣。則抑鬱而不揚。或累於聲。則刺戾而不清。其詩之所以爲詩。全在乎應節合拍。否則七字一句。五字一句。究竟有何味乎。

△七言之妙處

一曰。聲響。如浮金之鐘。泗濱之磬。聲聞百里。滿無邊空是也。二曰。雄渾。天風海水。鳳毛鵬翼。極於無極。窮乎無窮者是也。三曰。鏗鏘。一唱三嘆。絃外餘音。引吭高歌。繞梁三日者是也。四曰。矯健。行氣如虹。運氣於筆。陵險犯難。無所噤齟者是也。五曰高遠。秋天間靜。翻乎派雲。白鷺橫斜。決背而沒者是也。

△五言之妙處

一曰。沈靜。物以貌求。心以理應。神與象通。而機與神會者是也。二曰。深遠。推之逾廣。不見其際。按之愈密。莫窮其量。雖萬塗之競萌。終一氣之貫注。雖針孔藕絲之中。不啻五百由旬之大者是也。三曰。細嫩。境貴蒼老。亦貴細嫩。春花秋實。兩不相妨。必如此乃能清新雋逸。疏秀華貴。隨所遇之不同。而所施之者亦異也。

△詩之締造

一曰。破題。或對景興起。或比起。或引事起。或就題起。必須突兀淋漓。如狂風之振海。如怪峯之落地。如猛獸奇鬼。號然而出。如柳暗花明。迤邐而見。此善於起者也。

二曰。領聯。或寫意或寫景。或書事用事。引証此聯。要結破題。玲玲如振玉。纍纍如累珠。既環挺而不脫。又上下而迴護。此善於承者也。

三曰。頸聯。或寫意。寫景。書事。用事。引証與前聯之。意相應相避。如神龍之夭矯。變化百出。如疾雷之破山。動蕩一瞬。此善於轉者也。

四曰結句。或就題結。或開一步。或繳前聯之意。或用事必放一句。作爲散場。言雖有盡。意則無盡。境雖有極。興則無極。如泛剡溪之棹。自去自回。如行武夷之山。愈轉愈妙。食蔗卅則漸入佳境。食薦菜則味得於回。正謂此也。

△詩之六關

一曰篇法。有以字論者。有以意論者。有以故事論者。有以血脉論者。

唐人李淑。有詩苑一書。今世罕傳。所述篇法。止有六格。不能盡律詩之變態。今人廣爲十。三。可以概括無遺。獨六十四卦之動。不出於八卦。八卦之生。不離奇偶。可謂神矣。曰曰屠龍絕藝。此法一洩。大道顯然。

一曰。一字血脉。

二曰。二字貫穿。

三曰。三字棟梁。

- 四日。數字連序。
- 五日。中斷。
- 六日。鈎鎖連環。
- 七日。順流直下。
- 八日。雙拋。
- 九日。單拋。
- 十一日。內剝。
- 十二日。外剝。
- 十三日。前散。
- 十四日。後散。

五言長古篇法。

- 一日。分段。

二日。過詠。

三日。回照。

四日。讀歎。

七言長古篇法。

一日。分段。

二日。過段。

三日。突兀。

四日。字貫。

五日。讀嘆。

六日。再起。

七日。歸題。

八日。送尾。

五言短古篇法。

辭簡意味長。不可明白說盡。必含蓄有餘味。

七言短古篇法。

辭明意盡。與五言相反。

樂府篇法。

一。反本題結。

二。含蓄不發結。

絕句篇法。

一。首句起。

二。次句起。

三。第三句起。

四。肩對。

五。問對。

六。順對。

七。藏詠。

八。中斷別意。

九。四句兩解。

十。曰借喻。

二曰。句法。專講詩句造成之法。

一曰。問答。

二曰。當對。

三曰。上三下四。

四曰。上四下三。

五曰。上應下呼。

六日。上呼下應。

七日。行雲流水。

八日。顛倒錯亂。

九日。言倒理順。

十日。議論語。

十一日。兩句成一句。

三日。字法。

事文類件事多不可用。以多宋事也。又不可用俚語偏方之言。宜摘史記。前後漢。新唐。晉書等字樣。集成聯對。

四日氣象。

一日。輪苑。

二日。輦轂。

三曰。山林。

四曰。出世。

五曰。偈頌。

六曰。神仙。

七曰。儒先。

八曰。江湖。

九曰。閭閻。

十曰。末學。

五曰家數。

一曰。三百篇。

二曰。離騷。

三曰。選詩。

四日。太白。

五日。韓杜。

六日。陶韋。

七日。孟郊。

八日。王維。

九日。李商隱。

十日。蘇陸。

六日。音節。

一日。明。

二日。暗。

三日。起句。如實叙。狀景。問答。反題故事。弔古。傷今。頌美。時序。客愁。感歎。

四日。結句。如祝頌。勸戒。自感。自愛。問信。寄憶。寄書。寄詩。相思。兵戈。我亦。

懷古。故事。欣懽。景燕。激烈。何年遊。何由往。那可再。何日歸。

以上諸例。載於木天禁語。必須博學深造。始能究其奇而探其要焉。故曰謹之慎之。不可妄授。蓋苟非其人。則道不虛行也。

△詩之下品

一曰。誇富耀貴。

二曰。傷亡悼屈。

△詩之多寡

人所多言。我寡言之。人所難言。我易言之。則自然不俗矣。

△詩之四事

一日。結體。

二日。命意。

三日。鍊句。

四日。用字。

△詩之六體

元人楊載謂詩有六體。其說比司空圖互有出入。而得其要微。故亦不可廢也。

一曰雄渾。世之爲詩者。往往溺於華詞。而不知剪裁。繁其徵引。而不見氣力。桓譚文家各有所慕。或好浮華而不知實核。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。陳思亦云。世之作者。或好煩文博采。深沉其音者。或好離言辯白。分析毫釐者。所習不同。所務各異。言勢殊也。

是知文采萎靡之弊。自六朝以來。愈趨愈甚。不獨文爲然。即詩亦無不然。李杜諸公。所以起而振之。以矯八代之弊者。不外雄渾二字而已。故慷慨壯言。而不專取悅澤。激昂厲氣。能

窮剛柔之勢。執正以御奇。博文而約理。於是詩之能事畢矣。故司空詩品首章即以雄渾立篇。良以作詩者。必先得此二字。以立其本。然後總橫揮霍。無所施而不可矣。

二曰悲壯。詩可以見人性情。剛柔緩急。仁暴雅俗之別。無不羣分類聚。呈露於行間字裏。雖契合相參。節文互雜。而心中之真意。終一毫莫能蔽蓋也。三百篇之有秦風。屈原之有離騷。或發揮忠愛之詞。或激揚強毅之志。驚才風逸。壯志烟高。鏘籥之奏。金石之聲。固可以使頑夫廉。懦夫有立志也。吾人當行軍用兵。遠別傷離之時。意氣飛動。情辭鬱勃。每有所作。則悲涼激壯之意。溢於筆端。此亦不期其然而然者也。

三曰平淡。此類之作。必素心之人。回志元祺。掃嚼道味。沛然而有得於中。此中真意。非俗人所能知。亦不可與人道。惟有微吟抱膝。風雨一廬。松菊故園。遠於世囂。如吾家靖節之隱於五條柳。宏景之隱於三層樓。抗心於太初之際。寄意於琴樽之間。出於尋常哀樂好惡之外。偶然意之所往。興之所往。往道義皇上人之言。作天際真人之想。悠悠俗士。何足知其旨趣哉。

四曰蒼古。詩之氣體不同。而色澤亦異。要須相題爲之而已。骨鯁之所樹。肌膚之所附。取

材既非一端。錯采安能一致。彼夫文繁理富。聲清句響。綺靡而朗麗。耀豔而深華。如五色之相宣。如八音之迭奏。亦何嘗不佳。彼六朝及四傑。義山西崑之屬。後人學之不至。不失於佻巧。則失於萎賸。雕琢太過必傷本質。塗飾之餘。亡其面目。是不可知也。夫文章之鮮豔者。本出天然。淥水芙蓉。何須雕飾。若學之不濟。而廣誇獵祭。必有堆疊斧鑿之痕。欲去此弊。惟有裁縮緞鍊。而返之於古樸。此種境界。惟文人多壽者足以知之。彼年少氣盛之前代已過。馳驚揮霍之爲已厭。則憑軾以弭節。懸轡以馭馬。情真語摯。言簡意深。必不復乞靈長卿。假手子淵往獵艷詞。而不推求道義也。此種境界。考其成績。則可謂之蒼古。華詞之士。富於萬篇。初讀之則炫煌溢目。尋味之。則欠伸魚脫於以知徒詞不可以爲詩。徒麗不足以感人。必有至理真意。乃能傳之久遠。此詩之所以貴於蒼古也。

五曰。沉著痛快。詩何爲而作也。非以遣時日。非以爲觀美。所以從容率情。申寫鬱滯也。故胸中有意。口不能達。則心必不快。口中有意。筆不能寫。則詩必不佳。明乎此則沉著痛快之詩。自不可少也。雖然。亦有難言者。詩與言語。迥不相同。同是一意。以言語達之則易。

以詩句達之則難。何也。言語矢口而出。比附於事。縱橫捭闔。無不如志焉。詩章則不然。既限之以韻脚。又錮之以平仄。對仗則須徵典。抒寫則須閒雅。種種障礙。而原有之精意失矣。必有元解之宰。燭照之匠。聲律既熟。平仄惟吾所用。典故已備。敷設任吾所施。文不害辭。辭不害意。思之所至。筆則能隨。意之所是。章則立就。翻空則窮乎神奇。徵實則極乎物類。天地萬物皆爲吾心鑿之助也。又何滯碍之有哉。

樂天東坡放翁諸人之詩。不襲古人之面目。而發揮一己之精神。今日讀之。真得我心之所同然。心所欲言。口所不能言者。彼已一一代吾言之。亦有老死盡氣。萬想不到者。而彼已脫口以出之。即其詩以求吾意。何嘗不然。不禁拍案擊節。此之謂痛快。

惟詩若純粹照此法作去。則萬塗競萌。規矩虛位。語必鄙俚。詞涉淺俗。久而不治。則去風雅必日遠。與山歌里曲。村人之謠。又何以異哉。是不可不謀補救之法也。其法云何。厥爲沉著。少陵之詩。即以沉著名於世者。觀其古今各體。一首有一首之意。一時有一時之境。然必詠嘆以出之。慷慨以歌之。何嘗以淺率之筆。囿乎其中哉。惟沉則不浮。則不浮。惟著則不蕩。

語語警切。字字生動。此其所以爲詩之聖也。

六曰。優游不迫。詩之工拙。不必於字句求之。正可於氣象觀之。才思拙鈍者。往往含筆腐毫。輟翰驚夢。思枯而晦。安望其優游不迫乎。而其氣象又焉足觀乎。若夫矜才使氣之流。專以乘人門捷爲樂。憤盈拂鬱。劍拔弩張。悻悻然。爲小人之怒。喧喧然。讙而騰其輔頰。亦未見其可也。惟有閒靜之士。中懷淡泊。與世無營。娛其視聽。輔以神明。洗竹巡花。迎涼候暖。黃蘆苦竹之吟。碧草綠波之賦。觸古事而蒼涼。極天趣之所到。元蟬涼雁。助吾心聲。澗碧山紅。生吾神采。若爾人者。方且與造物者爲一。優遊委縱。何慮何營。宜其氣象。加入一等。

△詩之矯俗

一曰俗意。詩之清新。必以意爲主。有清新之意。然彼有清新之詞。彼夫崇朝賦騷。應詔成賦。援筆如口誦。酒翰疑宿構者。皆其心之超然。有以行文而述理也。世俗之人。心計不出米鹽。足迹僅及鄉曲。所羨慕者勢位富厚。所求者。子女玉帛。其用心不出有數端以外。而望其思

出風雲。意凝冰雪。不亦難乎。欲作好詩。必先去俗意。秉心養術。既得其法。則司契含章。亦必入於妙矣。至於塵穢污濁。齟字鬼瓊之字既除。則心胸磊落。皎然與日月爭光矣。

二曰俗字。何謂俗字。堆疊重沓。累瓦結繩。既無精義。又涉駢枝。而陳陳相因。塗塗遞附者也。故善爲詩者。對此必加簡擇。可以用則用。不可以用。則必曲爲避之。所謂通變之術者。此而已矣。

六一先生。作雪詩。謂之禁體。謂之白戰。如玉瓊瑤等字。均須禁用。亦避俗人一法耳。若在今日。用字更宜精緻。非特市井諺語。不宜闖入。卽一切過生之字。書之費力。講之費解者。亦不可多用。此等之字。汰除淨盡。則典而廣。麗而雅。炳焉與三代同風矣。

三曰俗語。文言與俗語。其用則同其所以用則不同。一切覺世之作。記事之章。若取其記實。取其易解。則不妨加入俗語。至於詩歌。情理設位。要必有文采行乎其中。而後色淨體堅。生人愛好。三百篇中。國風雅頌。爲體不一。雅頌荐諸郊廟。固宜典重喬皇。國風專誌風俗。何妨闖入里諺。而闕唯以降。篇々典雅。并無俗語。雖桑間濮上。男女相悅之辭。亦清麗委婉。

無一毫淫媮穢褻之態。嗚呼此其所以爲千古之至文也。乃宋元以來。作詩者。體態迭變。人就新奇。以爲不如是則無以軒露自己之面目。奇之已極。無以復加。乃放棄風雅。專學淫俗。以爲如是。方可以家誦戶紉。戶祝百世也。波流所極。不勝其弊。邈至淫靡之聲。侏離之語。相間而奏。不特人心風俗受其影響。而先民矩矱。亦恐因之而敗。可不懼哉。至於不用僻怪之字。不作槎枒之語。專講性靈。動合自然。則另一種說法。而不在此例焉。

四曰。韻俗同一韻也。雅人用之則雅。俗人用之則俗。此不可不究者也。古不教歌。先揆以法。疾呼中宮。徐呼中徵。有抗喉矯舌之法。有攢唇激齒之異。所以推敲而澄煉之者。無所不至。故咀石含金。憂玉協聲。而無粗厲猛起之誚也。故双聲叠韻之說。浮聲切響之用。非常繁密。今人不達此意。遂新趣異。而文病於吃。喉唇糾紛而詩。病於啞。不可不知也。

△詩之十戒

一曰。硬碍人口。管子曰。止怒莫如詩。詩所以止怒者。以其可歌可泣。綿靡悠揚。聽之者神

移。而味之者無窮也。故以楚靈王之暴戾。聞祈招之詩。而寢不寐。飢不食者數日。以高祖之暴抗。歌大風之詩。而慷慨泣下。問其何以如此。以詩主和聲。所以爲之感動也。後之作者。往往營於此義。或鈎章棘句。以炫其新奇。或摺古競今。以側乎詭趣。長句多至十餘字。長篇多至六七百韻。讀之刺口。悟之棘心。何如辭直理暢。切理鑿心之爲妙乎。

二曰陳爛不新。此種流弊。人人易犯。讀書既少。腹笥空虛。思索既窮。隨意敷衍。或因時問過促。不能徵典求書。或因題意太狹。不能比附切當。不得已而憑虛蹈空。湊泊杜撰。以足成一章。勉強塞責。此豈有意爲之哉。蓋不得不然也。矯之之法。遇題非有特別精思。則不苟作。非有相當典實。則不輕用。慎重將事。此弊庶幾可免矣。

三曰。差錯不貫。前人評李長吉之詩曰。稍加以理。可以奴僕命騷。蓋以長吉之詩。未嘗不工。而差錯不貫。亦其所短。萬事成敗。罔不有理。文章工拙。何獨不然。世之爲詩者。大概有兩種。其一過於曲謹。穿鑿拘泥。既無奇傑之意。又無卓犖之詞。一味談理。令人思臥。此所謂不及者也。又有一種。大言不慚。不知設情位體。不知酌事取類。首尾既不圓合。隸事更

無條貫。游心竄句。野馬無繮。此所謂太過者也。均可謂之差錯不貫。

四曰直置不宛。孔子嘗曰。情欲信。辭欲巧。巧者何也。宛轉委曲。不相乖舛之謂也。直情徑行。君子斥爲戎狄之道。禮既如此。詩亦宜然。同一典故。巧手用之。則渾合天成。不露斧鑿之痕。拙手爲之。則牽強支離。毫無熨帖之致。此中大須費斟酌也。白類書大興。便於獮祭。苟限以時間。則無不可尋覓之典。然生吞活剝。直置不宛。毫無生動之態。亦不可不戒也。

五曰。妄誕事不實。人之才性異區。心術別囿。故有誠實虛誕之不同。或謂詩者。貴有密託。傲儻不羈。鋒發洶流。安能每事皆真乎。不知詩者陶淑志趣。啓發心靈。關係極重。文潔体清者。謂之上乘。理俊辭溢者。謂之弔詭。此中消息。豈容不辯。古之記事者。血流漂杵。見讖於孟子。積甲與熊耳山齊。取笑於後世。天下虛誕之言。雖在於經之中。猶不能免於訾議。何況詩人。可不思轉自圓。推求實際乎。

六曰。綺靡不典重。綺靡者。爲文章之要術。譬之於水。尙有淪漪。方之於木。豈無華蔓。烏之吉光片羽。獸之炳蔚凝姿。必如是。而後能自別於凡品。從來詩人。辯雕萬物。藻飾言辭。

爲無上之妙法。然流波所極。往往太過。不顧事理。不查性情。惟知聯詞結采。以炫其博雅。遜至淫麗煩濫。喧嘩駭耳。毫無深秀典雅之致。安能勃然當於人心。輕佻纖巧者。眞詩家之大忌也。

七日蹈襲不識使。邱邠學步。未能學其國步。而轉以失其故步。此卽所謂蹈襲不識使也。夫古今文章已多矣。一典故。一事實。而千百人用之。安能不相襲。雖然無害也。一人有一人之境地。一人有一人之時代。典事雖同。用之者確迥乎不同。則無害也。惟有一種妄人。專喜模擬。專喜套調。人哭亦哭。人笑亦笑。問其所以然之故。則懵然而不解。譬如一種器物。人使之我亦使之。問其用途。則曰我不知也。有道之士。固如是乎哉。

八日濁穢不清新。應飯塗羹。所以取憎於人者何也。以其濁穢。因於鼻而棘於口。故不能強飲而強食也。惟詩亦然。命意措辭。選聲鍊色。宜時時洗滌。俾其蕪雜穢累之處。一掃而空。則淥水芙蓉。江濯美錦。無以喻其鮮新。仙露明珠。精金美玉。無以擬其純潔。是詩篇之上者也。否則飾羽尙畫。文繡鑿稅。離本質既遠。則必致於訛濫。吾人不但自治其詩。當宗此術。

即證品前修之文。臧否當時之才。亦可以此爲衡也。

九曰砌合不純粹。體扶質以立幹。文垂條而結繁。言有體而後有文。猶有皮而後有毛也。故振葉者韋根。沿波者討源。理勢如此。無論何種作法。不能出此矩矱以外。吾人爲詩。不能白描白戰。言無枝葉。必須割情抑采。籠圈條貫。圖風勢而攝神性。閱譬字而苞會通。使機杼圓熟。神思暢王。乃爲上品。否則一意砌合。毫無條貫。語語相刺謬。字字相反戾。安可達意。安可抒情。又安能天精天粹。盡倫盡制哉。

十曰徘徊而劣弱。剛健中正爲人生之美德。至大至剛。乃浩然之正氣。人既如是。文亦宜然。彼逸才之爽迅。精思之纖密。冰雪淨其聰明。雷霆走其精銳。每一落筆。方且驚風雨而泣鬼神。豈能奄然無氣乎。惟淺學之子。中無所有。而勉強支駕。捉襟見肘。窘態可憐。如貧兒與陶頓遊。事事矜其豪爽。而心終不能自安。劣弱之狀。不知不覺流露於外。決不能自蓋者也。存養未至。而慕才士之作。其窘態。

△詩之十難

一曰造理。作詩之法。辭令華采。夫人而能。要須多讀書。多講貫。磊落造琅玕之圃。焜燿

入綺錦之肆。自然膏溢於筆。文呈於言矣。然古人之文。今人用之。面目既古人之面目。精神亦古人之精神。優孟衣冠之誦。云何能免。故善爲詩者。必須造理。心有所會。則達之於詞。意之所到。則命之於筆。務使涯度幽遠。搜選詭麗。竭才而鑽神。憂々而獨造。不爲古法所束縛。而格乎當前之事理。如是乃可稱一代之文人。而無依榜門戶之誦矣。

二曰精神。詩之所以字甲新意。而雕鏤奇詞何也。以精神爲之作用也。肌豐力沉。軒翥不遠。此所以誦乎羣翟。翰飛戾天。橫絕太空。所以貴乎鳳隼。惟詩亦然。有長篇大股。文繁理富。而讀之者沉沉欲睡。此文有餘而神不足也。亦有寥寥數語。鬚眉生動。令人讀之。惟恐其卷之盡何也。文雖不多。而精神則暢王也。學者可以知所悟矣。李杜蘇陸之詩。何以獨高千古。其思理。人皆有之。其文辭人亦有之。所以踔厲風發而不可及者。惟精神一端而已。

三曰高古。詩之大病。厥惟俗字。故俗意俗韻俗語。均宜屏絕。不容相雜。有一於是。則振采失鮮。負聲無力。安望其剛健充實。輝光日新乎。雖然。高古二字。當求之於實。不當求之於名。當求之於精神。不當求之於字句。彼庸妄巨子。希通恭大。所以綴慮裁篇者。專取生字

生意。藉以炫奇立異。甚有倡爲異說。謂非秦漢以前之書不觀。非秦漢以前典故不用。作劇自縛。爲法自斃。尋生活於牛角之中。其氣力等強弩之末。庸何益乎。再有不能自作。專事模擬。擬騷擬選。滿紙陳言。既無寄託。又無寓意。傷往悼來。嗟離怨戎。是漢魏至今。等於一歲之中。一日之內。一人之情也。若以此爲高古。則自是漢魏人之高古。與吾曹何與哉。必須抗志洗心。不雜塵俗。驅役百世。不鋼心靈。乃庶幾可趨入正軌也。

四曰風流。詩章之所以可愛。令人諷誦不輟者。以有此二字。有以深入於人也。故詩總六義。風冠五首。斯乃化感之本源。而志氣之符契。味者不察。竟以風流二字。非名之善者。以爲與淫辭豔曲爲近。每一落筆。則以之爲厲戒。遯至呆板平衍。雖鎔鑄經典之範。翔集子史之術。而振藻不鮮。陳義無味。若朽木枯株。必無生氣。木藏塵飯。必無至味。理則然矣。更有誤會此二字之意者。以爲必有探繭贈芍之事。桑間濮上之行。然後始可謂之風流。於是專心浮薄。棄位而妓。以爲窈深婉曲。非此不達。眉語心盟。非此不諧。詩之未工。而行亦先墮矣。豈不大可惜哉。不知真正能詩者。何嘗在此。仍在乎學問德性之符。文章經濟之實。大而風土山川。

細而名物象數。皆須一一通達。然後發爲詩文。不見竭蹶之態。而有蘊藉之懷。即如東坡先生。固有道之士也。氣節忠誠。百世所欽而發爲詩歌。風流跌宕。方知天下之名士。固有真也。

五曰典麗。此爲詩文之正宗。自來作者。難以兼長。或義華而聲悴。或理拙而文澤。左支右絀。一望而知非通才。真正能詩文者。精慮周思。練辭研術。既控引於情源。又圓鑿乎區宇。無用而非典。無所爲而非麗。取前脩之事。加以裁製。古人之言。加以引伸。則周密詳核。天衣無縫。義味騰躍而生。辭采芊綿而發。既借巧於儻來。又裁割於適當。則一切鑿語調言。何從而至。浮聲泛響。何從而起乎。真所謂數逢其吉。機入其巧者也。

六曰質幹。陸機文賦曰。體扶質以立幹。蓋詩之有質幹。猶人之有骨格也。骨格清奇。雖若若植馨。未足爲病。骨格萎憊。雖角犀豐盈。亦非壽相。此不可不知也。詩之質幹何在。內而性情。外而學識。沿隱至顯。由裏至表。其說未始有爽。性情純正者。得天既全。戴凝淳道。發爲言論。自然藹如。如屈軼之草。如觸邪之羊。如威鳳之初鳴。如祥麟之特出。其氣象自與他物不同。正必矜矜然美其羽毛。而駭其形狀也。至於學識。尤爲饋貧之糧。起衰之藥。凡作

詩無論序性情。詠景物。非學不能知之。非識不能斷之。未有絕學捐書。穴冢之見。而能學詩者也。吾人未作之前。當先研詠詩書。精熟史乘。古人成敗之故。無不知之。歷代興亡之迹。無不詳之。以及虫魚箋註。道里風土。金石碑板之學。皆宜涉獵。然後每遇一題。可以深知其義。元元本本。殫見洽聞。滔滔汨汨。窮源竟委。此既所謂詩之質幹也。然知此而後可與言詩。

七日體裁。詩之爲體。各有不同。所以作成之法。亦不無差異。故云詩不可鑿空強作。必待境而生。則自然工麗。或感古懷今。或傷今思古。或因事說景。或因物寄意。凡作一題。須自斟酌。或騷或選。或唐或江西。騷不可雜以選。選不可雜以唐。唐不可雜以江西。須要首尾渾全。不可一句似騷。一句似選。蓋體裁不一。要須相題而爲之。體裁貴純。不可雜亂而雜之。故鋪叙必正。波瀾必闊。用意必深。琢句必雅。下字必響。裁篇必長短適稱。此一定之法也。

八曰勁健。凡作詩風骨必遒。氣力必足。詞意必精純。采色必奮發。故曰結言端直。文骨成焉。意氣駿爽。文風清焉。蓋如是而後析辭能精。述情能顯。捶字堅而不可移。結響清而莫能滯也。世之賦者。往往不立風格。不講氣體。而惟求對仗之工穩。文采之豔逸。宜乎瘠義肥辭。

繁雜失統。如人一身豐肉。而骨幹荏弱。當六月溽暑之際。行九衢雲擾之間。豈能無奄忽儂仆之患乎。惟詩亦然。柔脆無骨。索莫乏氣。而欲挹風揚雅。揭采呈鮮。不亦難乎。此其弊。必當濟之以勁健。務使體氣高妙。風格挺拔。騰風颺之奇氣。揚金石之宏聲。則積弱之患。可一掃而空之矣。

九曰耿介。詩文之道。以之自適則可。以之悅人則謬。此中分際。從古以爲嚴。彼習華隨侈。流遁忘反者流。往往以詩章爲倖佞之具。上詩上書。工於取悅。稱揚功德。誇頌勳業。連篇累牘。何許子不憚煩乎。要知楊子雲。覃思太玄。學可謂博矣。而一作美新之文。後世齒冷。韓昌黎屏斥佛老。文起八代之衰。功可謂偉矣。而三上宰相之書。至今不免譏議。是何也。以其文無耿介之操也。吾儕之學識。去楊韓二公遠甚。至於臨文。不學其長。專效其短。寧可謂善學者乎。吾人既知此義。則關於應酬之詩。必當以少作爲妙。遇不得已之時。亦必視所投贈之人。可以當吾誇譽與否。如其克堪。則吾亦不失爲耿介也。

十曰淒切。從來論詩者。多曰。歡娛之辭難工。愁苦之言易好。蓋人之性情。當意得志滿之

際。則有俯視一切之概。所謂內倉者。未能遠謀。飲食醉飽之餘。誰能考求弊病。滌洗疵累乎。宜乎其詩之難工也。

至於悲苦抑鬱之境。人當此時。窮無復之。勢不得不收視反聽於至靜至微之際。思人毫芒。心通冥漠。烏往而不工乎。心懷懷以懷霜雪。詞哀哀而感頑豔。亦即淒切之謂也。

△詩格

范德機詩學禁齋所載詩格甚多。茲述其略。

一 頌中有諷格。引例爲中秋禁直一首。

第一聯上句言宮中之景。下句自叙玉堂夜直。作詔此時方畢。第二聯言宮中之景。應第二句。第三聯序已之榮遇。遭迹。以應第二句。第四聯言陳后廢處長門宮。聞相如善賦。以千金與相如爲賦。以諷天子。武帝悟。后將還位。起聯歸宿在此。以見今日之榮遇。長卿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。

按詩純乎頌。則近於誇諛非風人之旨。故必加以勉勸責望之辭。乃爲有益。

二美中有刺格。引例爲上裴晉公。

第二聯上叙尊任之隆。下句叙元勳之建。皆應第一聯二句。第三聯上句亦是應第一句。第四聯是刺朝廷不用老臣。下句見唐衰氣象。

按人之事功學識。未有純全無缺。毫無可議者。故須美其優長。而諷其不足。則人之真。轉而愈見。

三先問後答格。引例爲三月三日泛舟。

初聯上句言江南之烟景。是一篇之主意。復如何。問之之詞。問道乃答之之詞。次聯應第一句烟景之態。三聯應第二句。末聯結上歡樂無窮。烟景已晚。有俯仰興懷之寓。

按之問答。如人對面相語。鬚眉畢現。譬歎宛然。極有飛動之致。

四感今懷古格。引例爲憶遊天台寄道流。

初聯上句。是起下五句之意。下句及次聯三聯。形容天台之景。結尾上句。是憶之意。下句

指道流而言。

按詠懷古蹟。大半宜用此格。仰俯嘆喟。有以天地爲一朝。古今僞須臾之概。

五一句造意格。引例爲子初郊墅。

初聯上句以與下句。而下句乃一句之主意。第二聯三聯。皆言郊墅之景。末聯結句羨郊墅之美。亦欲卜憐于其間。有悠然源泉之意。此乃詩家最妙之機也。

按以一句爲一章之主體。其他隨意吐說。終不能吐出此一句之外。則此一句所造之意。寧可不慎乎。

六兩句立意格引例爲寫意。

初聯上句起第二句。第二句起頸聯。蓋頷聯是應第一句。頸聯是應第二句。結尾是總結上六句。思之切感之深。得乎性情之正也。

按以兩句立意。相輔而行。比一句造意。微覺寬綽。惟在所以運用之耳。

七物外寄。意格引例爲感事。

初聯首言是非之悟。以詩爲言。則他事可知。此唐人一種元解。次聯言氣象闊雜行樂無人相似。不與上聯相接。似若散綬。然詩之進退。正在裡許。頸聯言關中自得。與物忘機。宰相之量也。結尾言進退在君。自任者。不可不重。八句之意。皆出言外。

按詩之妙處正在乎此。徒言物則太滯。必物外有意。則可以耐人思索。而尋味無窮也。

八雅意詠物格。引例爲答羣公屬和。

初聯上句是自叙。下句入題。次聯二句皆承第二句頸聯。形容馬之馴服。末聯上句應草元。下句半應丞相。半應草玄。起結二句。皆美丞。相好士也。

按詠物之詩。不難於切。而難於雅。冬烘學究。亦能詠物。而與文虎燈謎無異。故君子恥之。九一字貫篇格。引例爲思夫。

初聯守字貫篇。次聯頸聯。思夫之切。守寂寥之氣象。淚之落。髮之凋。守之切。而情之至。次聯撫時已邁望車音之不至。與君臣會合之難。而臣之望其君之恩光。爲何如也。

按此格以一字。爲一篇之主體。愈衍愈妙。愈索愈深。川字不貴乎多。而貴乎精當也。

十起聯應照格。引例爲洛水。

初聯目洛水之濺短簑。遂起惆悵之情。次聯承惆悵。頸聯承初句。落聯自洛水起休官之興。因濺短簑起把漁竿之懷。此可見起聯應照之妙也。

按一起即與全篇有關係。有照應。是乃可謂之善起。否則一句一意。而全篇支離散漫矣。
十一一意格。引例爲江陵道中。

起聯以古今言之。有感慨奮厲之意。次聯以景物而言。頸聯見勝槩之無窮。落聯言神廟見古之名臣。隨世立功而廟食。嘆今人何如哉。一句生一句。而全篇旨趣。如行雲流水。篇終激厲。按一首律詩。有多至五六意者。此格則以一意爲主。千流萬轉。不出其宗。氣象正鬱勃可觀也。
十二雄偉不常格。引例爲送源中丞赴新羅國。

初句以殊方指新羅也。只起句說盡題目。第二句明其以中丞奉使。無復遺缺。此是妙手。頌聯應第一句。頸聯言殊方之景。落雨聯露者。天子之澤也。酒之一字。又見恩澤。被於殊方也。氣象宏麗。節奏高古。實雄偉不常也。

按律詩以寥寥數十字。抒情寫景。博大豐昌。非具有雄奇卓犖之筆。訣不能辦。是知必有非常之人。然後有非常之詩也。

十三想像高唐格。引例詩爲楚宮。

初般言重逢。又言重簾。益彷彿音塵之意也。二聯三聯是才情。前聯述王昌故事。其意深矣。按詩人風情綺懷。忍俊不禁。則時時託之於美人香草。亦關唯好色而不淫之意。

十四撫景寓歎格。引例爲惜春詩。

初聯痛惜韶華。以酒自遣。領聯有歸人二字。響乃句中之眼。詳味有無窮之意。頸聯上句言芳時往矣。不可再得。下言古人一去。不可再見。作詩必如此。方爲警策。方爲妙手。末聯上句。託物起興。以鳥之如此。猶且有厚意而復至。何人情炎涼。勢去則散。翟公書門之意也。承上句古人不見。乃感古懷今之意。按人之喟歎。無從而從。對景俯仰。則感慨者深矣。

十五。專叙已情格。引例爲仲春寫懷。

初聯上句言好詩之早。下句言好詩之苦。領聯上句承上句。下句又言嗜吟之苦。頸聯形容苦

吟之景。以已苦吟。此沈彤之苦吟亦如此。

按作詩本所以發抒自己性情。以表見自己之抱負者也。故此格爲之者多。

△詩句中之字眼

詩法家數曰。詩句中有字眼。兩眼者妙。三眼者非。且二聯用連綿字。不可一般。中腰虛活字。亦須迴避。五言字眼。多在第三。或第二字。或第四字。或第五字。一字眼在第三字者如鼓角悲荒塞。星河落曉山。悲字可以見邊塞之荒涼。落字可以見天光之將曙。如江蓮搖白羽。天棘蔓青絲。搖字以形容江風。蔓字以形容野地。如竹光團野色。含影漾江流。團字可以見青蒼空濛之色。漾字可以見流水活活之狀。以一字之形容點染。便爲神品。

二字眼在第二字者如屏開金孔雀。梅隱繡芙蓉。開字可見翠羽閃爍之狀。隱字可見美錦絢爛之質。如碧知湖外草。紅見海東雲。知字從遠想像。見字從空瞥見。如坐對賢人酒。門聽長者車。對字眼前。聽字門外也。

三字眼在第五字者。如兩行秦樹直。萬點蜀山尖。直可見樹之多。尖可見山之高。如香霧雲鬢濕。清輝玉臂寒。濕者露華也。寒者月色也。如市橋官柳細。江路野梅香。細以狀柳絲之軟。香以狀梅花之可悅。

四字眼在第二五字者。如地坼江帆穩。天清木葉聞。天清無風。而微聞木葉之聲。地坼成崖。而遙見江帆之穩也。如野潤烟光薄。沙喧日色遲。因烟濛之輕。而覺林野俱潤。因沙岸之晴。而覺日光甚緩也。如楚設關河險。吳喬水府寬。言楚多山。而吳多水也。

△各體詩之要法

詩法家數目。凡作古詩。體格句法。俱要參古。且先立大意。鋪叙既定。然後下筆。則文脈貫通。意無斷續。整然可觀。

按此言凡作詩。必先立意者。猶樹之有根。辭者猶樹之有枝葉也。意之未定。即率爾操觚。則徒能押韻而已。泛兮其可左右。悠然其無定局。如醫者之失相。悵悵乎其何之。雖千言萬語。

仍與本意無關。故學者必先立意。

至於古詩所以異於五七律者。非徒聲調頓挫。迥不相同。一切命意遣詞。皆須選用古藻。浮豔濫色。一掃而空。如古琴與琵琶。固天然有雅俗之別。豈容不辯乎。色取其蒼秀。詞取其古樸。斯爲得之。

五言古詩。或興起。或比起。或賦起。須要寓意深遠。託詞溫厚。反復優游。雍容不迫。或感古懷今。或懷人傷已。或瀟洒閒適。寫景要雅淡。推人心之至情。寄感慨之微意。悲愴含蓄而不傷。美刺婉曲而不露。要有三百篇之遺意。方是。觀漢魏古詩。藹然有感動人處。如古詩十九首皆當玩味熟讀。自見其趣。

按五言古詩。其起最早。漢魏之詩。惟此體而已。亦能森羅萬有。畢達羣情。閒適淡雅。無微不至。豈非詩章之上品。惟此體爲之甚易。求之實難。不拘平仄。不用對仗。格調甚寬。得不得謂之易乎。局度從容。含吐風雅。得不謂之難乎。學者思其艱。以圖其易。則庶幾矣。

七言古詩。要鋪叙。要有開合。有風度。要迢遞險怪。雄俊鏗鏘。忌庸俗軟腐。須是波瀾開合。

如江海之波。一波未平。一波又起。又如兵家之陣。方以爲止。又復爲奇。忽復是正。出入變化。不可紀極。備此法者。惟李杜也。

按五言貴淡雅。必有風神。七言貴雄厚。必有氣力。作法不同如此。

絕句之法。要委曲回環。刪蕪就簡。句絕而意不絕。以第三句爲主。而第四句發之。有實接。有虛接。承接之間。開與合相關。反與正相依。順與逆相應。一呼一吸。宮商自諧。大抵起承二句固難。然不過率直叙起爲佳。從容承之爲是。宛轉變化。工夫全在第三句。若于此轉變得好。則第四句。如順流之舟矣。

按絕句。截斷律詩。僅存四句。著墨愈少。措意愈難。必須神到興到。斯能隨手拈來。不廢氣力。下調不厭。愈見神韻也。

△五言長古篇法

木天禁語曰。五言長古之法。先分爲幾段幾節。每節句數多少。要均略齊。是序子。序了一

篇之意。皆含在中。結段要照起段。選詩分段。節數甚均。或二句。或三句。四句六句八句。皆不差參。杜却不甚如此太拘。然亦不太長不太短也。次要過句。過句名爲血脉。引過次段。過處用兩句一結。上一生下爲最難。非老手未易了也。回照謂十步一回頭。要開語贊歎。方不甚迫促。長篇怕亂雜。一意爲一段。以上四法。備北征詩。舉一隅之道也。

按分段欲其有次序。過脉恐其上下不連。回照恐其前後不達。讚歎欲其搖曳有致也。

△七言長古篇法

分段如五言。過段亦如之。稍有異者。突兀萬仞。則不用過句陡頓。便說他事。杜如此。岑參專尚此法。爲一家數字貫前後。重三疊。四川兩三字。貫串格。精神好誦。岑參所長讚歎。如五言再起且如一篇。三段說了前再提。從頭說去。謂反覆有情。如魏將軍歌。松子障歌是也。歸題乃篇末一二句。繳上起句。又謂之顧首。如蜀道難。古別離。洗兵馬行是也。送尾則生一段。餘意結。末或反用。或比喻。用如陸馬歌是。長篇有此。便不促甚。有從容意思。

按此作法。分段恐其擾亂。過段恐其渙散。究兀以生其奇。字貫以結其章。讀歎所以生色。再起有跌宕之致。歸題送尾。以作爲結束也。

△五言短古篇法

辭簡意味長。言語不可明白說盡。含糊則有餘味。如步出城東門。悵望江南路。前日風雪中。故人從此去。床前明月光。疑是地上霜。舉頭望明月。低頭思故鄉。開簾見新月。即便下階拜。細語人不聞。北風吹裙帶。

楊仲宏曰。五言短古。衆賢皆不知來處。乃只是選詩。尾四句。所以含蓄無限。意自然悠長。此論惟趙松雪深得之。

按此體一說盡。則必無餘味。如童之謠。僧之偈。令人用厭矣。

△七言短古篇法

辭明意盡。與五言相反。如休洗紅。洗紅色不變。不惜故縫衣。記得初採茜。人命百年能幾何。後來新婦今爲婆。石人前。石橋邊。六角黃牛二頃田。帶經躬耕三十年。

按七言者。必須明白爽快。如哀梨并剪。使人意消。古。律。絕。三者蓋無不同也。

△樂府篇法

張籍爲第一。王建近體次之。長吉虛妄不必效。岑參有氣惜語硬。又次之。張王最古。上格如焦仲卿。木蘭詞。羽林郎。霍家奴。三婦詞。大垂手。小垂手。等篇。皆爲絕唱。李太白樂府氣語。皆自此中來。不可不知也。

要訣在於反本題結。如山農詞結。却用西江賈客珠百斛。船中養犬多食肉是也。又有含蓄不發結者。又有截斷頓然結者。如君不見蜀葵花是也。

△作詩八法

一曰起句要高遠。詩文之難處。以起句爲最。蓋一篇之旨趣。全在於此。苟能片言居要。自

然得機得勢。汪洋以樹其義。揄揚以發其藻。如開流納泉。盈科而進。毫無阻碍矣。吾人每遇一題。則覺茫無主宰。而含毫渺然。雖有千言萬語。終覺繁憤鬱積。意滿口重。言殊不流。此不善於起之過也。

若夫善爲詩者則不然。其落筆也。先難而後易。當起句未得相當之字句。則寧可闕筆苦思。反覆推求。必有高據題嶺之意。涵蓋一切之句。然後奮筆藁思。汨汨焉來。千回百折。而一往無阻矣。此所謂善於起者也。至於高遠二字。不特由於學識。亦且根於性情。即如太白之詩。稱之者謂有仙氣。或欲把芙蓉而躡太清。或欲挾兩龍而凌倒景。或欲留玉女而上蓬山。或欲折若木。而避八極。或欲交接王子晉。或欲高揖衛叔卿。或欲借白鹿於赤松子。或欲噉金光於安期生。高舉遠引之志。觸處而發。此種心期。自非乘車入鼠穴。搗齏噉鐵杵者。所能望其項背也。

二曰結句要不著迹。作詩之法。有取其沈著。有貴其飄逸。香象渡河。羚羊掛角。固各有所當也。詩起句既難。而結句尤須前後相稱。否則詩之全章極佳。而結語未嘗經意。白圭之瑕。云何能掩。是不可不知也。豪邁之子。顧盼可以驅辭。款唾可以窮文。儷采百字之偶。爭價一

句之奇。工力不可謂不深。措置不可謂不當。乃因一結之不善。并其全篇之精意而失之。不亦大可惜乎。

至於講求結法。要不外不著迹三字。按詩之爲體。不同於文。若句句踏實。語語不落空。則天地間安得有此種詩哉。譬如周餘黎民。靡有孑遺。不能因斯言。而信周之無遺民。康回傾地。夷羿彈日。不能信之。而代星宿山川。抱杞人之憂也。故詩多寓言。必須寄託。苟一著痕迹。則索然而無味矣。善爲詩者。所造超詣。所謂無一心而非道。無一塵而非劫。觸處拈來。皆成妙諦者也。

古人詩之善於結者。如烟波江上使人愁。江上數峯青。仙風吹入秋冥冥。一語超然。如有神助。而全篇亦爲之生色。彼塵俗之士。方且揣摩聲病。研練采色。有炫煌之觀。無深秀之致。有索然意盡之累。而無清微淡遠之音。皆由不善於起。不善於結也。

三曰承句穩健。起結之法。每貴於高妙雄奇。而所以承之者。則必須穩健整肅。此一定之理也。世之作手。約有兩種。篤守規矩者。聯字分彊。明情包體。跼蹐相銜。首尾一貫。可謂有

法有則矣。然其爲弊也形同欺魄。毫無主動之態。意在尋常。焉有神奇之致。令人見而欲嘔。听而思臥。此必不足傳世行遠。供千秋萬目之觀覽也。有專任才氣者。軒昂自高。鴟張大語。喜爲奢濶之談。如作駭俗之論。隱現去來。初無一致。虛幻浮枉。點入空門。令人讀其詩。不能見其性情。如答晉井之間。如聽山魃之音。奇而無理。華而不實。亦君子之所甚惡也。

然則必如何而後可。曰惟穩健二字。足以起膏肓而發廢疾也。穩則無妖妄俶詭之談。健則無萎靡疲沓之態。二者既盡。然後外文綺交。內義脉注。裁章必能順序。而搜句必能妥帖矣。

昔人論蘇子瞻詩。如武庫之中。矛戟森然。又云。一一取而評之。則不無可議。是疑坡公之句法。不盡穩善也。不知以坡公之才。精神氣概。俯視百世。雖以無道行之。亦未足爲病。而况其文成法立。有天然之音節乎。若乎無東坡之才識。而專學其狂態。優孟衣冠。誠無味耳。

四曰。下字要有金石聲。詩之與文。何以異哉。詩之特點。惟聲律一端而已。在文章之中。聲律高下。容或可以通融。若詩則萬萬不能乖舛。齊梁之際。詩文號稱卑靡。而聲韻之學。竟獨有千古。至杜工部而後。聲律益嚴。格調益老。傳論者亦愈多。蓋凡作詩。即欲其播諸管絃。

傳諸閭巷。旗亭之唱。樂府之協。然後乃能愈傳愈遠。愈傳愈久矣。禮樂記曰。先王制雅頌之聲以導之。使其曲直繁瘠。廉肉節奏。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。夫詩至雅頌。可謂極工。而其於節奏。猶不能不講。吾人爲詩。苟置聲調格律於不顧。則未免失雅頌之本旨矣。

詩之下字。必求其響。而最忌其啞。夫聲有飛沉。響有双疊。律呂出於口吻。鏘鏗本於自然。如是乃能韻過行雲繞梁三日也。吾人當推敲之際。必須引吭歌詠。反覆考求。律必求其協。不協則乖於性情。聲必求其響。不響則無以動人。必如興公之賦。擲地作金石聲。乃可謂之盡善美矣。世之論詩者。往往謂專講聲調。則傷乎性靈。此論究有未是。夫人既有心思。又有言語。心思清明。則語犀利。性靈猶心思也。聲律猶言語也。安能語明達。而心思反固蔽乎。必不其然矣。

五曰上下相生。詩文之法。其理相通。善爲文者。設情以宅。置言以位。區畛固有所異。而衡路要必相達。萬不能上下睽離。左右支絀。彼此了不相謀也。詩之道亦然。上句與下句。必有相與之關係。如鱗之相次。如繭之抽緒。繁而不殊。腠以相合。然後能負聲振采。成爲美善。

之製也。昧者不達此旨。任情揮霍。拉雜無序。上文與下文。了不相關。增一句而不見多。減一句而不覺少。夫川典使事。非徒以爲炫目而已。必有極深之寓意存焉。故上下相生。其出無窮。因此一端。而生出無限之妙意。因上一句。而下一句之意。聯帶而出。無論古今體詩。鍊句之法。俱不外此。

六曰首尾相應。一篇之詩。少則四韻。多則一二百韻。首尾相應。雖百韻不病其多。首尾不相應。雖四韻亦覺其繁。何則。詩之篇法。不可不知。又不能不講也。杜之北征。韓之南山。沈博絕麗。橫空勁語。多而且奇。繁而且險矣。然分析而言之。依然極有次序。極有層次。一絲不亂。可以送迎於際會。可以控引乎情理。若俗手彷彿而肖之。必將鹵莽滅裂。泮奐支離。必無脈絡之可尋。筋節之可見矣。故作一篇之詩。首尾不應。尙無大碍。若數十韻以上。不先謀篇章之首尾。則事乖其次。辭失其朋。必壞亂而不可修矣。

七曰轉摺要不著力。詩以涵養性靈。雖非易事。然所以爲之者。必須從容自適。舉重若輕。游刃而有餘。詩之妙處。始可求得。否則平日無尋繹思索之工。一但臨文。必致奔忙失措。譬

諸舞者拘於綰兆之位。而迴環婉變之美失矣。歌者窘於抗墜之節。而清麗靡曼之音墮矣。作詩而不到自然化境。則祇見其苦。不得其甘。縱勉強爲之。亦必無好語。

李太白跌宕不羈。鍾情於花酒風月。而又嗜乎枯禪。鏡澈了於大地。冥機發乎天光。其心豁然。毫無疑滯。故其轉摺自然。不須廢力。又如白樂天學佛。得佛光如滿之旨。陶淵明之詩。亦有不立文字。見性成佛之意。此數子者皆有。得於道。故能有立於詩。至於蘇氏。深明一解六言之意。改造語更爲超妙。學者能造乎數公之境。則迴旋轉動。無不自如。何必血指汗顏。效拙工匠之所爲哉。

人之身體。所以能動作者。以有四肢。之所以能動轉者。以有筋節。在平人動作。則筋節轉摺。必不覺其廢力。若患擁腫痛癢者。則轉摺不便。無形之中。覺其困苦不堪矣。明乎人體。詩體亦然。

八曰占地步。作詩有體要。而行文有機勢。駿爽之士。爲得此二者。然後可謂之占地步。吾人每遇一題。必先相度題勢。凡吾之所短者必避之。凡吾之所長者必就之。善其拙。而巧乃

益露。既能連用。則無如而不自得。此誠工詩文者之微權也。彼拙鈍之子。不明占地步之義。則雖面壁者九年。埋禿筆者十八甕。亦不足以程工致巧也。

首尾兩句。先須闔占地步。然後六句若有木之泉。源源來矣。地步一狹。譬如無根之潦。可立而竭也。蓋平作詩如行路然。必行大陸康莊。然後能迴旋自如。若其羊腸九折。雖飛雲之足。亦未有不顛仆者也。

△語忌與語病

滄浪詩話曰。詩有語忌。有語病。語病易除。語忌難除。語病古人亦有之。惟語忌則不可有。語病者何。如人之有疾病。駢拇枝指。則侈於性也。附贅懸疣。則侈於形也。人患此病。固覺神累形辱。舉動不便。然遇扁鵲之醫。施刀圭之劑。則應手奏效。意中之事耳。語忌者何。如人患狂易之疾。高睨大談。專觸法禁。一旦罹於羅織。必有性命之虞。雖有造命者。亦不能救之。詩之道亦如是耳。

△詩之變體

文人好奇之心。幾於無所不至。習常蹈故。非其所安。故必展轉變通。不欲專守前人之窠臼。變而善者有之。變而不善者。亦有之。然終不能禁其變也。

有全用双聲叠韵者。東坡經字韵詩是也。有全首字皆平聲者。天隨子夏日詩四十字。皆是平。又有一句全平。一句全仄者。有全篇字皆仄聲者。梅聖俞酌酒與婦飲之詩是也。

有律詩。上下句双用韵者。第一句第三五七句。押一仄韵。第二句第四六八句。押一平韵。唐章碣有此體。不足爲法。漫列於此。以備其體耳。又有四句平入之體。四句仄入之體。更無關於詩道矣。

有古詩一韵兩用者。文選曹子建美女篇。有兩難字。謝康樂述祖德詩。有兩人字。其後多有之。又有一詩一韵三用者。文選任彦升哭范僕射詩。三川情字是也。

有古詩三韵六七用者。古焦仲卿詩是也。有古詩重用二十許韵者。焦仲卿妻詩是也。有古詩

旁取六七許韻者。韓退之此日足可惜。篇是也。凡雜用東。冬。江。陽庚。青六韻。歐公謂退之。遇寬韻。則故旁入他韻。非也。此乃古韻耳。於集韻自見之。

有律多至百五十韻者。少陵有古韻律詩。白樂天亦有之。宋王黃州有百五十韻五言律。有律詩止三韻者。唐人人有六句五言律。如李益詩。漢家今上郡。秦塞古長城。有日雲常慘。無風沙自驚。當今天子聖。不戰四方平是也。

有律詩徹首尾對者。少陵多此體。不可枚舉。有律詩徹首尾不對者。盛唐諸公有此體。如孟浩然詩。挂席東南望。青山水國遙。一篇。又水國無邊際一篇。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。皆文從字順。音節鏗鏘。八句皆無對偶者。

有後章字接前章者。曹子建贈白馬王彪之詩是也。有四句通義者。如少陵神女峯娟妙。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。夢盡失僮僕。是也。

其餘諸體。指不勝屈。有三五七言。自三言而終以七言。陌上韋世翼有此詩。秋風清。秋月明。落葉聚還散。寒鴉栖復驚。相思相見知何日。此時此夜難爲情。

有半五六言。晉傅休元鴻雁生塞北之篇是也。有一字至七字。唐張南史雪月花草等篇是也。又隋人應詔有三十字。凡三句七言。一句九言。不足爲法。故不列於此也。

有三句之歌。高祖大風歌是也。古華山畿二十五首。皆三句之詞。其他古人詩。多如此者。有兩句之歌。荆卿易水歌。是也。又古詩青聽白馬共戲樂。女兒子之類。皆兩句之詞也。有一句之歌。漢書枹鼓不鳴董少年。一句之歌也。又漢童謠。千乘萬騎上北邙。梁童謠青絲白馬詩。陽來。皆一句也。

曰口號或四句。或八句。曰歌行古有鞠歌行。放歌行。長歌行。短歌行。又有單以歌名者。行名者。不可枚述。曰樂府漢武帝定郊祀。立樂府。采趙代秦楚之謠以入樂府以其音詞。可被於絃管也。樂府俱備衆體。而兼統衆名也。

曰琴操。古有水仙操。辛德源所作。別鶴操。商陵牧子所作。曰謠。沈炯有獨酌謠。王昌齡有箜篌謠。穆天子傳有白雲謠是也。曰吟。古詞有隴頭吟。孔明有梁父吟。文君有白頭吟。曰詞。選有漢武秋風詞。樂府有木蘭詞。曰引。古曲有霹靂引。走馬引。飛龍引。曰詠。選有五

君詠。唐儲光羲有羣詠。曰曲。古有大堤曲。梁簡文有烏栖曲。曰篇。選有名都篇。京洛篇。白馬篇。曰唱。魏武帝有氣出唱。曰弄。古樂府有江南弄。曰長調。曰短調。

有四聲。有八病。又有以歎名者。古詩有楚妃歎。明妃歎。有以愁名者。選有四愁。樂府有獨處愁。以哀名者。選有七哀。少陵有八哀。以怨名者。古詞有寒夜怨。玉階怨。以思名者。太白有靜夜思。以樂名者。齊武帝有作客樂。宋臧質有石城樂。以別名者。子美有無家別。垂老別。新婚別。

其餘若絕句折腰。八句折腰。擬古。連句。集句。分題。探題。分韻。用韻。和韻。借韻。協韻。今韻。古韻。古律。今律。頷聯。頸聯。發端。落句。結句。字謎。人名。掛名。數名。藥名。州名。六甲十屬藏頭歇後等體。前已論其大略。茲不贅述。

又有所謂風人體。上句述一語。下句釋其義。如古子夜歌。讀曲歌。多用此體。有藥砧體。古樂府。藥砧今何在。山上復安山。何當大刀頭。破鏡飛上天。皆隱僻之語也。

有盤中體。玉臺集有此體。蘇伯妻作。寫之盤中。屈曲成文也。有反覆體。舉一字而誦。皆

成字無不押韻。反覆成文也。李公詩格。有此三十二字詩。有離合體。字相析合成文。孔融漁父屈節之詩是也。雖不關詩之輕重。其體製亦古。有建除體。鮑明遠有建除詩。每句首冠以建除平滿。其體雖佳。然鮑本工詩。不因用建除而佳也。至於五雜俎。兩頭織織。則更所習見。不待於論矣。

至於屬對之法。前節已述略。其遺漏者。茲補述之。有十字對。如劉峽虛滄浪千萬里。日夜一孤舟。是也。有十字句。常建曲徑通幽處。禪房花木深等是也。有十四字對。劉長卿江客不堪頻北望。塞鴻何事又南飛是也。有十四字句。崔影黃鶴一去不復反。白雲千載悠悠。又太白鸚鵡西飛隴山去。芳洲之樹何青青。是也。

有扇對。又謂之隔句對。如鄭都官昔年共照松溪隱。松折碑荒僧已無。今日還思錦城事。雪消花謝夢何如。是也。蓋以第一句對第三句。第二句對第四句。

有借對。孟浩然厨人具雞黍。稚子折楊梅。太白水春雲母碓。風掃石楠花。少陵竹葉于人既無分。菊花從此不須開是也。

有就句對。又名當句。對如少陵小院迴廊春寂寂。浴覺飛鷺晚悠悠。李嘉祐孤雲獨鳥川光暮。萬里千山海氣秋是也。前叢于文亦多此體。如王勃龍光射牛斗之墟。徐孺下陳藩之榻。乃就句對也。

按以上多見於滄浪詩話。詩之變體固多。而大略已備矣。

△詩之尙悟

宋人嚴羽曰。禪家者流。乘有大小。宗有南北。道有邪正。學者須從最上乘。具正法眼。悟第一義。若小乘禪。聲聞辟支果。皆非正也。論詩如論禪。漢魏晉與盛唐之詩。則第一義也。大歷以還之詩。則小乘禪也。晚唐之詩。則聲聞辟支果也。學漢魏與盛唐詩者。臨濟下也。學大歷以還之詩者。曹洞下也。大抵禪道。惟在妙悟。詩道亦在妙悟。且孟襄陽。學力下韓退之。遠甚。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。一味妙悟而已。惟悟乃爲當行。乃爲本色。然悟有淺深。有分限。有透澈之悟。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。漢魏上矣。不假悟也。謝靈運至盛唐諸公。透澈之悟。

也。他雖有悟者。皆非第一義也。

按嚴氏之說。誠作詩無上之妙法。彼學人之詩。不從中出。而自外作。乞靈類書。矜奇炫異。采色皓汗。繁聲眩耳。可以邀一時之譽。而不足服萬古天下之人之心。韓蘇之學既博。而詩亦好。論者猶有間言。何況堆疊卷軸。生吞活剝者乎。真正詩人之詩。資於學者少半。而資於悟者多半。俯察仰觀。皆是詩料。淵通妙靈。毫無所滯。此種境界。豈易到哉。

△詩之九術

一曰難說處一語而盡。詩境有難有易。自然之理。以言其難。比較於文。尤爲艱窘。何則文章不拘字數。不限平仄。不押韻脚。每遇一種事物。或窮其理。或繪其狀。應有盡有。據實以書。則神道可摹。形器可寫矣。故可以多用字。則多用之。可以少用字。則少用之。其多寡之權。操之一已。縱橫捭琬。左宜右有。遇易說之處。可以一語了之。遇難說之處。可以千百言了之。其難其易。初不足困人。風格訓世。屬民載道之爲。固恢恢然其有餘裕也。

若夫詩則不然。篇幅字句。動則拘人。欲削規破矩。則風雅必乖。而詩本體先亡。倘魚魚逐隊。又死句滿紙。毫無生意。甚矣其難也。故一律詩不過八句。此八句之中。有一句含一事者。寓一意者。亦有一句含許多事。寓許多意者。事少意少。去人而能。若夫多事多意。而以七字包括之。力弱者。必不能盡其道。力強而不加研練者。語意必不可不。此自然之理也。惟精於錘鍊者。區區七字五字。包羅萬象。無所不有。衆人以爲難說者。獨能一句說盡。筆有餘妍。神完氣定。必如是而後可謂之詩聖焉。

二曰易說處莫便放過。論者謂難易與工拙。每有關係。難者恒拙。易者恒工。惟此說亦不盡然。詩人之詩。無所謂難易。意興所到。無所往而非易。冥興不屬。無所往而非難。輕心以掉。則觸處皆難。慎敏以持。則觸處皆易。此固然之理也。大半吾人爲詩。其通病之處。惟在畏其所難。忽其所易。惟其畏。故其行趨起。據於瘞癘。無優遊暇豫之樂焉。惟其忽也。故率筆肆意。頃刻萬言。固而存之之意絕焉。兩者固無一可也。然比而察之。畏者較忽者爲長。何則。人能執筆精審。不敢率爾。則對於磊散肆辭之分。重敏經迭之辨。考析毫釐。不稍乖舛。雖失之拘

墟。而尙無大碍也。惟遇題忽略。空不經意。易者固從而易之。難者亦從而易之。泛泛然。浮浮然。雲煙滿目。凌紙怪發。風雅之事。不幾於墜乎。

善爲詩者則不然。愈覺其易。愈持之以難。愈覺其難。愈持之以易。如此均劑。則自然聲與律調。毫無礙累矣。

三曰僻事實用。大凡作詩。萬不能不用事。用事不貴其多。而貴其切。不貴其能對仗。而貴其能達情理。此一定之法也。真正有學識者。彈枕薛之勞。擅都京之體。加之以精思。因之以妙悟。則所川之事。自然雅博賅當。宏麗豐贍。如體之樹骸。舉動從我。如鍼之通結。纖微畢達。左右俱宜。尙何所滯碍乎。惟引事用典。不能不求其妥切。一有支離。則不如不用。敏慎之士。對此講求之務嚴。眼前之事。固不勝其川。然若遇俶詭之題。無相當之典事以陪趁之。則不能出色當行。故隱僻之典。不恆見之書亦不可不閱歷也。

在昔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。集賭遊士。各使爲賦。枚乘賦柳。喬如賦鶴。公孫詭文賦鹿。公孫乘賦月。而韓安國作九賦不成。鄒陽代作。罰酒三升。夫以至狹之題。至短之刻。急就之章。

非特求工實難。而成章亦不易也。非對於此類故典。儲儻有素。則必至哆口不能道一字焉。老生宿儒。非惡僻書。少見多怪。容有何益。此類之典。必須實用。所記者既確。所引者又當。正可從容詳述。不必曲折隱蔽。反令人多所疑也。

四曰實事虛用。人之恆情。對於隱僻。不知條貫。不明原委。則不敢實用。若夫人所共見人所共知之事。則連篇累牘。以類而書。惟恐人不知已之富有者。此大謬也。夫實事而實用之。熟事而多用之。則必至於滯塞心靈。天闕情性。且也。以古擬今。則時非其時。以彼擬此。則人非其人。填砌滿篇。千氣萬力。不特不足見好。反且因而生厭。豈非錯誤之極乎。

善用此類之事者。事雖陳腐。吾善用之。則化爲神奇。事雖臆實。吾善用之。則轉爲靈妙。古往今來。詩人多矣。所用典故事類。不出尋常數千百端之外。而工拙美醜之迹以判。所關係顧不大哉。

真正好詩。多不用典故。不多使僻事。而至情至性。讀之感人。蓋會心之處。別有其道在。初不關乎此也。陶淵明陸放翁孟浩然白太傅諸公之詩。專用常事。專用熟典。人非特不厭其陳

腐。而且甘領其神味。何也。實事虛用之固可。側用之亦無不可。正用之固佳。反用之亦無不可。愈熟用之愈便。愈實用之愈確。古人用此典。吾亦用此典。所用之法偶同。所以用之意。則萬古不同。故不得疑其爲抄襲也。

五曰說理要簡切。論者每謂文主乎理。詩主乎情。作詩而談理。是將文用韻。非詩之正軌也。此論未公。吾所弗信。夫天下寧有無理之事哉。詩而無理。則與童謠鄙諺何異。蓋詩中之理。務須簡切。決不能如文之嚴苛。故詩經言峻則嵩高極天。論狹則曾不容力。說多則子孫千億。稱少則民靡子遺。襄陵舉滔天之目。倒戈立漂杵之論。辭雖已甚。其義固無害也。且夫鶉音之醜。豈有泮林而交好。茶味之苦。寧以周原而成飴。孟子所云。不以文害辭。不以詞害意也。

由此以觀。可知詩中之理。萬不能如文之嚴密。苟其於大體無所悖戾。雖稍涉誇飾。光采煒燁。聲貌峩峩。君子不以爲病也。蓋一詩之中。若全不中理。則飾窮乎要。誇過乎中。名實兩乖。何足生人之信。感人之情乎。如慮全不實之流。其所爲詩。無理可言。單取其一句。則詭偉譎狂。發蘊飛滯。可以謂之極妙。綜其全章而觀之。心聲鋒起。目炫神移。令人不欲卒讀矣。若拘

理太過如晦庵堯夫之詩。談道敘德。重重障礙。亦至詩之正軌也。故詩中之理。必以簡切爲主。六曰說事要圓活。無論詩文。均不能離事而空作。然二者軌範既異。法度不同。則所以說事之方。亦不能不加分別。在文體中之屬於說事記者。不過貴乎精確。貴乎翔實。綜其條流。或以陳政。或以釋學。或以叙情。或以斷理。交辯乎有無。銳思乎幾神。窮於有數。迫於無形而已。若夫詩之說事則不然。所說之事。無間大小。苟其有情有趣。有風致。有意味者。雖委巷之談。臚言風聽。虫魚草木。瑣屑猥雜。言之果能圓滿光活。令人動色。則亦不失爲作家也。

若其不然。則雖廟堂之訓誥。經典之純言。道貫天人。而學究羣品者。不善於說。則亦如太羹玄酒。究非珍異之味矣。今之論詩者。謂作詩必有關係。不可苟作。必有抱負。同不可於流俗。其說良是。然詩之作用。在乎感人。彼能銳偏解。而動極神源者。雖論議稍偏。而君子貴之。故誹說嘲戲。往往而出。奇談高論。相間以作。而其說似圓通。說理活脫。固極辭人之能事矣。否則身分極高。關係極切。而迂滯平板。必不能令人諷詠無已也。

七日說景要微妙。夫日月盪璧。山川煥綺。雲霞雕其色。草木實其華。兩間之內。萬物之繁。

無往而非情景。卽無往而非詩句也。故詩形立則章成。聲發則文生。善爲詩者。不必乞靈古人。不必抄襲書卷。俯察品類之盛。仰觀宇宙之大。皆絕妙之詩料。振筆直書。不須雕繪。而妙用自然無窮矣。今之爲詩者。往往不達此旨。對於當前之景物。毫不領畧。而專向故紙中尋生活。得不謂之笨伯乎。夫詩之所以可貴者。以能寫一時之情景。如鏡取影。不爽毫釐。使八荒爲庭宇。萬載如一瞬。此詩功用所以大也。

寫景之格。約有二種。其一渾涵微妙。如魏晉人之詩。每以區區五字。敵人千百。如悠然見南山也。池塘生春草也。楊柳月中疏也。不見氣力。而自然精妙。學之不至。則弛而不切。弱而無力。其一刻畫盡致。如杜之北征。韓之南山。蘇之初發嘉州以後詩。寫氣圖貌。屬采附聲。或以一言窮理。或以萬言盡形。如印之印泥。如錐之畫沙。不差累粟。可謂奇矣。學之不至。則繁聲濫色。敷衍露骨。亦不可不知所戒也。

八曰多看自知。學詩之法。莫要於此條。蓋初學作詩。不特對於法則。茫乎若迷。一切辭采之洗煉。體骨之樹立。聲病之揣摩。腔調之高下。皆所未悉。故每一落筆。刺謬百出。不特他

人視之。心所謂危。即吾儕作者。亦覺忸怩不安。弱顏難以出手。此固人之通病也。進步之道。厥亦多術。而多看一法。實爲無上之門。將欲追緬藝林。步趨逸軌。必須於古之作者。所有詩章。盡加研閱。然後就吾性之所近。謳吟而諷詠之。始躑躅於燥吻。終流離於濡翰。其效在不知不覺之中。從此揆張德講。震盪悶問。將沛然莫之能禦矣。

看與讀不同。凡可讀之詩。必其天精天粹。盡備盡制。所謂華夏正聲。軍國雅樂者。然後朝斯夕斯。瀾翻於口。苟其平平無奇。可作可不作者。則必不能頻煩誦誦也。若夫看。則不能拘拘於此。李杜韓蘇名篇巨製。臉炙人口者。固宜篇篇研閱。即漢魏以來。下及宋元以後。明清以來。其專門家之詩。固無待論。至若清詞麗句。一首可傳。體物達情。偶入人意者。亦宜爲藝菲之采。借芻蕘之詢。蓋不如是則詩道不廣也。

九曰多作自好。作詩既多。則機杼自熟。流離渾脫。而入於化境。世之持論者。動謂落墨必須矜慎。出語必須凝重。貴精而不貴多。得意之筆。數首即可以傳云云。此說何嘗不是。然學貴乎勤。詩何獨不然。多作者。即勤之謂也。古人詩傳之最少者。非其所作。止於此也。平日

所作。蓋不知幾千萬首。所簡擇之餘。沙汰之後。爲數始少。譬如金之純者。不知幾百。一經錘鍊。滓穢自除。所餘無幾。今吾人爲詩。動曰貴精。不知所作既少。蹇澀支離。云何能精。且偶得數句。稱心愜意之作。即止於此境。不再求進步。尤錯誤之尤者也。

余謂詩者。一種遣興之物。非特興觀羣怨也。每當月夕蕭晨。樽前硯北。興到命筆。皆可成章。當吟詠纂思之際。寵辱兩忘。理型不聞。既可以消除妄念。又可以涵養情懷。雖不得爲詩人。亦不失爲善士。未有嗜情詠吟而能爲殺人越貨之事者也。故君子貴之。

吾人學詩之法。惟有多作。或撫時感事。或遣興詠懷。積累既久。卷帙日繁。諸體既備。可存者多。不期其爲詩人。亦不失爲風雅之士矣。

△詩之四妙

一曰高妙。詩須以理爲主。前已反覆言之。惟詩之與文。迥不相同。所謂理者。亦不能不異。文之爲體。廣大悉備。長短均可。其爲理也。易詳易明。蓋一語未了。則以兩語足成之。一段

未賅。則以兩段詮釋之。期於理明辭達而已。初不以多少緩急爲限也。若詩則不能如此之靈便矣。韻數句數。皆有一定。不能加多。不能減少。就中古詩。似稍寬泛。而聲調有譜。抑揚有節。亦不得率意爲出入。故一篇之中。拙手爲之。往往有字而無意。有辭而無理。上下不屬。前後不貫。令人讀之。茫然不知其何謂。此大謬也。

詩中之理。蓋有別才。而不盡關於學。後人不達此旨。往往闖入道家語。禪語。理學語。字句奇特。標新領異。亦何常不佳。惟作詩專向此中討生活。久之亦覺無趣。讀吾詩者。初則苦其生澀隱僻。繼則厭其淡泊無味。吾之詩道亦必不能昌大。善爲詩者。勿固無我。惟善之從。學古人之長處。而時時有變換。對於事類。別之既明。發揮性情。無滯無碍。則神理高妙。超玄箸。安有俗塵。犯其筆端乎。雖獨酌成篇。感懷發咏。亦自能加人一等也。

二曰意高妙。此進一層說。理何自而來。實生於意。意何自而發。實生於心。作詩通病。最苦無意。意既不屬。則一切附屬之品。皆爲陳言。布局結構。可取古之古人。敷藻摛文。可求之典籍。惟有思意一端。探懷取求。無假他人。越世高談。自闢戶牖。所謂前無古人。後無來

者。橫盡虛空。豎盡萬劫者也。故詩人雖多。而用意之蹊徑。則迥不相同。當平日功修。要須博採史編。綜核時事。通諷喻之心。達旁通之象。一旦命筆。則好意自然汨汨焉來。如有源之泉。盈科始進。必不慮其竭矣。

用意之難。律詩爲最。古詩次之。律詩既講對仗。又講聲調。二者。本難以妥帖。千氣萬力。僅而平平。而上下之意。又形支離。風流既達。文采不存。安能得靈源而搜幽徑乎。若求意之高妙玄遠。自成一體。則於對仗聲調兩者。又覺缺憾。二難既并。實不可以排遣也。夫唐宋兩代之詩。俱有千古。不容輕於軒輊。唐人之長處在乎對仗聲調。而宋人之長處。則在乎意高妙。凡夫水注山疏。竺墳仙笈。皆可入詩。故有宋人之才則可。無宋人之才則亂矣。

三曰想高妙。此又進一層說。意何自而生。蓋生於想。人之有意。非從天降。非從地出。不過想而已矣。人當收視反聽。淵默靜定之時。此心熒然。明澈四照。以尻爲輪。以神爲馬。馳驟大區。而莫之能禁。雖前有千古。旁有四海。亦出入反覆。不過三十須臾之外。曲引旁疏。橫鉤豎貫。夫誰得而禁之。是謂之想。入人類專有之作用。他物所不能仿效者也。故想爲聖賢。

則爲聖賢。想爲豪傑。則爲豪傑。其爲時也。或終身焉。或十數年焉。其效固極爲舒緩也。

若持此想。用之於詩文。則收效至速。然亦不易言。不學之子。其思想純全。未受束縛。不會損傷。惟心則能思。口不能言。手不能寫。一時之意想極高。而意滿口重。格格不吐。他日再不能省記而尋釋之矣。此如鳥獸好音之過耳。草木空花之寓目。曾不片時付諸飄風矣。此能文之士。所以爲之惜也。吾人必須嗜乎丹鉛。遊目竹素醞釀者既醇。鎔鑄者自妙。每發一想。則必足成其意。每立一意。則必施於文言。誠天下最快之事也。

四曰自然高妙。夫以物質言。真者貴。僞者不貴。以文章言。真者傳。僞者不傳。真者何。自然之謂。僞者何。不自然之謂。碣砮之於玉。魚目之於珠。雞鴉之於鳳凰。符拔之於麒麟。相去亦幾希矣。而人卒不受其欺者何也。真僞之判。萬不能接亂也。惟詩亦然。古今傳作。爲數頗多。窺其意境文辭。不必十分平安。而其長處。自不可掩。如李杜之詩。千古以爲極則。吹毛求癩者流。每喜評彈譴駁。以劫持其長短。勅吊塗乙。不一而足。然卒無損古人不毫末。蓋其自然高妙之處。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。不知此義。徒爲蚍蜉之撼。究何益哉。

夫清鐘由奏即知姑洗之調。綠軫方調。早躍蕤賓之鐵。聲氣之相感應。如誠之不可掩。而况詩之爲用。至神至遠。庸可欺飾爲哉。

吾人爲詩。不必浮慕古人之名。不必曲肖古人之體。只須於自然之中。反覆求之。苟能得其神髓。則無如而不自得矣。

△詩歌含有之義

白石道人姜夔之言曰。守法度曰詩。載始末曰引。如行書曰行。放情曰歌。兼之曰歌行。如蛩蟻曰吟。通乎俚俗曰謠。委曲盡情曰曲。

按此種解釋。雖不能盡盡。而大旨不出於此。守法度者。蓋謂近體之詩。練詞研術。周規折矩。不可馳驅。不敢恣縱。一有平仄不協。音韵舛謬。則乖爲詩之本體。故必以法度爲主。

引者專用之於記事。所謂詩史者是也。蓋無韵之文固能記事。而往往病其繁沓。若遇闕心鏤日之事。流傳久遠。可資勸懲者。亦可以詩篇代屬詞比事之用。其爲語也簡短。其爲辭也警動。作

之既工。往往流傳闕卷。比無韻之史。功用尤爲恢宏。惟此類作法。甚不易易。過多則似彈詞。過少則似歌謠。必須研練簡當。而加之以裁斷。少則不病於缺略。多亦不失乎繁雜。是爲合作。行之爲體。自成一種風格。必須超逸跌宕。流離無碍。如字之有行書。舒寫暢達。既不似楷書之平板。又不似草書之率易。舉動從容。風流醞藉。然後盡此體之妙處。如李杜韓蘇。皆善爲之。突然而起。戛然而止。落筆如風雨之快。高歌絕唱。淋漓慷慨。當酒酣興到之時歌之。真覺天地逼人。而古今短促也。詩人之能事。顧不大乎。若王楊盧駱。四句一轉。鑑鏘中節。亦自可觀也。

至於歌行。原屬一體。放情謂之歌。詩之作法。往往不與文同。文者必主乎理。一切放閑逾檢之言。拂世駭俗之語。必不可闕入其中。苟一犯之。則人必疑爲狂悖。讀其文。不待終卷。已拉雜而摧燒之矣。若夫詩則不然。純任乎情。情之所至。聖賢有所不能禁。如孔邱盜跖俱塵埃。豈非少陵得意之句乎。考其文意。成何話說。然酒酣興發。往往不暇計較。鬱勃而出。始覺快意也。吟者狂吟悲嘯。有感慨蒼涼之概。譬如秋虫感乎物候。自然啾啾唧唧。繁聲哀響。皆所謂天

籍者也。要之哀樂之情。人所同有。常哀則哀。常樂則樂。庶不失性情之正。而詩之工拙。於斯判焉。世有一種作者。專喜與會。每多禁忌。視人詩句中。偶有不得意之詞。則必斥之爲不祥。不曰關乎壽命。則曰碍於功名。此種俗人。固不必與之辯論是非。然又有與之相反者。以希望莫達。所願不遂。則終日發其騷怨。激怒而不平。騷騷乎其野以哀。鼎鼎乎如小人之怒。衣食既足。又求富貴。富貴既得。反慕神仙。眞所謂。豁壑可盈。是不可醫者。不有亢龍之悔。則在瘞瘵之中。終日憂勞。固其自取。默天尤人。更有誰肯憐之乎。味者不察曰。此賢者之不遇也。才人之通病。或才大而爲天之所嫉也。嗚呼。以文墨之長。可以感動天地鬼神。自古以來。未始或見。蓋文人每有作誇大之詞。不得於心則多怨誹。釀禍遭尤。半由自取也。

謠者必須通乎俚俗。前節已略言之。先王採風。多取乎此。以其真實樸誠。不加諱飾。貞淫美刺。不涉假託。故可以興觀羣怨。爲端正正俗之要素也。故吾人若爲此體。必須深味此意。舉凡風土人情。無不知之。山川草木。無不見之。然後振筆而書。繪聲繪影。娓娓乎其趣長。冷冷乎其旨遠也。古人所行道里。不出中國。所見風俗。不出吾族之外。猶能新奇可喜。今日

五洲棊通。殊方異俗。此體之用。更覺多矣。

曲者必須求其委曲盡情。蓋他種詩章。每拘於格律。限於聲韻。不能過於敷陳。有一種事理。必須盡情數說。方覺快意。今拘於法度。作者既覺不懌。讀者尤覺不懂。故曲之一體。可以疏達之。

詩中有曲一格。與詞曲之曲。固迥乎不同。然貴乎委曲盡情則一也。必須心思如髮。文成翻水。不用意爲。而意無不達。引伸魚鳥。號召風雲。左宜而右有。無之焉而不可矣。

△詩說雜記一

毛詩序曰。詩者志之所之也。在心爲志。發言爲詩。按此說實詩之本旨。解詩者雖多。正可以此一言蔽之。人之志意所向。既不能勉強從同。則詩之造就。亦必須自徇殊面。世之無志者。泛兮左右。舉動由人。詩雖清新雋逸。而志則媿媿委曲。豈非馬槩有餘。而精理不足乎。老於詩者。必須有主張。必須有見解。志之所至。則彰於聲。聲既成文。則謂之詩。長劍倚天。空

所依傍。豈非行文之樂事乎。

春秋說題詞曰。在事爲詩。未發爲謀。此意雖別在所屬。然就詩論詩。謀者即謀篇用思之謂。詩之工拙。必謀之有素。非專取具於臨時也。未發以前。百物爲備。已發以後。必無毫髮之遺憾。世之淺率者。以詩爲儒來之物。純任性靈。不加裁取。其爲弊也。必至喧啾噉沓。亂頭粗服。一見即令人生厭。事不預謀則敗。詩不預謀則壞。其理固息息相通也。

詩含神霧曰。詩者天地之心。百福之宗。萬物之尸也。按此言詩之效用。似乎奢闊。然雅頌之詩。荐郊廟而饗鬼神。上下同听之。則莫不和順。精義之川。可與變化。可與入神。關係豈小哉。嘗謂作詩者。一種有關係。一種無關係。究其極。則同歸於有用。有關係者。如原本忠孝。關懷家國。發潛德之幽光。俾俗風之醇美者是也。無關係者。如模山範水。撥弄風月。逆景則幽響異采。序情則纏綿悱惻者是也。二者異曲。其實同工。苟擅其一。皆足不朽也。

孔穎達毛詩正義序曰。夫詩者。論功頌德之歌。止僻防邪之訓。雖無爲而自發。實有益於生靈。此對於風雅二端。實能挖掘無遺。可以盡作詩之能事矣。人之有益於世者。曰切德。人之有害

於世者。曰邪僻。邪僻之爲。不期其有。而有功德之事。期於有亦不必有。詩人者出。歌揚功德。聞者知所勉。裁抑邪僻。而人知所戒。豈非有莫大之功用哉。

漢書曰。誦其言。謂之詩。又曰古者卿大夫交接鄰國。以微言相感。爲揖讓之時。必稱詩以喻其志。以別賢不肖。而觀盛衰。故孔子曰。不學詩。無以言也。按詩乃言之精者。婉約微至。化人之深。移人之速。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。故君子重之。春秋最重歌詩。高厚之歌詩不類。而一時以爲譏笑。甚至載之簡冊。傳之於今。而孔子之教伯魚。亦以詩禮并稱。則知詩之爲用。極其廣大。應對酬答。捨是末由也。

荀勗曰。詩者古之歌章。言古人歌謠。斐然成章者。始可謂之詩。

說苑曰。夫詩。思然後積。積然後流。流然後發。極言作詩必須用思。因詩之高下。可以驗人思想之進退。古今傳作。必須自立一體。發其思理。鼓吹休明。否則聲調雖佳。後世無述焉。

元史傳曰。楊載嘗言詩當取裁漢魏。而音節則以唐爲宗。遠取近取。師古師今。不過取其長耳。

△詩說雜記 二

荀勗曰。詩者古之歌章。蓋謂凡詩不可徒作。必須付之歌詠。抑揚抗墜。高下中節。感人最深。而移人最速者也。

文章流別曰。書云詩言志。歌永言。言其志謂之詩。王者以知得失。蓋人君政化之污隆。人民風俗之純漓。不能考知。亦如人形之修短。面目之妍媸。自己無從輕斷。若倩他人指說。則城北徐公之美。必且有諛詞之進矣。必有鏡焉。然後毫髮莫欺。而廬山之真面目。始軒豁而呈露矣。詩之於政化。猶鏡之於面目也。貞淫邪正。人自發乎性情。純厚澆漓。可借以考風而問俗。其關係。顧不大哉。

說苑貴德篇曰。夫詩思然後積。積然後流。流然後發。言詩之爲體。必主乎思。人之有心。不能不動。與其強抑苦禁。依然憧憧往來。何如納諸軌物。俾得有所發抒。當收視反聽之時。正可爲覃思深湛之用。舉凡天地之間。萬物之變態。人情之動靜。山川草木之奇。風雲雨露之感。均有可思。均有可積。積之既久。發之必多。而詩道成焉。蓋詞令華采。聲調音節。尙屬末務。苟思之不至。則精神散越。讀之令人氣索。雖有琅玕之圃。縵綿之市。究竟有何味哉。

潛夫論曰。詩賦者所以宣淑醜之德。洩哀樂之情也。故溫雅以廣文。興喻以盡意。此言詩之於人。蓋有不容已之懷。非故矜才眩博。有意爲誇飾也。凡夫附聲測貌。圖物寫狀。或瓊瑣獨標。或絢采自肆。皆自己情性之發動。與人情物態。或美或醜之所感觸也。且詩之所以結構成章者。端緒孔多。而撮其大要。不外文意二者而已。觀其外則有文。求其內則有意。文則有溫雅之度。意則有興喻之長。此詩之極軌也。文不患其不廣。山經地志。楚書燕說。奇佞之詞。幻詭之談。隨在可以取入。然必須溫潤縝密。不露斧鑿之痕。閒雅從容。無有蹙迫之色。乃爲上品。意不患其不盡。仰觀俯察。象內象外。一經感觸。如萬斛之泉。不擇地而湧出。如垂天之雲。觸石膚寸而作雨。其來甚易。其收實難。若無關宏旨。連縷陳詞。無論聽之者思臥。而吾作者亦覺鬱邑不快也。必合於比興。生人意喻。靈妙豁達。乃可以不悖風人之旨也。

真西山曰。古今人詩。吟諷弔古多矣。斷岸平蕪。淒難澹月。荒寒蕭瑟之狀。讀者往往慨焉以思。工則工矣。而於世道。未有云補也。宋人論詩。往往揭最高之義。學者旣憚其難。則多所疑忌。亦固其所。惟是詩之爲體。同成於才藻之豔逸。而極其用。則必於世道有所補。夫承

蠅意鈎。履狝畫笑。神乎其技。何嘗不通於至道哉。然世人終不能以彼易此也。詩書禮樂。兵農工虞。何嘗不可厭敷。然終不能以黃老之言。代城旦之書也。今之詩人。共有二種。其一專以才流自許。珥璋擬具惠心。英華秀其奇氣。春林白日。俯光景而留連。明月清風。極人間之幽賞。反覆於視聽之區。極意於萬象之際。巧言切狀。擅體物之精能。率爾造極。如風發而塵舉。振筆直書。行文樂事。亦何嘗不快志哉。惟詩之根本。必須源本性情。發揮忠孝。麗淫繁句。豈能有觀感興起之效乎。

更有一種作者。才氣本不能加人。學力又之見充實。對於一切選聲練色之爲。因畏難而生厭教。於是屏去一切。自標已意。然而體既不得其正。置辭又不順其序。奇正之法。茫乎若迷。通變之術。顛倒失次。事義既無詮序。令人索解無從。宮商不求調協。安有鏗鏘之韻。誠照既淺。浮慧焉施。偶有一句之長。莫掩全篇之疵。蹊徑既謬。迷途難返。豈不大可懼哉。

真正詩人。可以取兩者之長而兼之。大用則大效。小用則小效。初無成心。不拘已見。可用才則必用才。可用學則必用學。才有餘必不輕肆。學有餘。則必不固執。理固然也。故曰詩人

之詩麗以則。麗者何。才之謂也。則者何。學之謂也。有才則深采逸韻。若發穎鑿。如宋畫吳治。得天獨全。句句相儷。字字相聯。有聲有色。自然不病其苦寂闇淡矣。有學。則法則嚴密。步驟井然。如不識之伍。刁斗森然。如光弼之兵。旌旗變色。自然不病其鴻文無範。野馬無羈矣。盡此二者。詩道乃全。

真氏之說。雖未爲篤論。然自是醇儒之言。彼見漢魏以來。詩人日多。文采日盛。或目勞於辭情。或迫運於事義。華聲布濩。駭耳洞懷。是猶家家鶴膝。戶戶犀渠。人人懷靈蛇之珠。握和氏之璧。求誇目者則多矣。求愜心者。則不數數觀。求怡情悅性之作。則美不勝收。求化民成俗之用。則闕然有間。是由作者。得於物者多。得於己者少。得於光景者易。而得於性情者難。故出此數言。以爲文過質。博溺心之者戒也。

文心雕龍曰。若夫四言正體。雅潤爲本。五言流韻。清麗居宗。華實異用。惟才所安。又曰。若夫三六雜言。則自出篇什之著。則明於圖讖。迴文所興。則道原爲根。聯句共韻。則柏梁遺製之。巨細或殊。情理同致。

按漢魏齊梁之器。多以雅潤清麗爲正軌。作者雖多。不出此範圍以外。自李杜韓蘇。王孟韋柳以後。雄渾與飄逸之詩徑始有不同。時爲之也。亦勢不得不變也。雖然變而善者縱學以博。取事以約。校練則能精深。措理則能校實。如李杜諸公。掣鯨碧海。射隼高墉。登氣青紅。樓台彈指。力大則制乎韻象。語小則破乎溟滓。此中妙締。皆前此古人所夢想不到者。

若夫變而不善者。其弊則駕古人而上之。何也。古人以雅潤清麗。立詩教之大防。則凡命意遣詞。選聲練色。必須細加別擇。去其糝糠。細細澄鍊。微滓皆除。一切浮詞穢意。自無從犯其筆端。如江濯之錦。塵垢不污。如拂金之鏡。泠泠悅耳。此古人之特別長處也。今變古人之法。而漫無限制。則四庫之書。汗牛充棟。研覽既多。隨在可以闖入。以之難人。以之自眩。遂至鈎欄格磔。侏離其聲。聲不能清矣。閃爍眩亂。奸詞濫色。詞不復雅矣。流弊所極。使詩章。如天書符籙。無人能解。如長河冰裂成文。無人能讀。山谷之詩。何嘗不佳。妥帖排纂。不煩繩削而自合。豈非千古作手乎。波流所靡。不可復制。今人宵之者。幽險絕倫。巉巖滿目。如入倒回之谷。如進紆絕之宮。陰森冥黑。自然令人不快也。讀此等詩。能令人喜亦能令人厭。

誦誦久之。終覺無味。方知古人雅潤之作。誠非易事。要當規範本體。以使之凝固。剪裁浮辭。以求其潔淨。隱括情理。納諸軌物之中。矯揉文采。俾其所長從我。然後詩句乃能精純。作詩之於讀書也。若相關若不相關。故有矢口成吟。語妙天下者。亦有死守萬卷。終爲笨伯者。乞兒入陶頓之室。所見所聞。錚錚刮目。而雖有器物。不敢擅動。則亦終於枯槁而已。不明體要。惟羨華侈。其爲弊。正與此等。故有書卷。而不善運用者。是規巴浦之屎以爲瑣。取菴澤之蒲以爲矢。取九萬之巴箋以作藥方。非貽譏於當世。則取害於一身矣。

雖然世之不好學。而喜爲詩者。其病更甚。以空腔滑調爲清。以纖微佻巧爲麗。以浮光火色爲潤。以平板滯質爲雅。不廢氣力。不需思索。而傳於四者之名。天下安有此容易之事乎。厭黷舊式。穿鑿以取新。襲取訛意。竊取以爲道。均詞林之大忌也。

陸機文賦曰。詩緣情而綺靡。情者性情之謂。詩之所成者。以有性情爲之質幹也。簡以此爲不足。而旁求其他。則詩句雖佳。乃他人之詩。非我之詩也。至於綺靡云者。乃詩體天然之美好。所謂篇章之露積。才情之嘉會。伏采潛發乎光芒。秘響旁通乎神韻。不如是則不足以盡詩

之道也。可知作詩純任自然。不假修飾。此一種別才。不可盡人而學之。魔詞過多。固足生厭。而隳秀之度。纖穠得中。亦誠詩中之要術也。

鍾鏐詩品曰。氣之動物。物之感人。故搖蕩性情。形諸舞詠。照燭之才。暉麗萬有。靈祇待之以致饗。幽微藉之以昭告。動天地。感鬼神。莫近於詩。此言詩之用途。至爲微渺。物者萬物之在於兩間者。千形萬色。交乎吾前。歡忻慘戚。不能不動。如見風月而有佳懷。見山川而生遠致。聞雷霆而自然震駭。履霜雪而自然聳動。彼外物之來。恆搖蕩吾之性情。故歌舞詠歎。長言反覆。又豈得已哉。其未發也。波平浪靜。浮漚不起。其既發也。拂天無岸。憚赫鬼神。詩之功效能以一時之言論。搖蕩千百世人之性情。神明之效。爲何如哉。

劉賓客集曰。片言可以明百意。坐馳可以役萬景。工於詩者能之。此寥寥數語。即將詩之能事說盡。蓋存乎吾心者爲意。當乎吾前者爲景。景一過而不可復留。意一發而不可復駐。古人從而惜之。於是詩以紀存之。有色娛目。較之攝影。尤爲妙效。此詩道之所以爲大也。

雖然意至多也。景至繁也。如魚鱗之相次。而未始有窮。如波濤之相續。而未始有已。若枝

枝節節。從而記載之。則微特禿筆三瓿。不足於書。九萬巴箋。不足於染而已也。性靈不完。神理不足。勉強形容雕繪。必無生動光活之狀態。故須緣情於精微。則萬意畢貫。體物於瀏亮。則千景悉收。三駕以控心靈。七縱而擒風月。萬人之意入吾彀中。萬里之景。飽乎吾目矣。

柳冕曰。風雅之文。變而爲形似。比興之體。變而爲飛動。禮義之情。變而爲物色。詩之變盡矣。余謂變者。物之不能無有也。天則有陰有晴。日月則有明有晦。四時則有寒有暖。人物則有生有死。此其變動。孰隆施是。孰綱維是。蓋不得不然也。詩之爲道。正復若此。不過變而善者有之。變而不善者亦有之。風雅所包者多。今僅得其形似。則不過誇多鬥靡。矜奇逞怪。體千形萬態而雕繪之。必韻其亭台。活其林壑。陳揆五行。丸蘭百物。采歸昌之律。諧韶護之音。而能事畢矣。至其流弊。則形同欺魄。精神越濶。雖有形狀。而無神味矣。比興所喻者甚切。僅得其飛動。最善者。如天龍之夭矯。鱗爪滅沒。如神獅之怒蹲。百獸震恐。如長劍之倚天。星辰亂飛。如雷霆之鼓動。百里震驚。洵足聳人之所聞。而激人之志氣。酣顏高譟。行氣如虹。固矣壯矣。若學之而弊。則爲哀蟬之叫葉。怪鳥之啼柯。古鬼之號號。刑天之狂舞。愈

飛動愈不合乎規矩矣。此所謂每况愈下也。至於物色。比諸禮義。尤爲不侔。然造化之恢奇。富媪之蘊蓄。不借文士之筆。安能軒豁畢呈。故風雅之士。摘葉抽其詞條。窠花著其妙論。搜玉板而探寔。探瑤輪而遠舉。山川透迤。雲木鬱蒼。草木賁其花實。虫鳥振其輕響。一經探取。皆可入詩。能作出塵之游。卽爲問慧之所。則物色之有助於詩也亦明矣。然而禮義者詩之根本。物色者詩之標末。雖詩句工麗。情韻不匱。然無禮義之心以得之。則淫靡華汰。在所不免。必須掃嚼道真。妙尋靜契。著彭修之獨行。守潘綜之孝義。品格旣高。詩格自上。可不加之意乎。惟禮義之於詩。不惟其名。而惟其實。不以其表。而以其裏。彼夫丹誠之相結。血性之不磨。收榮仕路。韜迹衡門。動容周旋。自然與荒俗不同。發爲詩歌。淹雅明潤。有天然之風趣。一切驕恣淫邪之想。冒沒凶釗之氣。自無從走其腕底。能申其永言之敬。斯徵其性靈之和。此真有得於禮義者也。

△詩說雜記三

嚴羽曰。詩有別裁。非關學也。詩有別趣。非關理也。然非多讀書。多窮理。則不能極其所

至。夫才之一字。甚難言也。或以之而成。或以之而敗。或用之而工。或用之而拙。然無論何種事業。非有才氣不足以辦之。

古今來以才稱者。盈千累萬。然而有別才者。則往往自成馨逸。不必文章之成。而事功之就也。一有可傳。亦覺新奇而可喜矣。如元文遙誦何遜之集。盧莊道竊窺人書。倒誦之以爲已作。柳芳則暗記題壁。邢邵則一覽無遺。魏奉古則援筆逆疏。唐王起則經月弗忘。蕭統則過目皆憶。灑簡文則九流百氏。靡所不記。王充則閱書書肆。一見能誦。何憲則四部甲丁之書。皆能述叙。梁臧嚴。則對於四部作者之姓名。無不知之。闕駟則包羅羣言。張緬則隨問隨對。李嶠則應辨如響。張安世識亡書三篋。蔡文姬誦四百餘篇。陸倕暗寫五行志。虞世南暗疏列女傳。柳慶則千餘言三編即誦。他若禰衡。王粲楊修。鍾謨。張建章。呂陶沈之用。蕭穎士。李華。皆以走馬讀碑。一字不遺著稱。又若岑文本。劉敞。任昉。以草制敏捷傳。陳道劉穆之。朱齡石以發幽神速稱。徐勉則文案墳積。而該綜百氏徐紇終日治事。詔令造次俱成。唐邕三事並舉。劉穆之六事悉備。劉炫畫方圓以一時。史虛白於文則隨口而書。楊大年文不加點。頃刻萬言。此皆

所謂有別才者也。然猶未必以詩傳。理可思矣。

若夫專以誇句敏捷稱者。如陳思王以七步。柳公權以三步。王勃則圍棋下四字。成詩一首。竟陵王刻燭一寸。蕭文琰擊鉢數聲。謝靈運半日吟詩百篇。李賀唾地者三。則文成三篇。溫庭筠。八叉手而八韻成。若爾人者。皆以詩傳。又以捷稱。焜耀簡冊。而人人欽遲者也。當其繁縟解衣。槎枒題壁。雲烟落紙。龍蛇飛騰。游戲張其神通。淋漓濡其輪迹。試雞筆之三錢。開龍尾之一匣。酒氣拂拂。從指端而出。瓊珠沙沙。向紙頭以落。固極詩人之豪情。行文之樂事矣。

雖然仍必須有學。古今才人多矣。未必人皆有學。故未必人皆能詩。駿爽之子。以富於才。往往高於學。譬如繁弱鉅黍之弓。必待於榜檠。墨陽莫邪之劍。必資乎剝脫。故若發穎豎之才。必有深沉精鍊之學。然後乃能馱杼軸之功。發宮商之響。枕肱圖史。而居稽成軌也。

至於別趣之說。尤爲警策。詩之爲用。感人動物。然其作也。非必應乎程限。中乎期會。如簿書簡牘。迫於不得已。而束縛馳驟之也。心有所根觸。則必須抒寫。目有所感發。則必須吟

諷。情之不能目已。意之有所獨寓。故或有繡囊之神悟。或有丹篆之秘授。當夫月夕蕭晨。秋澄春靄。嵐情欲飛。松聲迭韻。望南山而悠然。顧東籬而莞樂。朝誦叩叩之歌。夕詠微微之曲。藕結蘭囚。萍成絮果。海稱五欲。共火宅而遊房。號七娥。享五鼎之實。此固流連光景。願興烟蕪。明漪畫舫。胥是吟情。膩理靡顏。皆爲詩料者也。若以禮義之度揆之。則迴乎其不相侔矣。若純任旨趣以行。而不復以理限之。則必至於奇午儼馳。紛紜取笑。以之作人既非。以之作詩亦不可。試舉古人矯激立異。而以別趣垂正理者。幾不可更僕。茲述其畧。如姜肱韜而不見。姜岐堅臥不起。第五倫不通人物。朱暉不識邑里。阮籍見人。則終日無一言。羊欣行詣必由城外。王育行已任性。吳祐書不入京師。關康之獨處一室。不通賓客。楊軻非入室弟子。不得祝言。他若稽康之鍛。謝客之禪。桓伊之笛。皆以趣有所別。而招尤賈禍。於不自知之中。可不懼哉。

總之人不可無趣。負販走卒。終日役役。尙有狂呼笑謔之時。甚至烏獸無知。猶迎晴日而嚙弄。臨曠野而奔放。物性且然。何況於人。若人拘於禮法。窘若囚拘。耽於功利。儂焉不可終

日。斷斷於是非之理。得失之功。豐不大可笑乎。張而不弛。文武弗能。矜莊如孔子。亦尙有莞爾之時。前言戲之之語。故人有奇趣。則爲畸人。詩有奇趣。則爲好詩。要不可出於禮防之外耳。

梅聖俞曰。詩以聲律爲竅。物色爲骨。意格爲體。此寥寥數言。已將詩之本末說盡。蓋意格。關於詩者至重。將欲聘無窮之路。飲不竭之源。必用意至深。取格至純。而後研酌新聲。以通變無方也。自來可傳之作。意格未有不佳。蓋彼當未作此詩之前。已經有此種意格。存乎胸中。有觸即發。探懷而出。於是拓衢路。置關鍵。長策遠馭。無所不達矣。故無一種好意格。則寧可閉筆不作。否則誇張聲貌。而君形者已亡矣。

至於物色。亦詩中之要素。心術旣形。英華必贖。未有寒鴉枯木。而可與琪花元圃比美者。所謂物色。非必綺麗豔說。藻飾辯雕而已。必天然景物。天然色澤。故風月雨雲。山水竹木。古今通有之物。而拙手用之。則浮烟漲墨。妙手用之。則清雅宜人。亦如鉛黛脂澤。未嘗有異。嫫母御之。則增其伉俪。嬌施傳之。則淑姿盼倩。存乎其人。初不在乎其物也。吾人對於物色。

必須仔細領略。覺古人有古人之境。我有我個人之境。了不相犯。則庶幾矣。

至於聲律。爲詩篇特有之性質。與他種文字不能相渾者也。凡讀詩者。必須推敲審擇。攢唇激齒。乃一定不能或免者。然詩之聲音。亦須隨題而加變換。如傷往悼來。則聲須哀厲。憑弔古迹。則聲須悠遠。旖旎情懷。則聲須和雅。俯仰自足。則聲須溫靜。凡其飛沈双疊。不可殫論。轆轤交往。難以預擬。惟須相題爲之。其高下洪細。則隨吾性情。喜怒哀緩。則視吾境遇。萬無膠柱鼓瑟之理也。

詩法源流曰。詩者原於德性。發於才情。心聲不同。猶如其而。此自是持平之論。性情具然後可以爲人。德性全然後可以成物。二者缺一不可。大凡詩人。有才情者多。有德性者少。因根本之不同。其成績亦絕異。

夫雪車冰柱之詩。非不奇也。而一出於殺人攫金者之口。則因之減色矣。德性之未足。則才情爲無根。論者以吾言爲迂乎。蓋不然矣。古之詩人。德性未必皆純。善善從長。正不可專學才情之末。而旋棄德性之本也。

又曰唐人以詩爲詩。宋人以文爲詩。唐詩主於達性情。故於三百篇爲近。宋詩主議論。故於三百篇爲遠。此說可謂將唐宋詩人之底蘊。揭發靡遺。惟評論顯有軒輊。亦似有未當之處。唐人之詩清麗芊眠。聲和調逸。可人管絃。可作樂府。固屬性情中文字。然杜韓諸大家。雄渾豪壯。發議論之處甚多。所以感人最深者。而使人樂於諷誦者亦正在此等處。安在其去三百篇爲遠也。且議論之發。正性情之表現於外者。夫焉得而非之乎。

宋人之詩。亦未嘗專主議論。如東坡放翁諸公之詩。皆從真性情中流出。或達其高曠之懷。或託諸忠愛之意。沈摯縱橫。纏綿悱惻。非特李杜諸作者。九原有知。當相視而笑。莫逆於心。即揆之三百篇溫柔敦厚之旨。又何嘗不異曲而同工哉。且三百篇中。亦未嘗無發議論之詩。取彼憎人之章。何辜今之人諸語。安得不謂之議論。要知有性情。涵濡於中。而後有言論發揮於外。二者相因而生者也。

高棅曰。詩自三百篇以降。漢魏賡過於文。六朝華過於實。得二者之中。備風人之體。惟唐詩爲然。然以世次不同。故所作亦異。畧而言之。則有初唐中唐盛唐晚唐之不同。按唐人爲吾

國詩人極盛時代。漢魏有未備之體。唐則無不備。漢魏有未具之法。唐則無不具。蓋一代有一代之學。如戰國之縱橫。西漢之尊經。東漢之窮經。魏晉之清談。六朝之駢儷。宋理學之。元之詞曲。明之八股文。清之考據。近代之新文學。科學。皆遞嬗更迭。相代而興者也。又何嘗乎。魏晉承三百篇之後。古樸純茂之氣。猶未盡漓。故徽徽可誦。猶有風雅之遺。六朝之詩。變古之法。趨入靡。譬如花木。過於穠郁鮮艷者。其萎竭必速。詩之道亦然。華腴過度。神味必減。唐自李杜諸公。命世之作。起而矯之。然後文藻不濫川。言語不妄說。寄託則主乎切實。理論則必須精當。變古之法。更得法外之長。真大有功於詩教者也。

至於初盛中晚。作者互有不同。無不可因之定優劣。蓋體勢略異。而固自有其工拙也。

李維楨曰。後唐而詩衰莫其宋。有出於中晚之下。後唐而詩盛莫如明。無加於初盛之上。譬之三百篇。崑崙也。漢魏六朝。龍門積石也。唐則溟渤尾閭矣。將安所取蓋乎。

按李氏此說。論盛衰尙無大謬。惟對於宋明。顯有軒輊。則大可笑矣。試觀明七子中。有如東坡。山谷。放翁。誠齋者乎。多見其不知量也。

徐楨卿。談藝錄曰。詩者乃精神之浮英。造化之秘思也。此極詩之功用。可知精神不足。雖有文章。亦等於結繩累瓦耳。

林誌曰。宋失之理趣。元滯之學識。余謂或失或滯。乃作者一人之病。非詩中不許有理趣。不許有學識也。

△詩說雜記四

陳後山曰。魯直過於出奇。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。三江五湖平漫千里。因風石而奇耳。按此說甚是。不獨詩然。即文亦無不然。占來文之最奇者。其一莊子。其一則太史公。一則奇之中有理在。一則奇之中有事在。南華之書。連抃假詭。與天地精神往來。雖挹婁九梯。不足窮其高。駑馬十駕。不足極其遠。然發皇變轉之中。依然有空靈之妙理。理既高奇。則文亦隨之而奇矣。史遷之書。激詭抑亢。有無限作用。褒貶予奪。有無限精能。而雄奇卓犖之人。洞心駭耳之事。百國寶書。古今載籍。無不觀縷畢貫。有條不紊。所引入之事。無不令人動色。則文亦

隨而奇矣。

觀於此可知天下之詩文。非專爲求奇。事理翔實。不假雕繪。則可以不求其奇而自奇矣。日月風雲。山川草木。時時見之。日日對之。何嘗覺其奇。然其絢采明晦。頃刻萬象。唱于和。天籁天聲。世界最奇之物。何能出此數者之外乎。

詩文之道。正復如是。人皆以奇爲奇。我獨以不奇爲奇。楊子雲之太玄。可謂奇矣。然終不如周易。謝靈運之詩篇。可謂奇矣。然終不如淵明。何者。有形貌之奇。有精神之奇。將以取其形貌乎。則鈎章棘句。牛鬼蛇神。堆疊滿篇。有何趣味。若即其精神上求之。則作者意氣自豪。雲霞獨上。量包八極。思接千載。目窮廣渺之區。身際蒼茫之域。風雷以寫其飛動。水天以除其塵埃。則舉天地之中。一形一狀。一動一靜。皆爲吾詩中之無上材料。此即所謂因事以出奇也。

若奇而不當於事理。雖奇亦奚以爲。書之中如懺緯之籍。靈笈之籤。秘文龍虎之形。古石琅玕之姿。山海經之千形百態。五行志之青生目黃祥。初讀之。則動駭心耳。久之神離目眩。而覺

其可厭。詩之道。亦何以異於是哉。

蘇子瞻謂杜詩。韓文。顏書。左史。皆集大成者也。此論甚爲正確。大可作後學之標準。夫詩文書史。前古作者已多矣。何獨對於四家。推挹太過乎。不知文藝之道。有全用才思者。有全用學力者。學力以人爲。而才思乃天授。得全於天者。往往自許過當。而苦於率易。極力乎人者。往往餽釘瑣碎。而苦於拘執。二者既不能兼。則美善必無由致。古人以此而致闕憾。何況輕材諷說之徒乎。四家之長處。既有絕妙之天才。又有偉大之學力。會澈貫通。一爐而冶。既便於學習。有又事半功倍之效。此其所以集大成也。

他家空疏。此四家則充實。他家浮泛。此四家則沉著。他家浮脆。此四家則厚重。他家龐雜。此四家則粹美。他家僅具一體。此四家則具備萬物。欲不謂之集大成也得乎。

總之學詩必學杜。實詩中無上法門。杜之詩境。如長江大河如魚龍滅沒。如巖峙山立。萬怪惶惑。宜乎其渾成自然。如天衣無縫矣。而步驟井然。層次不亂。初學之固佳。學之終身。亦不能出其矩矱以外。豈不偉哉。

陳氏又曰。退之以文爲詩。子瞻以詩爲詞。如教坊雷大使之舞。雖極天下之工。要非本色。余謂昌黎之詩。子瞻之詞。皆可謂獨開生面。自成馨逸者。彼夫凌空勁語。妥帖排纂。天雲海水。莽莽蒼蒼。固非尋常詩家。所能望其項背矣。彼夫清詞麗句。雋旨逸心。翔法海而誦智光。抱山心而發禪藻。固非尋常詞家。所能窺其底裏矣。旣不謂之不工。又何必譏其非本色。

雖然陳氏之意。蓋別有所在。以爲二公之於詩詞。固足以震撼一時。雄視百世。以龍象之力。奪蛟龍之宮。神采飛動。而逸韻綿渺矣。惟詩詞之正軌。則本不如此。詩貴溫柔敦厚。詞貴閒麗雋永。而二公對於此種長處。未必相合。極有才氣精神之所至。固可以自樹一幟。承學之子。從而效之。則畫虎類犬之譏。鹵莽滅裂之病。云何能免。所謂白象雖可駕。朱絲未容彈。氣力足而神韻未永。在二公縱無有此病。而學者則必不能免。故云非本色也。

陳氏又曰。寧拙毋巧。寧朴毋華。寧粗毋弱。寧僻毋俗。詩文皆然。此四者。對於詩文之利病。抉擇似稍爲苛刻。然摧陷廓清之法。亦不得不如此。寧者。姑且之詞。毋者。嚴禁之詞。拙朴四者。未必盡善盡美。然較之巧華。差強人意。故寧取於彼。不犯乎此也。

巧者何。馳其浮明。奮其鑿智。如嬰稚之爲。木獻塵飯而自得。如蛛蟻之性。轉丸結網而自喜。賢者識其大。故不當如是也。作詩而肆其小巧。則輕薄流宕之詞。尖酸佻巧之語。工於罵詈。便於譏刺。盈乎篇幅。反道敗德。或形容淫穢。而自許旖旎風流。或刻薄攻訐。而不卹傷夫忠厚。由膏善罵。蝴蝶輕狂。既係詩人。何必肖之。且詩以涵泳性情。非以詆諆快志。彼投彼豺虎之談。乃對於小人之窮凶極惡者而言。何嘗緣飾文字。戲弄儕偶。而反自矜爲巧乎。學者昧於此義。往往逞一時之才。快一時之意。遜至惹怨招尤。殺身敗名。飲食罪過。可以害人。詩詞小道。亦可以致禍。此君子所以深惡夫巧也。

華之一字。本詞賦中應具之點。彼夫體物瀏亮。懷文抱質。非有藻思綺合。炳若繡繡之長。則無以生人之愛好。且詞賦二者。其長處惟在此。一欠精采。則闇淡枯寂。而不合體裁。若是則以華爲貴。而不以華爲禁忌也。

至於詩則不然。有性情。有風格。有聲韻。有節奏。然後可以謂之詩。華詞太多。往往四者不足。譬如書多而塞。膏翻可以滅燈也。三百篇之中。以溫柔敦厚爲旨。任取一章。皆有意義。

皆有性情。或喜或哀。或怨或刺。不啻若自其口出。無空作者也。至溺於華詞。則往往損乎真義。此無可如何者也。有道之士。遣詞造語。別具鐘錘。既不過於華。亦不苦於澀。如商彝夏鼎。自有一種古之色澤。如雷公之琴。自有一種沖淡之聲音。則清淑敦龐。在所必傳。晉魏六朝之詩。非不美也。其病在於過華。惟澗明先生。以太羹玄酒之詩。寫無爲太始之境。故能骨氣高奇。出於千古之上。後世淺學之子。不務造意。惟知逞詞。所以愈趨愈下也。

弱者。以之行世。則必處於劣敗之地。以之行文。則必萎腴而不復健舉。考其病源。不外氣體二者而已。人之氣體不强。則舉動不變。他人足以舉百鈞。而已不足舉一羽。形見勢絀。何以兢立。惟詩亦然。人則行氣如虹。風發泉湧。已獨稱貞縮屋。摘埴索塗。迷悶而不前。矍矍而自餒。又焉能馳逐翰墨之場。角勝文章之圃乎。

大概詩體苦弱。而不能自振者。不外學力不充。機杼不熟而已。作詩而無學。如無錢而買。無衣而歷冬。踽蹌困頓之狀。云何能免。咏物而不能數典。押韻而不能中節。用古法而不能適宜。摹時豔而過於選奕。此皆學力不充。因而致弱也。若夫胸有卷軸。縱橫博大。宜乎觸手紛

綸。相機而發。乃榛楷勿剪。蒙茸雜亂。抽黃對白。采色妖浮。竹濫絲哀。酒埋心耳。邇至生吞活剝。結繩累瓦。如散錢委地。貫穿無繩。如寢關暴纒。靡所定止。此則機杼不熟。支離刺繆。因而致弱也。二者不治。則厥失惟均。

俗之一字。萬事之通病。而詩一端爲尤甚。世俗之人俯仰於冠蓋之場。閱歷乎繁華之境。則凡一切酬酢。每乞靈乎文字。歌誦功德。稱揚勳業。擬文章於班馬。比輔佐於臬夔。僕遯卑瑣。令人欲睡。安望其垂光虹霓。奮迹霄漢。林泉証其古權。烟雲盟於息壤乎。故詩一涉俗字。則入骨達理。通於膏肓。而不復能救矣。此類作者。廣通聲氣。導譽矜誇。往往震爆一時。王侯走卒。無不知其姓名。及乎時過境遷。則人將不復觀其集。較昔日屢壞其藩。恐盡其卷者。大有今昔冷暖之不同矣。俗之誤人。有如是者。

陳氏知此四者之大害。故以拙治巧。固而存之。以重其骨。迎而拒之。以審其勢。得薪而保其耀。用才而識其真焉。以朴治華。布衣椎髻。食夷光之幽姿。棘手茶心。知道真之正味。故衝星噴景。難掩神劍之光華。赤土華陰。正待他人之拂拭。所謂大樸不割。宰制萬物者焉。以

粗治弱。如奇材劍客。短衣楚製。而豪強之氣。自非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焉。以僻治俗。如石戶之農。山澤之癯。雖無巢許之志。亦非販夫走卒。頗情富貴者。所能及焉。以此四者之長。正彼四者之短。如磁石之吸鐵。如乳香之啞銅。神效莫比焉。

陳氏又曰。鮑照之詩。華而不弱。陶淵明之詩。切於事情。但不文耳。右丞蘇州皆學於陶。王得其自在。蓋華詞往往傷於太弱。詞而曰華。不過多著色澤。鮮豔釀郁之字。重疊而出。比附不當。牽強拍合處。往往而有。鮑氏俊逸清新。流動蘊藉。與後世。擇取類腋者不同。故云華而不要。至於齊梁之詩。佳者固多。然求其切於事情者。舍淵明以外。實不可多覩。古詩十九首。諸詩。一首有一首之妙處。惟奇託過高。寓意過隱。幾使後之讀者。茫然不知其所謂。夫三百篇之體格。何嘗不高。然一首有一首之事。後人註釋。無不可以尋求。寫征伐之苦。寫思婦勞人之狀。山川鳥獸。芳草禽魚。罔不雕繪盡致。一字即可以形容。謂非切於事理也得乎。陶詩佳者。正由此等處化出。宜乎千載後。尚有人馨香而俎豆之也。至於自然二字。最爲難作。必須功深養到。優入化境。於不經意之中。而探得千古不傳之秘。寔非人間。一大快事乎。譬

如庖丁之刀。應桑林之舞。中經首之會。豈有意爲之哉。不期其然而然耳。是之謂自然。

闕土有好詩者。不用陳語常談。寫投梅聖俞。聖俞答書曰。子詩誠工。但未能以故爲新。以俗爲雅耳。按梅氏之言。對於慕爲古而不知道者。下一鍼砭。陳語常談。固所當去。然去之必有其道。苟爲不熟。不如稀稗。矯揉造作。焉得不露斧鑿之痕乎。夫陳言俗語。何嘗不可惡。然天下之語言。必求其通達而易曉。若以常之言。中庸之論。爲不足計。則勢必侏離鈎欄嘔啞。喧騰爲矜奇眩異之舉矣。惟詩亦然。不能化俗爲雅。而專務去俗。則所餘者寧有幾乎。不能推陳出新。而專務求新。則所取者。寧果愈於彼乎。是不可不知也。如善於運用。則無往而非新。無往而非雅。又何矜自恃爲哉。又曰。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璧以爲富貴。而其兄謂之之至寶丹。此種見解。世俗僞父。最懂迎之。以爲作詩必須興會。然後一生順適。其應加脗響之相通。而不可或爽者。於是命意選詞。情在於斯。非吉祥之語不用。非金玉之字不書。拘牽小數。本爲可笑。堆疊滿紙。更有何味。觀其十色之徘徊。五光之陸離。閃輪心神。令人欲嘔。不知人之吉凶。在於自爲。出語吉祥。即可邀福。是用金玉等字。即可立時富貴。寧有是理哉。

傳曰哀樂失時。殃咎必至。非所樂而樂。與非所哀而哀。均非載福之道。古之人如吳質之長愁。陸雲之狂笑。二人身世均不見佳。是知從容中道。乃可以謂之至人也。惟詩亦然。專用興會之事。固屬弁陋。專用頹喪之語。亦殊不祥。如宋徽宗之詩。一則曰金帝來爲主。而北狩之禍應。再則曰。輔祐我皇構。而南渡之機成。以爲不可信歟。則史策記載。焉可謬也。吾人爲詩。宜折衷立論。不可過求興會。亦不可無病而呻也。

△詩說雜記五

皇甫湜題語溪頌曰。次山有文章。可惋只布碎。碎之一字。詩之大忌。作詩不能不用典。而用典則每苦於細碎。吾人窺古而獨汲。情纏於典素。忍俊不禁。揮忽紛綸。得之於心。則注之於手。取之不盡。而用之不竭。正所謂多錢善賈。長袖善舞者也。

老學庵筆記曰。尹少稷強記日能誦麻沙板本書原寸。於呂居仁坐上記歷日。酒一行記兩月。不差一字。吾人若負此等才華。則丹鉛不疲。銀手如斷。何事不可。用何典不可使乎。惟記述既

多。不難於舒寫。而難於運用。不難於比附。而難於精切。不難於對仗。而難於鏘鍊。若研尋一石不至。則苛細之疵。必不能免。夫明珠美玉所以可貴者。爲其完好也。若屑之爲塵。則璣璫與破磔與價矣。詩亦如是。典故雖多。徵引雖博。而漫無條貫。雜然前陳。則與纂摘類書編輯詞典何異。故碎爲詩之大戒。

魏泰曰。楊億劉筠。作詩務積故實。而語意輕淺。夫故實爲詩之要素。天下之詩。安有滿篇自戰。毫無故實哉。惟所以運用之者。有不同耳。李杜韓蘇。作詩故實最多。意味最永。饜饉乎膏液。咀嚼乎英華。千變萬紜。未始有極。吾但見其萬怪惶惑。千靈奔走。聰明淨乎冰雪。雷霆走其精銳而已。夫安有輕淺之患乎。以二者相較。而工拙自不可掩。

嘗謂故實者。可以用。而不可以積。或曰。用與積。有以異乎。曰。何嘗無異。所謂用者。取故實以從我。我如主人。故實如臧獲。往來奔走。惟吾驅使。有不可喻之理。則用一故實。代爲我喻之。有不可記之事。則又用一故實。代爲我記之。縱橫自如。自成千古。或拓字楚侈。或取材漢。豔羅甘宿於心胸。起五嶽於方寸。進之深沈。益之博奧。夫焉有所倚。此用典之明。

效也。若夫積典。則死氣滿紙。爲有韵之帳簿。縱搜秦坑之文。剔羽陵之蠹。智以遇專。學以苦溺。費力雖多。而成功必少也。

夫故實之探求。本非易事。永日永夕。終身強識。安在其不可盡乎。惟詩之工拙。不全在此。學西崑者。學之不至。則采色滿紙。如泥塑木雕之美人。脂粉衣帶。應有僅有。惟君形者亡。安有的儻宜笑。淑質豔光之情態意韵乎。積典愈多。其醜滋甚。夫安得不辯。

又曰詩惡蹈襲古人之意。亦有襲而愈上。若出於己者。蓋思之愈精。則造詣愈深也。余謂魏氏此言。蓋深得詩中之三昧。夫天下之事。多少有數。相襲相類者。蓋不知凡幾。然而無害也。事雖同。而所以措置者。終微有不同。及其成功也。亦微有不同。不能因古人有此事。吾必展轉避免。以求立異於古人也。惟詩亦然。古人多矣。其爲詩亦多矣。

不能因古人會有是詩。吾即閉筆不作。不能因古人會有是意。吾即天闕不發。彼先得我心之所同然。而又深入吾之意中。則此意此言。必高明宣暢。而爲公衆所同好者。因古人之成規。吾再深心以求之。精思而取之。知一重非。則必近一重境。抽蕉剝繭。其理可思矣。

又曰。孟郊詩。寒澀窮僻。琢削不假。眞苦吟而成。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。余謂古之人。有託而逃。或境遇所迫。大抵遲暮氣衰。或鬱憂遇蹇。在安時處順之人當之。則息鞅而葶烟。投簪以叩石。命駕南畝。仰食於崖公。怡志東臬。託情乎太古。又何憂患之有乎。惟是至人之情。生於亂世。則不妨投迹高引。如淵明避劉裕。隱於柴桑。布衣蔬食晏如也。五柳東籬。皆有以顯其情。而息其志。故其詩歌。有自得之樂。無怨尤之懷也。

若東野則不然。生常有唐時政休明之時。而噤不得施。老死盡氣於窮簷鄙屋之中。情懷鬱勃。何能自己。故其發爲詩歌。充厲哀怨。爲千古困窮詩之最佳者。在意得志滿諸公視之。必謂寒虫之號。哀蟄之響。決不如威鳳之鳴。天龍之吟也。不知人之境地。各有不同。隨所遇而爲詩。即因所遇而爲工。處臯夔明良之際。而作懷沙哀郢之賦。固屬不倫。在衡門泌水之間。而作清廟明堂之想。亦有所不類。故詩境與人所處之地位相同。而易地則皆然也。

又云。凡爲詩。當使挹之而源不窮。咀之而味愈長。至如永叔之詩。才力敏邁。句亦雄健。但覺其少餘味耳。余謂詩之必須有餘味者。猶樂之必須有餘音也。吹劍首者。映然而已矣。擊

瓦缶者。漸披漶散而已耳。無有餘音。則無從生人之愛好。若夫韓娥之歌。餘音嫋嫋。竟繞梁者三日。故聽之者神爲之聳。而心爲之醉焉。明乎樂之長處。則詩之長處。何獨不如此。惟豪邁之士。專務逞才。而乏鍛鍊。摘洛而鈎河。雕今以潤古。能事雖舉。求工實難。或因境遇過順。致身通顯。登科註籍。燒尾開宴。映星斗之光。致魚龍之陣。氣燄才名。霹爆一世。則對於詩文。往往挾持意氣。率爾操觚。當日則諛詞滿耳。過時則不愜衆心。若從而咀嚼從而審聆之。則必無餘音。亦亦無餘味矣。夫以永叔之詩。後人猶不免譏議。則逞才便氣。寧可不悟。天下物皆有私。惟詩文之道無私。他日或傳或不傳。均在此時落筆之慎不慎。多才之士。可不有所覺悟乎。

又云。人豈不自知耶。反自愛其文章。乃更大謬何也。夫少陵有文章千古事。得失寸心知之語。陳思亦有文之佳惡。吾自知之之言。則凡人對於一己所作詩文。應有自知之明。又何覲師取友。屑屑然求其衡鑒乎。乃劉禹錫自稱其平淮西詩。則爲識者所笑。以夢得之卓識。何至美惡不辨。好醜易位乎。不過私之一念爲之耳。孔子曰。躬自厚。而薄責於人。昌黎曰。其待已

也重以周。其責人也。輕以約。二語用以行世固佳。而以評自己詩文。尤爲的當也。

又云。黃庭堅作詩得名。好川南朝人語。專求古人未使之事。又一二奇字。綴葺而成。自以爲工。其實所見之僻也。故句雖新奇。而氣乏渾厚。按黃氏之詩。源流極遠。至於今不絕。譽而溢美者。有之。毀而溢惡者。亦有之。平心而論。此種詩。以之矯俗。以之治空腔滑調則可矣。若尊之爲正宗。而欲陶鑄一世之詩人。齊納之於此途。則萬萬不可。蓋過俗過僻。均非中道。僻之太過。則將眼則之境界。意中之道理。完全拋却。而獨縱橫於牛角之中。則必至謹毛失貌。拾瓊羽而棄鷗鷖。悖莫甚焉。豪無味也。

又曰。白居易之詩。善作長韵叙事。但格制不高。局於淺切。又不能更風操。雖百篇之意。只如一篇。故使人讀而多厭也。此論似乎近苛。自太傅之詩。取重雞林賈人。而老嫗盡解。其精妙之處。正在乎易讀易講。故能深入人心。而仇讎之人。至於不敢誣誦。恐因之而神移也。今謂其格制不高。未免過甚。吾今日作詩。專學漢唐以上之格。而無一妙意。無一好語。皮傅古人之而古目。穿插奇之韵藻。則果可以壓倒元白。而與李杜競爽乎。恐亦未必然耳。

至於百篇只如一篇之說。亦似未允。在樂天之詩。純任自然。不假雕琢。偶得一篇。皆從性情中流出。躍然胸中。豁然紙上。在已亦不自知其所以然。或者因前後意境之相同。彼此遭際之無異。則詩之窠臼。偶然有相同者。此豈足爲大名之累乎。杜少陵亦有綠山作逆降天誅之敗句。然浮雲微翳。何損日月之明乎。吹毛索瘢。多見其不知量也。

又曰。引用比擬。對偶親切。云云。此八字。真律詩中之要素。然兼之者甚難。多讀詩書。則足以引用。多閱事故。始可以比擬得當。對偶人人能之。惟親切之爲難。今取兔園冊府。可引之事。可偶之對亦多矣。然與吾之詩。毫無關係。則不以闖入。否則是點鬼簿。而鋪繡堆也。古今人能蓋此八字者蓋少。雖然少陵之詩。若以此八字繩之。恐較李義山稍有遜色。所謂村夫子面目是也。然少陵之詩。終非義山所能及。此其故可深長思矣。

周紫芝曰。士大夫學淵明作詩。往往故爲平淡之語。而不知淵明制作之妙。亦已在其中矣。如讀山海經云。亭亭明玕照。落落清瑤流。定無雕琢之功。蓋明玕謂竹。清瑤謂水。夫以此稱淵明。未免淺之爲丈夫也。

雖然。淵明之所謂自然。不加雕飾。非真絕學捐書。不求甚解也。後人迷其真意。以爲陶詩真屏去色澤。屏去聲音。而另成一種文字也。觀周氏之言。可以見陶體物之工。則凡學陶者。亦必自此始。等而上之。可入閒遠之域矣。

又云杜詩平曰誦之。不見其工。惟當所見處。乃始知其爲妙。正要寫所見耳。不必過爲奇險也。按此數語。對於詩之甘苦。說之詳盡。詩之大用。惟情景兩端。情者涵於吾中。隨意發揮。不患其不悟澈。神喻於微。學衷諸是。斯已足矣。若夫景則不然。領略惟恐不深。刻劃恐不肖。說山志峻於山。觀海則意浮於海。舉世界所有之物。一一移而置之紙上。又一一而窮形盡相。非善於體物者。能如是乎。

吾知寫景之難。則可見古人工力之深至也。必須廣閱名山大川。一一而証驗之。然後知古人之神妙。苟居環堵之室。不出戶庭一步。則古人名作。亦視同等閒矣。友人某君爲吾言管登慈恩寺塔。始知老杜高標蒼天一首。果然奇絕。即岑參諸人之作。一人有一人之妙境。然則凡求古人寫景之長處。不可不由實驗中得來矣。

△詩說雜記六

東坡嘗謂鄭谷雪詩。氣象淺俗。小學中教童蒙詩。云云。可知氣象二字。乃詩之精神也。以杜少陵之詩聖。而圓荷浮小葉。細麥落輕花之句。取譏於識者。非其氣之瑣屑乎。李諤有言曰。遺理有義。羣虛逐微。競一韵之奇。爭一字之巧。連篇累牘。不出月露之形。積案盈箱。惟是風雲之狀。此數語。對於掉弄筆鋒。搖曳聲響之徒。痛下針砭。夫才者人之所同也。或成或不成者。以所取途徑之有差別耳。

故往往有明敏之才。落筆萬言。揮洒自如。而誤用其才。不加脗飾。雖雕文與錦繡同美。其氣與芝蘭等馥。而無木之學。無源之泉。終必有潰竭之一日。今人任其才氣。舞弄小巧。抽黃對白。自詡爲妙手天成。而不知爲識者之所竄笑。抱朴子曰。小文猶寸錦。不得近盈尺之珍。此中機杼。胡可不擇。童蒙之詩。豈必無好語。特其氣體脆弱。光采不遠。不類成人之篇而已。此東坡所以致譏於鄭谷也。善爲詩者。筆力千鈞。芒端轉乎寒煖。光燄萬丈。高價線乎瓊瑛。

車擊鷹揚。鼙擲鯨吐。所謂萬石之鐘。必無錚錚之細響矣。

周紫芝曰。韓退之與杜少陵。均說秋冬籬落間所見。而杜比韓較爲省力。蓋二公學力之差別。正在乎此。力有餘則自然省力。力不足。則自然費力。費力者未必特別出色。省力者。以逸待勞。從容自適。毫無蹶張之狀。此如千鈞之鼎。侏儒舉之則氣沸而赤。烏獲舉之。則神完氣足。此自然之理也。

惟是亦有不可概論者。費力之弊。爲支離舛午。爲澀僻蹇戾。固屬詩之大害。然若一味尙力。不加精思。不加裁酌。脫口而出。俯拾即是。久之則浮滑敷衍。泣沙俱下。滿紙雲烟。毫無真諦。而美其名曰自然。高其品曰恬淡。其誰信之乎。故詩有當省力者。抒寫性情。探懷稱心者是也。詩有當費力者。刻劃山川。窮形盡相者。是也。二者固有間矣。夫安得不辯。

又曰張稽仲。面目極嚴冷。而作小詩有風味。此公蓋有真性情者。亦惟天下之正人。惟能有真性情。彼夫立朝風節。屹屹矜矜。萬仞壁立。沉潛剛克。消礫羣邪。豈得已哉。不過行其心之所安而已。至於詩章。原爲抒懷之作。心乎愛矣。情在於斯。靈氣恍然。不思而至。如山之

有雲霞。春之有草木。何管傷巖巖之氣。藹藹之和乎。淫目而爲黼黻。盈耳而爲韶護。豈有爲之哉。自然流露於外。而不可闕止也。

然張公高忠亮節。千秋曷爽。正其心地光明處。後世剛果自信之人。何代無之。發爲詩歌。故作勁直嚴正。不可忤犯之語。使人讀其詩。想見其爲人。而不知其內行。純與詩意相反也。此隱蔽性情。而矯飾詩歌。縱一時之公論可欺。而目澄虛鑿者。終能燭照其妄也。故君子爲詩。從吾所好。興到而語。不軒露吾之所長。不掩蓋吾之所短。真氣盎然。即張之微意也。

又曰山谷點化前人語甚妙。蓋詩之本事。正宜在此等處著意。詩之用意。主乎創造。主乎新出。若措詞用語。則必須有所本。縱使思如瀉水。注而不竭。寶翰電流。彫管雨散。然仍須用典實以稱。引古語以証。萬不能隨意敷衍。而漫不裁制也。惟是前人之事。與吾今日之事不同。前人之語。與吾今日之語尤其不同。以絕不相同之事。選無關係之言。而牽強引入。必至齟齬不安。故點化之法尙焉。

點化之。何謂。如點石成金。必不可點金成鐵。化散爲整。必不可化整爲散。古人淺淺之語。

必無極大關係。乃善於點化者。生動挺拔。搏搖洽合。如天衣之無縫。如冰裂之自然成文。乃爲能手。必其馳思泉湧。敷藻雲浮。桓譚之絕才。阮籍之神筆。正謂此等處耳。豈有他哉。

總之吾人讀書。不可輕輕放過。無論事之大小。言之工拙。苟善於點化。對於詩文。必大能生色。若平日踐徑不熟。臨時獯祭。則必有揆拍之迹。斧鑿之痕矣。

又曰。凡詩人作語。要令事在語中。而人不知。此二語。謂融化之工。不可少也。作詩引事。若對客揮毫。萬言立就。限以至窄之題。促以至迫之時。不許求書。不許纒燭。倘能充滿篇幅。亦可謂之至難。若是則雖生吞活剝。拉雜闖入。以多爲尙。固無暇可以融化鍛也。若在平居無事之時。視有剩業。筆有餘閒。書卷橫陳。篇章填委。或引用成語。或搜求典故。則非常之易。連類而書。則聽者思臥。究竟有何意味。故必求一限制之法。其法維何。不外融化一端而已。何謂融化。如著著鹽水。無鹽之質。而有鹽之味。故曰在語中。而人不覺。用事而使人人見之。則淺幽露骨。容態畢出。杜工部深涵汪茫。兼古今而有。所用之事。何止千百。而從外視之。如渾金璞玉。不見底裏。彷彿天造天地設。非人力所強爲者。嘻異矣。若不明此意。而冒然用

典用事。則用簿典鬼。平堆錦繡。積累愈多。愈覺其可厭。學者寧可不知所悟乎。

又曰詩人造語用字。有著意道處。往往顯露風骨。蓋謂風骨貴乎蘊蓄。不可露之於外。如人之骨。必包之以肌膚。否則成何種狀態乎。吾人爲詩。或發抒性情。或鋪叙景物。往往於不經意之中。拈來妙諦。若乃著力而道。委曲尋求。反愈趨愈遠。恍如海上三山。可望而不可即者。是知機神來往。本於自然。求之愈急。則得之愈緩。萬事無不同然。而詩道爲尤甚。著意而道。自以爲旣竭吾才。可告無罪矣。殊不知動作喫力。靈妙之境遂失。語涉崢嶸。意近淺俗。種種之弊。由此而出矣。

又曰。有明上人者。作詩甚艱。求捷法于東坡。在坡作兩頌以與之其一曰。字字覓奇險。節節累枝葉。咬嚼三十年。轉更無交涉。其一云衝口出常言。法度法前軌。人言非妙處。妙手在於是。此論作詩之法。至如周密。夫詩之浮滑。固屬大病。然若艱澀之極。意旣天外飛來。不入人心。詞尤堆垛生造。儼馳乖午。其爲疵累。不較之浮滑尤甚乎。且詩思遲鈍。非特不利於乘人門捷。亦且天闕乎性靈之本。食毫渺然。今人發一嗚噓。果能巧遲勝於拙速。豈不甚善。

乃咬嚼文字。令得滓泊。所有精英。完全散失。此疾不除。果何以弇羣雅而備衆長乎。

奇險者。意境之累。枝葉者。詞句之累。二者不爲之所。則必至寢關暴纒。據於痰藜。無一朝之安適矣。夫奇險之境。偶然遇之。則可以驅庸起墮。枝葉之詞。偶然存之。則豐蔚華腴。而發抒才氣。二者倘數見不鮮。則必令人厭敦。作者。終身周流此境。則用思行文。必至艱澁。而能擊鉢刻燭。風檣陣馬乎。

作詩而能將常言說出。則必必入人意中。而先得我心之所同然。如布帛菽粟。常用之物也。其可貴甚於珠璣。誰能因其常用。而棄置之乎。惟詩亦然。謙忠說孝。叙哀樂之情。惜別傷離。道疾苦之狀。此固常人之境。所同有者。而一經稱道。則能感人。比之哀絲豪竹。效用百倍。惟詩學此種而不以古法限之。則與牧豎歌謠何異。故必須持之以莊。運之以典也。

又曰郭功父得只有楊花慘客愁之句。以爲前人未嘗有。忽得之不祥。李端叔笑之曰。不知杜少陵如何活得許多時。按此種沾沾自喜之情態。文人多犯之。如齊辛毗嘲劉述云。君輩詞藻。譬若朝菌。豈比吾徒千丈松。常有風霜。不可彫悴。韓浦嘗輕泊曰。吾兄文如繩樞草舍。予是造

五鳳樓手。六朝吳遠邁好自勝。而嗾鄙他人。檀超笑之曰。昔劉季緒才不逮作者。而好詆訶人文章。季緒不足道。遠邁何爲者乎。桑民懌得官不肯赴柳州城。恐掩柳宗元之名也。此種狂妄之人。何時無之。

功夫之詩。今日讀之。殊不知其佳。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。聞端叔之言。可以少愧矣。大半天下文人皆好自信。而喜相輕。在自己視自己之詩文。以爲直入古作者之室。甚至恐爲天之所嫉。而奪壽算。迂謬至此。可笑亦正復可憐也。若夫君子則不然。輿到而書。盡才而止。吾不自知其爲工拙。刊布百後。是非听諸公論。勝固欣然。敗亦可喜。優哉游哉。無可不可也。

又曰東坡和梵天僧守。詮小詩。欲回三峽倒流之瀾。與溪壑爭流。終不近也。此說良是。蓋詩中有一種清境。非世外幽人。不食烟火者。萬不能走到。東坡以海涵地負之才。如萬斛泉湧地而出。雖遏抑掩蔽。不使自露。而奇光寶色。終不可隱。勉強收束鍛鍊。與天然清境。到底差別。故其和陶諸作。識者謂形神究殊。此各有其真。不能曲諱者也。然東坡雖身在岩廊。而心在江湖。又熟讀老莊。了澈佛義。其清靜尙不能與一僧人競爽。可見天下之事。萬不能僞作。

彼身蓮社。枯守柯林。斜陽正晴。塔鈴微語。列岫相照。葉聲滿林。花水澄其心源。旛幢啓其幽悟。尋羯摩之初地。走布薩之廣途。以此等之境。發此等之詩。悠悠塵世之人。何能曲效。東坡且然。而况於旁人乎。必得觀音智慧之力。豈能解悟如此。人各有能有不能。信哉。

又曰使優伶與稽阮輩并席而談。豈不敗人意哉。夫擬人必於其倫。而人必以類相從。是知雅俗不可不別也久矣。無論詩文。均有純粹與駁雜之分。駁雜者何。雅俗無別也。純粹者何。雅俗有別也。今人爲詩者。貪多務博。細大不捐。所收取者。漫無限制。遂至牛驥同皁而居。臬鬣比翼而飛。識者譏其不類。而作者尙快然自足。此大謬也。夫人能牢籠天地。博極古今。揚葩振藻。含英咀華。其誰曰不然。然若不辯俗雅。一例闖入。將必狗尾續貂。陸離其駁。截天吳而補紫鳳。斷鶴膝以接鳧脰。所謂賊賊杞柳。而與道不適者也。究竟有何味哉。

治之之術。惟有洗煉一法最妙。何謂洗煉。每一篇吟成。則三復徂誦。推敲諷詠。刮垢摩光。譬如此一章學陶韋。則盤空勁語。必宜掃除也。此一章學杜韓。則蕭散寬緩之句。必宜刪去也。學西崑則不能著古樸之語。學蘇黃則不能入時豔之句。以此類推。要不出洗煉之一途。如果一

篇之中。雜入衆體。又無絕大氣力可以包裹而涵蓋之。則雖周情孔思。經營慘淡。亦必爲識者之所笑矣。可不戒哉。

△詩說雜記七

紫芝又曰。孟東野於一第之得失。喜憂如此。宜其雖得之。而不能享也。按東野一生困窮。屢受挫折。一旦克躋巍科。欣喜過望。似亦不失人情之正。惟是詩人胸襟。本宜恢宏。窮達禍福。自有天命。委心任運。無可不可。若過情之喜怒形於詩歌。則患得患失。乍冰乍火。方寸間。寧有一日光明磊落乎。此紫芝所以深惡東野。而歎可以鎮_在躁一語。爲昌黎過情之譽也。

古來善處窮者。在文人則莊生。在詩人則淵明。彼二人負若大之才。本可以有爲。乃因所如不各。絕意仕進。發爲詩文。皆見道有得之言。本不求諒於人。姑求自安於心而已。流波所及。功用遂大。使千百世後。熱中務進之人讀之。肝膈間如有冰雪。詩人能以二人之心爲心。則中心安人。樂天知命。視他人所謂荆棘之場。吾處之不殊甘露之園也。區區一世之得失榮辱。吾

听之猶飛蓬之間。視之猶蒼蠅之翔也。何暇借詩歌以鳴其不平乎。此之謂領浮疎。

又曰文章早成。古人有之。天之所忌也。因舉李長吉。刁鱗游二人爲例。邇古來成就之早者。不可更僕而述。如張翊七歲通春秋。張堪六歲受業。楊收十三。里人造門觀詩賦者。至壓壞其藩。杜安十五入太學。任延十二入太學。數人皆有聖童及神童之號。他若祖塋內外呼之爲聖小兒。宗懷鄉里號童子學士。夏侯榮。孫思邈。郎茂。孔穎達。皆七八歲時。日誦千言。陸爽九歲。日誦二千餘言。房彥讖七歲。日誦數萬言。王僧儒十歲。能讀十萬言。韋溫七歲。日念詩一卷。昭明太子五歲誦五經。黃庭堅亦然。李德林數歲誦三都賦。宋璟七歲誦鵬鳥一編即記。到沈五歲。父教讀屏風古詩一編。便能諷誦。蔣義七歲讀庾子山哀江南賦。即能暗記。以上所稱諸人。不過善讀強識。早取佳名。然亦焜耀簡冊。傳爲國瑞矣。

至於能詩能文。畫聲稚齒者。如謝元正八歲賦春日間居。李義八歲進烏詩。崔鉉兒時詠鷹。王禹偁七歲詠磨。楊收十三詠蛙與筆。謝瞻六歲。爲紫石英讚。果然詩。陸從典八歲見沈約測文硯銘。援筆擬之。十三作柳賦。徐份九歲爲夢賦。顧歡七歲作黃雀賦。李泌七歲賦碁。徐勣

六歲爲祈晴文。李賀七歲賦高軒過。劉晏八歲。獻東封頌。李琪十三。王鐸試以漢高祖得三傑賦。褚陶十三。作鷓鴣水磴二賦。王修十三作賢全。顧野王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。薛道衡十三作國僑贊。盛彥八歲。答戴昌詩。許善心十五上父友箋。蘇世長十餘歲上書言事。權德輿十五爲文數百篇。編爲童蒙集十卷。張率十二爲詩書。日限一篇。稍進作賦頌。至年十六。已二千餘首。

以上所舉諸人。未必皆早天。即未必皆爲天之所嫉。要其根器深厚。德宇凝重。早歲微露十華。中年已知自返。以其餘勇。肆力學問經濟之術。其銳於用也。必百位乎常人。天將喜之不暇。又焉能惡之乎。若沈溺不返。有春華。而無秋實。則誠所謂自暴自棄者耳。

又曰。古今詩人。多喜效淵明體。如和陶詩。非不多。但使淵明。愧其雄麗耳。故於此可知淵明之詩。學之不至。不勝其弊。所謂畫虎不成。反類狗也。人必有澹雅之才。沉鬱之思。素心清尚。富不足以擬其懷。利不足以厲其志。然後落筆而爲詩。乃有以學淵明之理境。否則以漁利刺寵之身。容容持福之計。進退失據。無善可陳。縱學之愈效。而離之亦愈遠矣。故學古

人之詩。對於古人之品節心地。舉無所似。而欲求之於章句之事。是所謂不揣其本。而其本也。不亦謬妄之甚乎。

且雄麗二者。爲稱詩絕好之名。如韓昌黎之詩。非常雄肆。李義山之詩。非常秀麗。而杜工部實兼二者之長。故謂之詩聖。夫壯士以英雄豪於其曹。美人以明麗眩於其伴。二種長處。迥然不同。有其一端。已足爲人所誇羨。而况兼有之乎。惟有道之士。蕭然意遠。置身元氣之上。出入黃農之間。與天爲徒。與道大適。與物俱化。與人無爭。其品格自出於壯士美人之上。此淵明之詩。所以高出千古也。詩人和陶。以雄麗二者。眩於淵明之前。亦可謂不知類矣。

又曰語似意似。意到語隨。此二語誠爲學古人者之圭臬。吾人操筆假墨。抵押毫芒。才非古人。而欲發古人之意。學非古人。而欲作古人之語。若稍有不慎。則優孟衣冠之誚。婢學夫人之譏。云何能免。必須沉潛有索。涵養無間。胸懷襟期。不相懸遠。氣節學識。彼此互照。然後應心隨手。意到語隨。輕拂徐振。緩按急挑。左牽右繞。前趨後從。不知古人爲我。我非古人。如是乃可謂入化境乃可以學古人。談何容易哉。

又曰。詞費而意殊不盡。此對於有詞華而無精義者。下一針砭。古人長處。著墨不多。出意無窮。此如善畫者。咫尺篇幅。有千里萬里之遙。徑寸人物。而喜怒歌笑之態。無不畢具。不善爲詩文者。千言萬語。全人欲睡。仍不外此一意。出言愈多。真意愈隱。敷詞愈繁。名理愈晦。固一定不易者。與其詞費而意已盡。不若詞簡而意實無窮也。

宋人嚴羽曰。詩之大概有二端。一曰優游不迫。一曰沉著痛快。古來詩人多矣。詩體備矣。嚴氏所云。兩大界限。實足以包舉無遺矣。詩之體用。大而能博。於天地山川。得方圓流峙之形。於日月星辰。得經緯昭回之度。於雲霞草木。得分布滋蔓之容。於衣冠文物。得動容周旋之體。於鬚眉口鼻。得喜安慘舒之分。於虫魚禽獸。得屈伸俯仰之理。於骨肉齒牙。得擺拉咀嚼之勢。任心所成。隨手萬變。通天地之氣象。備萬物之情狀。其功用不誠大哉。

其包括之大。不出於此數端。其界畫之殊。又不外嚴氏數語之外。優游不迫者。即陶韋一體。從容閒適。舉動自如。仰不愧天。俯不作人。吾無求於人。人亦無求於我。衡門泌水之間。則可以棲遲。考槃碩人之懷。則永矢弗諼。其對於世事也。時止則止。時行則行。可久則久。可

處則處。其對於生死也。委心任化。成心而師。爲善不近於名。爲惡不近於刑。成得其情。或盡其常。適來適去。莫之夭閔也。用心於此。故自然發之於詩。太羹玄酒之味。朱紘疏越之音。其高古當然無比也。

至於沉著痛快。正與前類相反。每當志趣磅礴。意滿日重之際。則傾困倒廩。脫口而出之。使人之意也消。而中心折服。爲此體者。要須驅駕氣勢。掀捩抉電。旣抉於天地之垠。又須撥去其華。得其根本。湧雲驅濤。得開變合化之機緘。必使讀吾詩者。心爲之感。情爲之動。擊節高歌。而不能自己也。

杜少陵之詩。沉鬱頓挫。極千古未有之奇。如鼉弄於衆海。虎攫於詞場。如鶴竊於文囿。龍騰於學津。問其何以能此。不外沉著痛快四字而已。夫痛快不難。市井之歌謠或美或刺。非常激烈。揚之則出於九天。抑之則入於九淵。然而淺露輕浮。過情毀譽。君子所弗貴也。必須以沉著二字補救之。旣鎮其浮。又治其亂。以痛快之豪情。範圍以沉鬱之定法。庶幾造工部之堂而躋其闕矣。

又曰其用工有三。曰起結。曰句法。曰字眼。夫詩之成法。千端萬緒。而所結構爲篇者。要不出三者之外。詩既難於起。又難於結。若起不得法。則雜亂浮泛。一篇之中。既不得機勢。雖善於承接。亦難生色。吾人每遇一題。希望甚大。不日出色當行。則日出人頭地。及乎斟酌不當。無法落筆。千意縱橫。萬途競萌。又須苦心考索。歛志而微。棄彼取此。毅然獨斷。而後一篇之主。乃能有定。凡事難於慮始。而詩篇之道爲尤甚。

至於一結。尤爲不易。有始有卒者。其惟聖人乎。能起能結者。其惟聖人乎。從來作者。對於起法。尙知留意。及乎才力已肆。詞藻已多。自以爲一篇警策。端在於茲。分配停勻。已足生色。於對結處。往往以輕心掉之。以草率了之。以爲意蘊已宣。言辭已罄。此種結法。不過卒成一章而已。山大謬也。繪鳥獸者。僅具其頭。而遺其尾可乎。掉船者。僅有鑄首。而無舵樓可乎。講助輿者。徒有來龍。而無結穴可乎。吾有以知其必不可也。明乎此。則詩之起結宜并重也。明矣。

至於句法。尤爲詩篇之要素。苟不得其法。則前後舛亂。彼此膠黏。或了不相應。或絕無關

係。或顯相攻擊。施之一篇之中。不幾如冰炭之同器。薰蕕之同處。胡越之同舟。媿施之同轡。非特不類。而又害之矣。故五古之句法。貴乎雅淡。七古之句法。貴乎沉雄。五律之句法。貴乎莊重。七律之句法。貴乎明麗。五絕之句法。貴乎超妙。七絕之句法。貴乎悠揚。又須和情輔勢。迴環錯綜。務使鏘成一片。如神劍之百辟千濶。始可以陸刺犀象。而水截蛟螭也。

苦夫字法。所以組織成句者。一字妥帖。則全篇生色。下字之法。貴乎響。言其有聲也。貴乎麗。言其有色采。貴乎切。一字可以追魂攝魄也。貴乎精。的然如明珠。屹然如長城也。明乎此。則沈辭拂悅。而不覺其悶。浮藻聯翩。而不病其浮。沿波討源。因枝振葉。條理井然。不憂其舛矣。

嚴羽曰。詩之法有五。曰體製。曰格力。曰氣象。曰興趣。曰音節。此蓋以詩章與人身體相爲比擬。一有所闕。則倚魁不全。體製如人之體幹。必須俊壯。格力如人之筋骨。必須勁健。氣象如人之儀容。必須莊重。興趣如人之精神。必須活潑。音節如人之言語。必須清朗。五者既備。然後可以爲人。亦惟備五者之長。而後可以爲詩。近取諸身。遠取諸物。而詩道成焉。

又曰詩之品有九。曰高。曰古。曰深。曰遠。曰長。曰雄渾。曰飄逸。曰悲壯。曰淒婉。何謂高。凌青雲而直上。浮颯氣之清英是也。何謂古。金薤琳琅。翻敵溢目者是也。何謂深。盤谷獅林。隱翳幽奧者是也。何謂遠。滄溟萬頃。飛鳥決背者是也。何謂長。重江東注。千流萬轉者是也。何謂雄渾。荒荒游雲。寥寥長風者是也。何謂飄逸。秋天閒靜。振雲一鶴是也。何謂悲壯。笳拍鐃歌。酣暢猛起者是也。何謂淒婉。絲哀竹濫。如怨如慕者是也。古人之詩多矣。要必有如此氣象。而後可與言詩。

又曰。詩之極致。有一。曰入神。嚴氏此語。蓋真得詩中之妙諦。易曰精義入神。以致用也。萬事皆以入神爲極致。詩何獨不然。吾儕俗士。繩纏溝裏。終身局於規矩繩墨之內。所謂月露之詞。風雲之狀者。尙未能刻畫盡致。安望聞億兆之心靈。啓生民之耳目乎。若夫命世傳人。一代作手。則必不然。以囊括宇宙之才。有含照生靈之識。其幽則幽於鬼神。其妙則妙於元照。洪乎若江海之大。巍乎若邱山之峻。此豈有意爲之哉。恐有意於爲。亦未必能然也。

△詩說雜記八

入神二字之義。心通其道。口不能言。已所專有。他人不得襲取。所謂能與人規矩。不能使人巧。巧者其極爲入神。今在詩言詩。詩之妙處。人各不同。善學古人者。得其精英。而遺其精粕。得其精神。而略其形似。古人有古人之妙處。我亦有我之妙處。同工異曲。異地皆然。如風行水上。自成奇文。眞能詩者。不假雕琢。俯拾即是。取之於心。注之於手。滔滔汨汨。落筆縱橫。從此導達性靈。歌詠情志。涵暢乎理致。斧藻於羣言。又何滯碍之有乎。此之謂入神。

詩何以不可無神。譬如人之形骸雖備。精神辭之而去。則與欺魄土偶。何以異哉。其誰能無穢虐士。起死人而肉白骨乎。詩亦如此。有詞藻章句。而無精神情韵。則其遭人畏惡。正與此等。嘗謂一技妙皆可入神。如北山黃公之善醫也。先寢食而後鍼藥。汾陰侯生之善筮也。先人事而後說卦。王僧虔之累博碁。累九五而不墮。飛衛之不瞬。秦豆之觀趨。葛仙翁吐氣爲火。庾肩吾噓空成雪。周生之懷中取月。唐居士之貼月如燭。劉褒畫雲漢圖。見者覺熱。又畫北風圖。見者覺寒。唐張藻以手握双筆。一時齊下。一爲生。則潤含春澤。一爲枯。則乾裂秋風。他如羿之射。造父之御。奚仲之斲。市南宜僚之弄丸。丈人之承蜩。梓慶之削鐻。公孫大娘之舞劍。

昭文之鼓琴。庖丁解牛。目中無全牛。伯樂相馬。所見無非馬。紀昌視蚤大如車輪。射之貫心。劉晏因會計之熟。見錢流地上。名醫邢氏。爲韓佗胃診脈。診夫而知其妻。僧智緣。爲王荆公診脈。診父而知其子。馬湘之座上種瓜。許元長之金盤致榴。左慈之餌鱸。介象之餌鱸。單颺知讎有王者。殷馮識沛有真人。李邵知使星入蜀郡。徐路識驛馬流冀州。管輅之著且還腹。窮丘得牛。滿元智之崩屋免禍。懸鞭得財。杜生則折菘獲奴。步熊則識野火燒。姑布子卿之相孔子。唐舉之相蔡澤。龍淵識解瀆侯。朱建平知魏文帝。陳君夫相馬。留長孺相龜。榮陽褚氏相牛。浮邱伯相鶴。許允善相印。庾道愨相板。李參軍相笏。周宣相夢。易牙知溜澀之合。蒲元知江涪之難。李德裕石知頭金山之泉。以上所舉諸人。無論星相醫卜。文史元儒。要皆有一技之長。能人之所不能。魁羣冠倫。出類拔萃。皆所謂入神者也。

又曰須是本色。須是當行。二語真作詩之圭臬。何謂本色。全其天真。不加雕飾。如大圭之不琢。大美之不和。大璞之不割。乃爲可貴也。故曰至人皓皓。游心厥初。太虛爲輿。恬御靜騶。細人洵智。新造新琢。役采損質。離奇紛錯。至人之行旣然。至人之詩。亦何獨不然。所

謂本色者本然之色也。文中子曰。一枝花。剪裁繪畫。看時雖似相類。終不若化工所生。自有
一般生意。明乎此言。則知詩句本色一失。則土苴之不若矣。

個人爲詩者。學不過人。才不過人。而愛好之者過甚。專務擴張尺間。以眩耳目。
於是天工不足。濟以人巧。剪裁堆疊。陳陳相因。偷意偷詞。無從著我。以類書爲餽貧之量。
淫詞爲濟勝之具。金碧滿目。炫耀輝煌。此如累石而爲山。鑿池而引水。未嘗無嶙峋突兀。曲
折紆迴之態。及遇真山真水。則必索然無味。而傷其天趣矣。本色者。所以保全天趣者也。故
夷光之姿。必不肯污以脂粉。藍田之玉。又何須飾以丹漆。此本色所以可貴也。

當行者。謂凡作一詩。所用之典。所使之字。無不洽如題分。未有支離滅劣。操末續顛。而
可以爲詩者也。夫人之一生。各有本業。然爲農而不種菽麥。爲工而削規破矩。爲官而膏於法
制。爲商而不通貿遷。是謂不當行。必致折閱隕越。一無所成矣。惟詩亦然。要須清元體道。
六行修備。聰誠洽聞。操翰成章。對於景物。無不可以形容。對於性情。無不可以發揮。說山
則具崢嶸之觀。說水則有浩瀚之意。投之所向。無不如志。舉動從我。斯爲完美。可不務乎。

今人不知此意。才學未嘗不佳。而造語時多不類。故作古詩。則近於試帖。作近體詩。又類於詞曲。意非不超特。詞非不雋永。澄覽博映。烟墨流彩。亦不能以其所長。蓋其所短也。然則欲求出色當行之法。以何爲先。曰。仍不外學之一字而已。人能博學。則事理無不詳盡。道義無不通達。既無誤會。亦無舛戾。作某體則某粹爲某體。必無天吳紫鳳之誦矣。

又曰。不必太著題。不必多使事。此論似不甚高。然爲學人之通病。故特表而出之。詩之有題。如人之有額也。人必四肢五官。完全無闕。而後可謂之完人。不必專注意其額類也。詩必俾色揣摩。情韻咸備。而後可謂之好詩。不必專注意其題目也。三百篇之詩。溫柔敦厚。無體不備。何嘗有題。漢魏之詩。亦然。寓意深遠。清微精卓。要有以感人之性。移人之情而已。未嘗高懸一題。以爲標準。而矜矜刻畫之也。

然則詩之以題爲重。此風果何自始乎。曰。始於試帖。此種詩法。既限韻脚。又調平仄。蓋以爲射策決科之一助。故不能不專取其難。以示限制。而免寬濫。用意雖卑。亦有所不得已也。詩人拘於此途。窘若囚圜。口將言而嚙嚼。足將蹙而趑趄。縱橫揮霍。不出於盤。千流百轉。

不離其宗。精神既受束縛。心志焉能暢達。縛拳膠目。安退從容之度。獨往獨來之氣。此層障礙。安得不打破乎。

又特違時之宜。亦且招人駭怪。夫時之幻也。歲之遷也。電之滅也。烏之空也。駒之過也。空空洞洞。一去而不可復留。君子又焉取乎此。必須無過不及。剛剛恰好。不刻題不離題。守玄以祛辱。執素以掃氛。屹風揚雅。亦元亦史。斯乃詩人之極則也。俗士爲詩。動曰著題。或烘雲而託月。或插風而繫景。對於此題。固可爲効命之功臣。對於風雅。反大有所損壞。咀嚼之則無味。憂擊之則無音。在馳功驟名。矜爲擢科無上之妙法。其如時移代易。人將芻狗視之何。總之詩句對於一題。不可不切。亦不可太切。不切。則必有割裂剝窮之爲。彼夫奇收雞次。富饒謨觴。取名山之遺卷。搜冊府之遺編。緗縑縹緗。取之不盡。尙有何人能辯其真僞乎。不切當前之景物。不切胸中之性情。究係古人之詩。抑他人之詩乎。其去風雅。不亦甚遠乎。此不可不切者也。至於著題太過。固可免偷纏之匪。閃輪之累。然局促如轅之駒。屈盤如枯木之柯。又何能縱橫自如。宛轉遼志。潤色形容。錯綜盡變乎。故滄浪深以著題爲大戒也。

不欲多使事者。因事不易使。如將兵者。多多益善。非有淮陰之才。萬不能勝任。否則河橋之敗。陳壽之覆。必不免矣。一部廿史。爲事至多。果從何處說起乎。要須以情義爲主。以事類爲佐。條貫井然。次序不亂。乃能操縱在我。進退自如也。惟川典使事。貴乎適宜。當多者多。當少者少。若遇極大題目。而輕心以掉之。過於費力。毫無廣大豐昌之氣象。是猶明堂太室。不加金塗銅冒之儀。而泣於茅茨土階之陋。何能章周道之郁郁。表唐虞之輝煥乎。措置一有不類。奢儀皆足爲病。惟詩亦然。當番皇典重之題。而以輕倩流轉之語審賁。非特不能見好。必且因而生厭。要須相題爲之。應心隱手。施相當之典。用有關切之事。則爛若天文之布煌蔚。若錦繡之有章。不亦露乎。

雖然大題不可小作。小題亦不可大作。浮誇之子。作詩以文繁理富自矜。雖至律絕。亦微典求書。硬加填砌。語語珠璣。行行貫玉。初讀之令人震駭不已。及細加尋釋。則隸事大多。毫無條貫。比擬失倫。一無帖切。欲求其用意。則索解無從。欲探其出處。則模糊影響。是滿紙陳言。與讀者作者。兩方面。均無關係。而屬對之苦心。雕琢之用意。均埋沒而無從見矣。

詠物之作。非專用典也。必求其婉言而諷。小中見大。因此及彼。生人妙悟。乃爲上乘也。否則取博物志而加以韻藻。究竟有何味乎。詠古之詩。非專使事也。必了然古今之成敗。興衰之所由。發潛德之幽光。誅奸佞於已死。垂爲鑒戒。昭示無窮也。否則甘史韻編。何必塗塗遡附。若許子之不憚煩乎。故用典使事。非詩之本質也。如和味必以鹽梅。而鹽梅不可專食也。藏衣以刀尺。而刀尺不能獨用也。布帛菽粟。自有真味。自有實用。寧可輕蔑之乎。

